

3040300

曹禺戲劇集二



野原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046360



時間 秋天

序幕 原野鐵道傍。

——「立秋」後一天傍晚。

第一幕 焦閣王家正屋。

——序幕十日後，下午六時。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同日，夜九時。

——同日，夜十一時。

第三幕 (時間緊接第二幕)



國家圖書館



003907181

第一景 黑林子，叉路口。

——夜一時後。

第二景 黑林子，林內窪地。

——夜二時後。

第三景 黑林子，林內水塘邊。

——夜三時後。

第四景 黑林子，林內小破廟傍。

——夜四時後。

第五景 景同序幕，原野鐵道傍。

——破曉，六時後。



人物

仇虎——一個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裏牧羊的白癡。

焦大星——焦閻王的兒子。

焦花氏——焦大星新娶的媳婦。

焦母——大星的母親，一個瞎子。

常五——焦家的客人。

(第三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



秋天的傍晚。

大地是沉鬱的，生命藏在裏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裏暗暗滋長。巨樹在黃昏裏伸出亂髮似的枝杈，秋蟬在上面有聲無力地振動着翅翼。巨樹有龐大的軀幹，爬滿年老而龜裂的木紋。矗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中，他象徵着嚴肅，險惡，反抗與幽鬱，彷彿是那被禁梏的普饒密休士，羈絆在石巖上。他背後有一片野塘，淤積油綠的雨水，偶爾塘畔簌落簌落地跳來幾隻青蛙，相率撲通跳進水去，冒了幾個氣泡；一會兒，寂靜的暮色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斷續的蛙聲，也很寂寞的樣子。巨樹前，橫着墊高了的路基，鋪着由遼遠不知名的地方引來的兩根鐵軌。鐵軌鑄得像烏金，黑黑的兩條，在暮靄裏閃着亮，一聲不響，直伸到天際。它們帶來人們的痛苦，快樂和希望。有時巨龍似的列車，喧赫地叫囂了一陣，噴着火星亂竄的黑煙，風掣電馳地飛駛過來。但立刻又被送走了，還帶走了人們的笑和眼淚。陪伴着這對鐵軌的有道

傍的電線桿，一根接連一根，當野風吹來時，白磁箍上的黑線不斷激出微弱的嗚嗚的聲浪。鐵軌基道斜成坡，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有守路人的破舊的「看守閣」，有一些野草，並且堆着些生鏽的鐵軌和枕木。

在天上，怪相的黑雲密匝匝遮滿了天，化成各色猙獰可怖的形狀，層層低壓着地面。遠處天際外逐漸裂成一張血湖似的破口，張着嘴，潑出幽暗的赭紅，像噩夢，在亂峯怪石的黑雲層堆點染成萬千詭異豔怪的色彩。

地面依然昏暗暗，漸漸升起一層灰霧，是秋暮的原野，遠遠望見一所孤獨的老屋，裏面點上了紅紅的燈火。

大地是沉鬱的。

開幕時，仇虎一手叉腰，背倚巨樹望着天際的顏色，喘着氣，一哼也不哼。青蛙忽而在塘邊叫起來。他拾起一塊石頭向野塘擲去，很清脆地落在水裏，立時蛙也嚇得不響。他安了心，蹲下去坐，然而樹上的

「知了」又咕噪地鬧起，他仰起頭，厭惡地望了望，立起身，正要又取一個石塊朝上——遙遠一聲汽笛，他回轉頭，聽見遠處火車疾馳過去，愈行愈遠，夾連幾聲隱微的汽笛。他扔下石塊，噓出一口氣，把寬大無比的皮帶緊了緊，一隻脚在那滿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脚蹠上的鉄鍊惘惘地響起來。他陡然又記起脚上的累贅。舉起身旁一塊大石在鉄鍊上用力搗擊。巨石的重量不斷地落在手上，搗了腿骨，血殷殷的，他蹙着黑眉，牙根咬緊，一次一次捶擊，喘着，低低地咒着。前額上滲出汗珠，流血的手擦過去。他狂喊一聲，把巨石擲進塘裏，喉嚨哽噎像塞住鉛塊，失望的黑臉仰朝天，兩隻粗大的手掌死命亂絞，想掙斷足蹠上的桎梏。

遠處彷彿有羊羣奔踏過來，一個人「哦哦！」地吆喝，趕牠們回欄，羊們亂竄，哀傷地咩咩着，衝破四週的寂靜。他怔住了，頭朝轉那聲音的來向，驚愕地諦聽。他驀然跳起來，整個轉過身來，面向觀眾，屏住氣息矚望。——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人會驚怪造物者怎麼會想出這樣一個醜陋的人形：頭髮像亂麻，碩大無比的怪臉，眉毛垂下來，眼燒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癩跛，背凸起彷彿藏着一個小包袱。筋肉暴突，腿是兩根鉄柱。身上一件密結組絆的藍布褂，被有刺的鉄絲戳些個窟窿，破爛處露出毛茸茸的前胸。下面

圍着「腰裏硬」——一種既寬且大的黑皮帶，——前面有一塊瓦大的銅帶扣，賊亮賊亮的。他眼裏閃出兇狠，狡惡，機詐與嫉恨，是個剛從地獄裏逃出來的人。

他提起脚跟眺望，人顯明地向身邊來。「哦哦！」吆喝着，「啐啐！」羊們擁擠着，人真走近了，他由軌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

不知爲什麼傳來一種不可解的聲音，唸得很興高采烈的！「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圖吐，吐兔圖吐，吐兔圖吐……」一句比一句有氣力，隨着似乎頓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響。

於是白傻子漲得臉通紅，胯着一筐樹枝，右手背着斧頭，由軌道上跳跳蹦蹦地跑來。他約莫有二十歲，胖胖的圓臉，哈巴狗的扁鼻子，一對老鼠眼睛，鬚個不停。頭髮長得很低，幾乎和他那一字眉連接一片。笑起來眼眯成一道縫。一張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如若見着好吃好看的東西，下顎便不自主地垂下來，時爾還流出涎水。他是个白癡，無父無母，寄在一个遠親的籬下，爲人看羊，斫柴，做些零碎的事情。

白傻子（興奮地跑進來，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車。）漆叉卡叉，漆叉卡叉……

（忽爾機車噴黑烟。）吐兔圖兔，吐兔圖兔，吐兔圖兔……（忽爾他翻轉過來倒退，兩隻臂膊像一雙翅膀，隨着嘴裏的「吐兔，」一扇一扇地——哦，火車在打倒輪，他拚命地向後退，口裏更熱鬧地發出各色聲響，這次「火車頭」開足了馬力。然而，不小心，一根枕木攔住了腳，撲通一聲，「火車頭」忽然摔倒在軌道上，好痛！他咧着嘴似哭非哭的，樹枝撒了一道，斧頭溜到基道下，他手攔在眼上，大嘴裏哇哇地噓一兩聲，但是，摸摸屁股，四面望了一下，沒人問，也沒人痛，並沒人看見。他回頭望望自己背後，把痛處揉兩次，立起來，彷彿是哄小孩子，吹一口仙氣，輕輕把自己屁股打一下，『好了，不痛了，去吧！』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於是又——）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索性放下筐子，兩隻胳膊是飛輪，眉飛色舞，下了基道的土坡，在通行大車的土道上奔過來，繞過去，自由得如一條龍。）漆叉卡叉，吐兔圖兔，吐兔圖兔，吐兔圖兔……（更興奮了，他咋圓了嘴，學着機車的汽笛。）嗚——嗚

——鳴。漆叉卡叉，吐兔圖吐。鳴——鳴——鳴——（冷不防，他翻了一個跟斗。）
鳴——鳴——鳴——（看！又翻了一個！）鳴——鳴——鳴——，漆叉卡叉，吐兔
圖吐，——鳴——鳴——（只吹了一半，遠遠傳來一聲低聲而隱微的機車笛，
他忽而怔住，出了神。他跑上基道，橫扒在枕木上，一隻耳緊貼着鐵軌，閉上眼，彷彿
諦聽着仙樂，臉上堆滿了天真的喜悅。）呵呵呵！（不自主地傻笑起來。）

〔從基道後面立起來仇虎，他始而驚怪，繼而不以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

仇虎 喂！（輕輕踢着白傻子的頭。）喂！你幹什麼？

白（白傻子簡稱）（諦聽從鐵軌傳來遠方列車疾行的聲音，闔目揣摩，很幸福的樣子，手拍着輪轉的速律，低微地）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望也沒有望，只不滿意地伸出臂膊幌一幌。）你……你不用管。

仇（仇虎簡稱）（踹踹他的屁股。）喂，你聽什麼？

白（不耐煩）別鬧！（用手擺了擺）別鬧！你聽，火車頭！（指軌道）在裏面！火車！漆叉卡

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由更滿足起來，耳朵抬起來，仰着頭，似乎在回味。）吐兔圖吐，吐兔圖吐！（快樂地忘了一切，向遠處望去，一個人喃喃地。）噫——火車越走越遠！越走越遠！吐兔圖吐，吐兔圖吐……（又把耳朵貼近鐵軌。）

仇 起來！（白不聽，又用腳踢他。）起來！（白仍不聽，厲聲）滾起來！（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自己幾乎被鐵鐐絆個跟頭。）

白 （在坡下，恍恍惚惚拾起斧頭，一手撫摸踢痛了的屁股，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你……你……你踢了我。

仇 （猶笑，點點頭。）噯，我踢你！（一隻腳又抬到小腿上擦癢，鐵鐐沉重地響着。）你要怎麼樣？

白 （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退了一步。）我……我不怎麼樣。

仇 （狠惡地）你看得見我麼？

白 （疑懼地）看……看不清。

白（不知從哪裏來了這麼一點聰明，睜大眼睛。）你……你……你不難看，不醜。（然而——）

仇（暴躁地）誰說我不醜！誰說我不醜！

白（莫明其妙）嗯，你醜你——醜得像鬼。

仇 那麼，（向白傻子走去，脚下錯銀作響。）鬼在喊你，醜鬼在喊你。

白（顫抖地）你別來！我……我自己過去。

仇 來吧！

白（疑懼地，拖着不願動的脚步。）你……你從哪兒來的。

仇（指遠方）天邊！

白（指着軌道）天邊？從天邊？你也坐火車（慢慢地）漆叉卡叉，吐兔圖吐？（向後退，

一面回頭，模仿火車打倒輪。）

仇（明白猶笑）嗯，「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也以手做勢，開起火車，向白傻子走

近。)吐兔圖吐吐兔圖吐。(進得快，退得慢，火車碰上火車，仇虎驀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一把拉過來。)你過來吧!

白 (痛楚地喊了一聲，用力想掙出自己，亂嚷。)哦媽，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

仇 (斜眼盯着他)好，你會「漆叉卡叉」你看，我跟你來個(照着白胸口一拳，白啊地叫了一聲，仇虎慢悠悠地)吐——兔——圖——吐!(兇惡地)把斧頭拿給我!

白 (怯弱地)這……這不是我的。(却不自主把斧頭遞過去。)

仇 (搶過斧頭)拿過來!

白 (解釋地)我……我……(翻着白眼)我沒有說不給你。

仇 (一手拿着斧頭，指着腳鐐。)看見了麼?

白 (伸首，大點頭。)噫，看見。

仇 你知道這是什麼?

白（看了看，抹去脣上的鼻涕，搖着頭。）不，不知道。

仇（指着鐵鏢）這是錫子——金錫子！

白（隨着唸）錫子——金錫子！

仇 對了！（指着脚）你跟我把這副金錫敲下來。（又把斧頭交還他。）敲下來，我就把牠賞給你戴！

白 給我戴這個？（搖頭）我不，我不要！

仇（又把斧頭搶到手，舉起來。）你要不要？

白（眨眨眼）我……我……我要……我要！

【仇蹲在軌道上，白倚立土坡，仇正想坐下，伸出他的腿。】

仇（猜疑地）等等！你要告訴旁人這副金錫子是我的，我就拿這斧頭劈死你。

白（不明白，但是——）嗯，好的，好的。（又收下他的斧頭。）

仇（坐在軌道上，雙手撐在背後的枕木上，支好半身的體重，伸開了腿，望着白。）

你敲吧！

白（向鐵鏢上重重打了一下，只一下，他停住了，想一想。）可……可是這斧頭也……也不是你的。

仇（不耐煩）知道，知道！

白（有了理。）那你不能拿這斧子劈死我。（跟着站起來。）

仇（跳起，搶過他的斧頭，輪起來。）媽，這傻王八蛋，你跟我弄不弄？

【野地裏羊羣又在哀哀地呼喚。】

白（懼怯地）我……我沒有說不跟你弄。（又接過斧頭，仇虎坐下來，白傻子蹲在旁邊，開始一下兩下向下敲。）

【野塘裏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幾聲。】

白（忽然很怪異地看着仇虎）你怎麼知道我……我的外號。

仇 怎麼？

白 這兒的人要我幹活的時候，才叫我白傻子。做完了活，總叫我傻王八蛋。（很親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來）唏唏！（在背上抓抓癢又敲下去）

仇 （想不到，真認不出是他。）什麼，你——你叫白傻子。

白 噯，（結結巴巴）他們都不愛理我，都叫我傻王八蛋，可有時也……也叫我狗……狗蛋。你看，這兩個名字哪一個好？（得不着回答，一個人叨叨地）噯，兩個都叫，倒……倒也不錯，可我想還是狗……狗蛋好，我媽活着就老叫我狗蛋，她說，你看，這孩子長得狗……狗頭狗腦的，就叫他狗……狗蛋吧，長……長得大。你看，我……我小名原來叫……叫……（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叫狗蛋唏唏！

（笑起來，又抹一下子鼻涕。）

仇 （一直看着他。）狗蛋，你叫狗蛋！

白 噯，狗蛋，你……你沒猜着吧！（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

仇 （忽然）你還認識我不認識我？

白 (望了一會，搖頭。)不，不認識。(放下斧頭)你……你認識我?

仇 (等了一刻，冷冷地。)不，不認識。(忽然急躁地)快，快點敲，少說廢話，使勁!

白 天快黑了!我看不大清你的鐮子。

仇 媽的，這傻王八蛋。你把斧頭給我，你跟我滾。

白 (站起)給你? (高舉起斧頭)不，不成。這斧頭不是我的。這斧頭是焦……焦大媽的。

仇 你說什麼? (也站起。)

白 (張口結舌)焦……焦大媽!她說，送……送晚了點，都要宰……宰了我。(摸摸自己的頸頸，想起了焦大媽，有了胆子，指着仇虎的臉。)你……你要是把她的斧頭搶……搶走，她也宰……宰了你! (索性嚇他一下，彷彿快刀從頭頸上斬過，他用手在自己的頸上一摸。)喳……喳……喳!就這樣，你怕不怕?

仇 哦，是那個瞎老婆子?

白 (更着重地) 就……就是那個瞎老婆子，又狠又毒，厲害着得呢！

仇 她還沒有死？

白 (奇怪) 沒有，你見過她？

仇 (沉吟) 見過。(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 那焦老頭子呢？

白 (瞪瞪眼) 焦老頭子？

仇 就是她丈夫，那叫閻王，閻王的。

白 (恍然) 哦，你說閻王啊，焦閻王啊。(不在意地) 閻王早進……進了棺材了。

仇 (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什——麼？(立起)

白 他死了，埋了，入了土了。

仇 (狠惡地) 什麼？閻王進了棺材？

白 (不在心) 前兩年死的。

仇 (陰鬱地) 死了！閻王也有一天進了棺材了。

白 噫，（不知從哪裏聽來的。）光屁股來的光屁股走，早晚都得入土。

仇 （失望地）那麼，我是白來了，白來了。

白 （奇怪地）你……你找閻王幹……幹什麼？

仇 （忽然回轉頭，憤怒地。）可他——他怎麼會死？他怎麼會沒有等我回來才死！他

爲什麼不等我回來！（頓足，鐵鏢相撞，瘋狂地亂響。）不等我！（咬緊牙）不等我！搶了我們的地！害了我們的家！燒了我們的房子，你誣告我們是土匪，你送了我進衙門，你叫人打癱了我的腿。爲了你我在獄裏整整熬了八年。你藏在這個地方，成年地想法害我們，等到我來了，你伸伸頸子死了，你會死了！

白 （莫明其妙，只好——）噫，死了！

仇 （舉着拳頭，壓下聲音）偷偷地你就死了。（激昂起來）可我怎麼能叫你死，叫你這麼自在地死了。我告訴你，閻王，我回來了，我又回來了，閻王！殺了我們，你們就得償命；傷了我們，我們一定還手。挖了我的眼睛，我也挖你的。你打癱了我的腿，害

苦了我們這一大堆人，你想，你在這兒挖個洞偷偷死了，哼，你想我們會讓你在棺材裏安得了身哦，閻王，你想得太便宜了！

白（詫異）你一個唸叨些什麼？你還要斧子敲你這錫子不要？

仇（想起當前的境界）哦，哦，要……要！（暴烈地）你可敲啊！

白（連忙）噯，噯！（啐口吐沫，舉起斧子敲。）

仇 那麼，他的兒子呢？

白 誰？

仇 我說閻王的兒子，焦大星呢？

白（不大清楚）焦……焦大星？

仇 就是焦大。

白（恍然）他呀！他剛娶個新媳婦，在家裏抱孩子呢。

仇 又娶了個媳婦。

白（吡着白牙）新娘婦長得美着呢，叫……叫金子。

仇（驚愕）金子！金子！

白 噫，你……你認識焦大？

仇 噫，（猶笑）老朋友了，（回想）我們從小，這麼大（用手比一下）就認識。

白 那我替你叫他來，（指遠遠那一所孤獨的房屋）他就住在那房子裏。（向那房

屋跑。）

仇（厲聲）回來！

白 幹——幹什麼？

仇（伸出手）把斧頭給我！

白 斧頭？

仇 我要自己敲開我這副金鐲子送給焦老婆子戴。

白（又倔強起來）可這斧頭是焦——焦——焦大媽的。

仇（不等他說完，走上前去，搶斧頭。）給我。

白（伸縮頭，向後退。）我！我不。（仇虎逼過去。）

仇（搶了斧頭，按下白的頭頸，似乎要斫下去。）你——你這傻王八蛋。

【軌道右外聽見一個女人說話，傍邊有個男人在旁邊勸慰着。】

白（掙得臉通紅）有——有人！

仇（放下手傾聽一刻，果然是。）狗蛋，便宜你！

白（遇了大赦）我走了？

仇（又一把抓住他）走，你跟着我來！

【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面去，白狠狠地跟隨着，一會兒隱隱聽見斧頭敲鉄錄的聲音。】

【由軌道左面走上兩個人。女人氣沖沖的，一句話不肯說，眉頭藏着潑野，耳上的鍍金環子鏗鏗地亂顫。女人長得很妖冶，烏黑的頭髮，厚嘴唇，長長的眉毛，一對明高亮的黑眼睛裏面蓄滿魅惑和強悍。臉蛋得豐滿，黑裏透出健康的緋紅；身材不十分高，却也娉娉婷婷，走起路來，顧盼自得，自來一種風流。她穿

着大紅的褲襖，頭上梳成肥圓圓的盤髻。腕上的鍍金鐲子驕傲地隨着她走路的顛搖擺動。她的聲音很低，甚至於有些啞，然而十分入耳，誘惑。

【男人（焦大星）約莫有三十歲上下，短打扮，滿臉鬚鬚，濃濃的黑眉，凹進去的眼，神情坦白，笑起來很直爽明朗。臉色黧黑，眉目間有些憂鬱，額上時爾顫跳着蛇似的青筋。左耳懸一隻銅環，是他父親——閻王——在神前爲他求的。他的身體魁偉，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洩不出的熱情。他畏懼他的母親，却十分愛戀自己的豔麗的妻，妻與母爲他尖銳的爭鬪使他由苦惱而趨於怯弱。他現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個大包袱。穩穩地邁着大步。他穿一件深灰的褲褂，懸着銀鍍鏈，戴一頂青氈帽，手裏握着一根小樹削成的木棍，隨着焦花氏走來。】

焦大星（那男人）金子！

焦花氏（不理，仍然向前走。）

星（焦大星簡稱）（拉着她）金子，你站着。

花（焦花氏簡稱）（甩開他）你幹什麼？

星（懇求地）你爲什麼不說話。

花（瞋目地）說話？我還配說話？

星（體貼地）金子，你又怎麼啦？誰得罪了你？

花（立在軌道上）得罪了我？誰敢得罪了我！好，焦大的老婆，有誰敢得罪？

星（放下包袱）好，你先別這麼說話，咱們倆說明白，我再走。

花（斜眼望着他）走？你還用着走？我看你還是好好地回家找你媽去吧？

星（明白了一半）媽又對你怎麼啦？

花 媽對我不怎麼！（奚落地）喲，焦大多孝順哪！你看，出了門那個捨不得媽丟不下

媽的樣子，告訴媽，吃這個，穿那個，說完了說，囑咐，又囑咐，就像你一出門虎來了要把她叨了去一樣。哼，你爲什麼不倒活幾年長小了，長成（兩手一比）這麼點，到你

媽懷裏吃渣兒去呢！

星（不好意思，反而解釋地）媽——媽是個瞎子啊！

花（頭一歪，狠狠地。）我知道她是個瞎子！（又嘲笑地）喲，焦大真是個孝子，媽媽長，媽媽短，跟媽帶這個，跟媽帶那個；我跟你到縣裏請一個孝子牌坊，好不好？（故意嘆口氣）唉爲什麼我進門不就添個孩子呢？

星（吃一驚）你說什麼？進門添孩子？

花（瞟他一眼）你別吓一跳，我不是說旁的。我說進門就跟你添一個大小子，生個小焦大，好叫他像你這着地也孝順孝順我。哼，我要有兒子，我就要生你這樣的，（故意看看焦大）是不錯！

星（想罵她，但又沒有話。）金子，你說話總是不小心，就這句話叫媽聽見了又是麻煩。

花（強悍地）哼，你怕麻煩！我不怕！說話不小心，這還是好的，有一天，我還要給她

瞅瞅。

星（關心地）你——你說你做什麼？

花（任性潑野）我做什麼？我是狐狸精！她說我早晚就要養漢偷人，你看，我就做給她瞧瞧。哼，狐狸精？

星（不高興）怎麼，你偷人難道也是做給我瞧瞧。

花 你要是這麼待我，我就偷——

星（立起，一把抓着手腕，狠狠地。）你偷誰？你要偷誰？

花（忽然笑迷迷地）別着急，我偷你，（指着她丈夫的胸）我偷你，我的小白臉，好不好？

星（忍不住笑）金子，唉，一個媽，一個你，跟你們倆我真是沒有法子。

花（翻了臉）又是媽，又是你媽。你怎麼張嘴閉嘴總離不開你媽，你媽是你的影子，怎麼你到那兒，你媽也到那兒呢？

星（坐在包袱上，嘆一口長氣。）怪，爲什麼女人跟女人總玩不到一塊去呢？

【塘裏青蛙又叫了幾聲，來了一陣風，遠遠傳來野鳥的鳴聲。】

花 (忽然拉起男人的手)我問你，大星，你痛我不痛我？

星 (仰着頭)什麼？

花 (坐在他身旁)你疼我不疼我？

星 (羞澀地)我——我自然疼你。

花 (貼近一些)那麼，我問你一句話，我說完了你就得告訴我。別含糊！

星 可是你問——問什麼話？

花 你先別管，你到底疼我不疼？你不說不說？

星 (搖搖頭)好好，我說。

花 (指着男人的臉)一是一，二是二，我問出口，你就地就得說，別猶疑！

星 (急於知道)好，你快說吧。

花 要是我掉在河裏——

星 噯。

花 你媽也掉在河裏——

星 (漸明白) 哦。

花 你在河邊上，你先救哪一個？

星 (窘迫) 我——我先救哪一個？

花 (眼直盯着他) 嗯，你先救哪一個，是你媽，還是我？

星 我……我——(抬頭望望她。)

花 (迫待着) 嗯？快說，是你媽？還是我？

星 (急了) 可——可哪會有這樣的事？

花 我知道是沒有。(固執地) 可要是有的呢，要是有的，你怎麼辦？

星 (苦笑) 這——這不會的。

花 你，你別含糊，我問你要真有這樣的事呢？

星 要真有這樣的事，(望望女人) 那——那——

花 那你怎麼樣？

星 (直快地) 那我兩個都救，(笑着) 我(手勢) 我左手拉着媽，我右手拉着你。

花 不，不成。我說只能救一個。那你救誰？(魅惑地) 是我，還是你媽？

星 (惹他) 那我……那我……

花 (激怒地) 你當然是救你媽，不救我。

星 (老實地) 不是不救你，不過媽是個——

花 (想不到) 瞎子對不對？

星 (乞憐地望着她) 嗯。瞎了眼自然得先救。

花 (撇起嘴) 對了，好極了，你去吧！(怨而恨地) 你眼看着我要淹死，你都不救我，你都不救我好好！

星 (解釋) 可你並沒有掉在河裏——

花 (索性訴起委屈) 好，你要我死，(氣憤地) 你跟你媽一樣，都盼我立刻死了，好稱

心，你好娶第三個老婆。你情願淹死我，不救我。

星（分辯地）可我並沒有說不救你。

花（緊問他）那麼，你先救誰？

星（問題又來了）我——我先——我先

花（逼迫）你再說晚了，我們倆就完了。

星（冒出嘴）我——我救你。

花（改正他）你先救我。

星（機械地）我先救你！

花（眼裏閃出勝利的光）你先救我！（追着，改了口。）救我一個？

星（糊塗地）嗯。

花（更說得清楚些）你「只」救我一個——

星（順嘴說）嗯。

花 你「只」救我一個，不救她。

星 可是，金子，那——那——

花 (逼得緊) 你說了，你只救我一個你不救她。

星 (氣憤地立起) 你爲什麼要淹死我媽呢？

花 誰淹死她？你媽不是好好在家裏？

星 (忍不下) 那你爲什麼老逼我說這些不好聽的話呢？

花 (反抗地) 噯，我聽着痛快，我聽着痛快！你說，你說給我聽。

星 可是說什麼？

花 你說「淹死她！」

星 (故意避開) 誰呀？

花 你說「淹死我媽！」

星 (驚駭地望着她) 什麼，淹死——？

花（期待得緊）你說呀，你說了，我才疼你，愛你。（誘惑地）你說了，你要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看，我先給你一個。（貼着星的臉，熱熱地親了一下）香不香？

星（呆望着她）你——噯！

花 你說不說來！（拉着星）你坐下！（把他推在大包袱上。）你說呀！你說淹死她！淹死我媽！

星（傻氣地）我說，我不說！

花（沒想到）什麼！（想翻臉，然而——笑下來，柔順地。）好，好，不說就不說吧！（忽然孩子似的語調）大星，你疼我不疼我？（隨着坐在大星的膝上，緊緊抱着他的頸頸，臉貼臉，偎過來，擦過去。）大星，你疼我不疼我？你愛我不愛？

星（想躲開她，但爲她緊緊抱住。）你別——你別這樣，有——有人看見。（四面望）

花 我不怕。我跟我老頭子要怎麼着就怎麼着。誰敢攔我？大星，我俊不俊？我美不美？

星（不覺注視她）俊——美！

花（蛇似的手撫摸他的臉，心和頭髮。）你走了，你想我不想我？你要我不要我？

星（不自主地緊緊握着她的手。）要！

花（更魅惑地）你捨得我不捨得我？

星（男人舐舐自己的嘴脣，低啞地。）我——不——捨——得。（男人忽然翻過身，

將花氏抱住，要把她——喘着。）我——

花（倏地用力推開他，笑着豎起了眉眼，慢慢地。）你不捨得，你爲什麼不說？

星（昏眩）說——說什麼？

花（洩恨地）你說淹死她，淹死我媽。

【一陣野風，吹得電線桿嗚嗚地響。】

花 你說了我就讓你。

星（喘着）好，就——就淹死她，（幾乎是抽咽）就淹淹死我——

【由軌道後面左方走上一位嶙峋的老女人，約莫有六十歲的樣子。頭髮大半斑白，額角上有一塊

紫袍，一副非常峻削嚴厲的輪廓。扶着一隻粗重的拐棍，張大眼睛，裏面空空不是眸子，眼前似乎罩上一層白紗，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使人猜不透那一對失了眸子的眼裏藏匿着什麼神祕。她有着失了瞳仁的人的猜疑，性情急躁；敏銳的耳朵四方八面地諦聽着。她的聲音尖銳而肯定。她還穿着丈夫的孝，灰布褂，外面罩上一件黑坎肩，灰布褲，從頭到尾非常整潔。

她走到軌道上，一句話不說，川杖重重在鉄軌上搗。

焦氏（後簡稱焦）（冷峻地）哼！

花（嚇了一跳）媽！（不自主地推開大星，立起。）

星（方才的情緒立刻消失。顫顫地）哦，媽！

焦（陰沉地）哼，狐狸精！我就知道你們在這兒！你們在說什麼？

花（惶惑地）沒……沒說什麼，媽。

焦 大星，你說！

星（低得聽不見）是……是沒說什麼？

焦（回頭，牙縫裏噴出來的話。）活妖精，你丈夫叫你在家裏還迷不夠，還要你跑到外面來迷。大星在哪兒？你爲什麼不做聲？

星（惶恐地）媽，在這兒。

焦（用杖指着他）死人還不滾，還不滾到站上幹事去，（狠惡地）你難道還想死在那騷娘兒們的手裏！死人你是一輩子沒見過女人是什麼樣是怎麼！你爲什麼不叫你媳婦把你當元宵吞到肚裏呢？我活這麼大年紀，我就沒見過你這樣的男人，你還配那死了的爸爸養活的？

星（懼怯地）媽，那麼（看看花氏）我走了。（花氏口裏嘟囔着。）

焦滾滾快滾！別叫我生氣——（忽然）金子，你嘴裏唸的什麼咒。

花（遮掩）我沒什麼！那是風吹電線，您別這麼疑東疑西的。

焦哼，（用手杖指着她，幾乎戳着她的眼。）你別看我聽不見，我沒有眼比有眼的還尖。大星——

星 媽，在這兒。我就走。（背起大包袱。）

花 大星，你去吧！

焦 （回頭）你別管！又要你拿話來迷他。（對自己的兒子。）記着在外頭少交朋友多吃飯，有了錢吃上喝上別心痛。聽着！錢賺多了千萬不要賭，寄給你媽，媽跟你存着，將來留着你那個死了母親的兒子用。再告訴你，別聽女人的話，女人真想跟你過的，用不着你拿錢買；不想跟你過，你就是爲她死了，也買不了她的心。聽明白了麼？

星 聽明白了。

焦 去，去。（忽然由手裏扔出一袋錢，落在星的脚下。）這是我的錢，你拿去用吧。

星 媽，我還有。

焦 拾起來拿走，不要跟我裝模裝樣。我知道你手上那一點錢早就跟金子買手鐲，打了環子了。（對着花）你個活妖精。

星 好，媽，我走了。您好好地保重身體，多穿衣服，門口就是火車，總少到鐵道上來。

焦 (急躁地) 知道，知道，不要廢話，快走。

花 哼，媽不希罕你說這一套，還不快走。

焦 誰說的？誰說不希罕？兒子是我的，不是你的。他說得好，我愛聽，要你在面前挑

撥是非？大星，滾滾滾！別在我耳朵前面煩的慌。快走！

星 噯！噯！走了！(低聲) 金子，我走了。

【大星向右走了四五步。】

焦 (忽然) 回來！

星 幹什麼？

焦 (厲聲) 你回來！(星快快地又走回來。) 剛才我給你的錢呢。

星 (拿出來) 在這兒。

焦 (伸手) 給我，叫我再數一下。(星又把錢袋交給她，她很敏捷地摸着裏面的錢

數口裏唸叨着。

花 (狠狠地看她一眼) 媽, 您放心! 大星不會給我的。

焦 (數好, 把錢交給大星) 拿去, 快滾! (忽然回過頭向金子, 低聲, 狠狠地。) 哼, 迷死男人的狐狸精。

〔大星一步一步地走向右去。〕

焦 你看什麼?

花 誰看啦?

焦 天黑了沒有?

花 快黑了。

焦 白傻子! (喊叫) 白傻子! 白傻子! 白傻子! (無人應聲。)

花 您幹什麼?

焦 (自語) 怪, 天黑了, 他該還給我們斧子了, 哼, 這王八蛋又不知在哪兒死去了!

——走，回家去，走！

花（失神地）噫，回家。（手伸過去。）讓我扶您。

焦（甩開她的手）去！我不要你扶，假慇懃！

【焦氏向左面軌道走，花氏不動，立在後面。遠遠由右面又聽見白傻子「漆义卡义，漆义卡义，」起來，似乎很高興地。】

焦金子！你還不走，你在幹什麼？

花（看見遠遠白傻子的怪樣，不由笑出。）媽，您聽，火車頭來了。

焦（怪癡地）你不走，你想等火車頭壓死你。

花不，我說是白傻子！

焦白傻子？

花噫。

【火車「吐兔圖吐」地由右面軌道上跑進來，白傻子一雙手疾迅地旋轉，口裏嗚嗚地吹着汽笛。】

焦（聽見是他，嚴厲地。）狗蛋！

白（瞥見焦大媽，斜着眼，火車由慢而漸漸停止。）吐兔圖吐，吐——兔——圖——

焦 狗蛋，你滾到哪兒去了？

白（望望焦，又望望花氏。）我——我沒有滾到哪兒去。

焦 斧子呢？

白（想起來，昏惑地。）斧子？

花，你想什麼？問你斧子在哪兒呢？

焦（厲聲）斧子呢？

白（懼怕地）斧子叫——叫人家搶——搶去了。

焦 什麼？

白 一個癩——癩子搶——搶去了。

焦（低聲）你過來。

白（莫明其妙地走過去。）幹——幹什麼？

焦 你在哪兒？

白（笑嘻嘻地）這兒！

焦（照着那聲音的來路一下打在傻子的臉上。）這個傻王八蛋，帶我去找那個癩子去！

白（摸着自己的臉，沒想到！）你打——打了我！

焦 嗯，我打了你！（傻子哇地哭起來。）你去不去？

白 我——我去！

焦 走！（把拐杖舉起一端，交給傻子，他拿起，於是在前，瞎婆子在後走向右面去。）

【一陣野風，颳得電線又嗚嗚的，巨樹矗立在原野，葉子嘩嘩地響，青蛙又在塘邊咕噪起來。

【焦花氏倚着巨樹，凝望天際，這時天邊的紅雲逐漸幻成烏雲，四週景色翳翳，漸暗下去。大地更黑

了。她走到軌道上，蹲坐着，拿起一塊石頭輕輕敲着鐵軌。

〔由左面基道背後，躡手躡脚爬出來仇虎，他手裏拿着那副敲斷的鐵鐐，緩緩走到魚花氏的身後。〕

花 (察覺身旁有人，忽然站起) 誰？

仇 我！

花 (嚇住) 你是誰？

仇 (搓弄鐵鐐，陰沉地) 我！——(慢慢地) 你不認識我？

花 (驚愕) 不，我不認識。

仇 (低啞地) 金子，你連我都忘了？

花 (迫近，注視他，倒吸一口氣) 啊！

仇 (悻悻地) 金子，我可沒忘了你。

花 什麼，你——你是仇虎。

仇 噫，(惘嚇地) 仇虎回來了。

花 (四面望望)你回來幹什麼?

仇 (誘惑地)我回來看你。

花 你看我?[?](不安地笑一下)你看我幹什麼——我早嫁人了。

仇 (低沉地)我知道,你嫁給焦大,我的好朋友。

花 噯。(忽然)你(半晌)從哪兒來?

仇 (指着天際)遠,遠,老遠的地方。

花 你坐火車來的?

仇 噯,(蒼涼地)「吐兔圖吐。」一會兒就到。

花 你怎麼出來的!這兒又沒有個站。

仇 我從火車窗戶跳出來,(指鐵鐐)帶着這個。(銀鐺一聲,把鐵鐐扔出,落在野塘

水邊上。)

花 (有些懼怕)怎麼,你——你吃了官司了。

仇 噫！你看看！（退一步）我這副神，好不好？

花 （才注意到）你——你癩了。

仇 噫，癩了。（忽然）你心疼不心疼？

花 心疼怎麼樣，不心疼怎麼樣？

仇 （猶笑）心疼你帶我回家，不心疼我搶你走。

花 （忽然來了勇氣，潑野地）醜八怪，回去撒泡尿自己照照，小心叫火車壓死。

仇 你叫我什麼？

花 醜八怪，又癩又駝的短命鬼。

仇 （甜言蜜語，却說得誠懇。）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這些年我沒有死，我就爲了你。

花 （不在意，笑嘻嘻。）那你爲什麼不早回來？

仇 現在回來也不晚呀。（迫近想拉她的手。）

花 (甩開)滾滾滾!你少跟我說好聽的,醜八怪。我不愛聽。

仇 (狡黠地)我知道你不愛聽,你人規矩,可你管不着我愛說真心話。

花 (瞟他一眼)你說你的,誰管你呢?

仇 (低沉地)金子,這次回來,我要帶你走。

花 (睨視,又住腰)你帶我到哪兒?

仇 遠,遠,老遠的地方。

花 老遠的地方?

仇 噲,坐火車還得七天七夜。那邊金子鋪的地,房子都會飛,張口就有人往嘴裏送飯,睜眼坐着路會往後飛,那地方天天過年,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

花 (眼裏閃着妬羨)你不用說,你不用說,我知道,我早知道,可是,虎子,就憑你——

仇 (捺住她)你別往下講,我知道。你先看看這是什麼!(由懷裏掏出一個金光燦爛的戒子,上面鑲着寶石,舉得高高的。)這是什麼?

花 什麼，（大驚異）金子！

仇 對了，這是真金子，你看，我口袋還有。

花 （翻翻眼）你有，是你的。我不希罕這個。

仇 （故意地）我知道你不希罕這個，你是個規矩人。好，去吧！（一下扔在塘裏）

花 （惋惜）你——你丟了牠幹什麼？

仇 你既然不希罕這個，我還要牠有什麼用。

花 （笑起來）醜八怪！你真——

仇 （忙接）我真想你，金子，我心裏就有你這麼一個人！你還要不要，我懷裏還有的

是。

花 （驕傲地）我不要。

仇 你不要，我就都扔了牠。

花 （忙阻止他）虎子，你別！

仇 那麼，你心疼我不心疼我？

花 怎麼？

仇 心疼就帶我回家。

花 不呢？

仇 我就跳這坑裏淹死！

花 你——你去吧！

仇 (故意相反解釋)好，我就去！

(跑到花氏後面，要往下跳。)

花 (一把拉住仇)你要做什麼？

仇 (回頭)你不是要我往下跳？

花 誰說的？

仇 哦，你不——那麼，什麼時候？

花 (翻了臉，斂住笑容)幹什麼？

仇 (沒想到) 幹什麼?

花 噫?

仇 到——到你家去,我,我好跟你——

花 (又翻了臉) 你說怎麼?

仇 (看出不是顏色) 我說好跟你講講,我來的那個好,好地方啊!

花 (忽然忍不住,笑起來) 哦,就這樣啊!好,那麼,就今天晚上。

仇 今天晚上?

花 噫,今天晚上。

仇 (大笑) 我知道,金子,你一小就是個規矩人。

花 (忽然聽見右面有拐杖探路的聲音,回過頭看,驚慌地。) 我媽來了!醜八怪,快

點跟我走。

仇 不,讓我先看看她,現在成了什麼樣。

花 不！一把拉住仇虎）你跟我走。

〔仇虎慌慌張張地隨着花氏下。〕

天大黑了，由右面走進焦氏，一手拿着斧子，一手是拐杖，後面跟隨白傻子。〕

焦 金子！金子！

白 （有了理，興高采烈地。）我就知道那斧子不會拿走，用完了，一定把斧子放在那兒。你看，可不是！

焦 狗蛋，你少廢話！（嚴厲地）金子，你記着，大星頭一天不在家，今天晚上，門戶要特別小心。今天就進了賊，掉了東西，（酷毒地）我就拿針戳爛你的眼，叫你跟我一樣地瞎，聽見了沒有？

白 唏！唏！

焦 狗蛋，你笑什麼？

白 你……你家新媳婦早……早走了。

焦 (立在鐵軌後巨樹前，森森然) 啊？早走了？

〔忽然遠處一列火車駛來，輪聲軋軋，響着汽笛。機車前的探路燈，像個怪物的眼，光芒萬丈，由右面射入，漸行漸近。〕

白 (跑在道旁，跳躍歡呼) 火車！火車！火車來了。

〔機聲更響，機車的探路燈由右面漸射滿焦氏的側面。〕

焦 (立在巨樹下面像一個死屍，喃喃地) 哼！死不了的狐狸精，叫火車壓死她！

〔原野裏一列急行火車如飛地奔馳，好大的野風！探路燈正照着巨樹下的焦氏，看見她的白髮和衣裾在疾風裏亂抖。〕

(幕急落)



序幕後十天的傍晚，在焦大星的家裏。

天色不早了，地上拖着陽光慘黃的影子。窗帘拉起來，望出去，展開一片莽莽蒼蒼的草原，有密雲低低壓着天邊，黑森森的。屋內不見人，暮風吹着遠處的電線桿，激出連續的淒厲的嗚嗚聲音。外面有成羣的烏鴉在天空盤旋，……盤旋，……不斷地呼嘯，……風聲略息，甚至於聽得見烏的翅翼在空氣裏急促地振激。漸漸風息了，一線陽光也隱匿下去，外面升起秋天的霧；草原上灰沉沉的。厚霧裏不知隱藏着些什麼，閤寂無聲。偶爾有一二隻烏鴉在天空飛鳴，濃霧漫沒了昏黑的原野。

是一間正房，兩廂都有一扇門，正中的門通着外面，開門看見近的是籬牆，遠的是草原，低雲，和鐵道附近的黑煙。中門兩傍各立一窗，窗向外開，都支起來，低低地可以望見遠處的天色，和巨樹，正中右窗上懸一幀巨闊，油漬的焦閻王半身像，穿着連長的武裝，濃眉，凶惡的眼，鷹鉤鼻，整齊的鬚鬚，彷彿和善地微

笑着，而滿臉殺氣。旁邊掛着一把鏽損的軍刀。左門旁立一張懸香案，上面供着猙獰可怖，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薩，跌坐在紅色的綢布裏。旁邊立一焦氏祖先牌位。桌前有木魚，有烏黑的香爐，蠟台和紅拜墊，有一座巨大的銅磬，下面墊起褪色的紅棉托，焦氏跪拜時，敲下去，發出陰沉沉的空洞的聲音，彷彿就是從那菩薩的口裏響了出來的。現在香爐裏燃着半股將燼的香，火熊熊然，黑臉的菩薩照得油亮油亮的。燭台的蠟早滅了，剩下一段殘骸，只有那像前的神燈放出微弱的火焰。左牆巍巍然豎立一隻暗紅的舊式立櫃，櫃頂幾乎觸到天花板，上下共兩層，每層鑲着巨大的圓銅片，上面有老舊的黃鎖。門上貼着殘破的鍾馗捉妖圖，右窗前有一架紡線機，左面是搖籃，裏面的孩子已經睡着了。暗黑的牆上掛着些零星物事。在後立一張方桌，圍着幾張椅子和長凳。

開幕時，遠處有急促的車笛聲，彷彿有一列車隱隱駛過，風在吹，烏鴉在天空成羣地呼喚，屋裏沒有一個人。

漸漸由右屋傳出一個男人粗啞的聲音，低低唱着：「正月裏探妹正月正，我與那小妹妹去逛花燈。花燈是假的，妹子，我試試你的心哪，噫哈呀呼嘿！」中間夾着粗野低沉的笑聲。

裏面男人的聲音 (沉鬱地) 金子! 金子! 你過來!

裏面女人的聲音 (低低地) 我不! 我不呢!

裏面男人的聲音 (粗啞地) 金子! 你坐這兒! (彷彿一把拉住她。)

裏面女人的聲音 (掙開) 你放開我! 你放下手, 有人來! (忽然掙脫了) 有人來!

〔花氏由右屋走出來, 前額的黑髮一縷一縷地垂着, 蓋住半邊臉, 眉眼裏更魅惑。她穿一件紅綢襖, 黑緞褲, 髮髻扎着紅絲線, 腕上的金色手鐲鏗鏘地擺動着。〕

花氏 (回過頭笑) 討厭! 醜八怪! (整理自己的衣服前額的黑髮理上去又垂下來) 出來! (順使用牆上的鏡子照一下, 怪動人的臉上浮滿了笑容, 她走向左面支起的窗前, 屏住氣息, 望望裏面的男人又唱起小調。她伶俐地走到右門口, 低聲地) 別唱啦! 外面沒有人, 還不滾出來!

〔由右面走出仇虎。仇虎改了打扮, 黑緞袍, 血紅的裏子, 腰扎藍線帶, 敞開領, 扣子只繫了幾個, 一手

提着舊的絨帽，一手拈着一朵紅花，一跛一跛地走進來。」

花 走吧，天快黑了。

仇 (抬頭望望遠處的密雲。)天黑得真早啊!

花 立了秋快一個月了，快滾滾到你那拜把子兄弟找窩去吧，省得冬天來了凍死你這強盜。

仇 找窩？這兒就是我的窩。(盯住花氏。)你在哪兒，哪兒就是我的窩。

花 (低聲地)我要走了呢？

仇 (扔下帽子)跟着你走。

花 (狠狠地)死了呢？

仇 (抓着花氏的手)陪着你死!

花 (故意呼痛)啲! (預備甩開手)

仇 你怎麼啦?

花 (意在言外)你抓得我好緊哪!

仇 (手沒有放鬆)你痛麼?

花 (閃出魅惑,低聲)痛!

仇 (微笑)痛——你看,我更——(用力握住她的手)

花 (痛得真大叫起來)你幹什麼,死鬼!

仇 (從牙縫裏迸出)叫你痛,叫你一輩子也忘不了我!(更重了些)

花 (痛得眼淚幾乎流出)死鬼,你放開手。

仇 (反而更緊了些,咬着牙,一字一字地)我就這麼抓緊了你,你一輩子也跑不了。

你魂在哪兒,我也跟你哪兒。

花 (臉都發了青)你放開我,我要死了。醜八怪。

【仇虎臉上冒着汗珠,苦痛地望着花氏臉上的筋肉痙攣地抽動,他慢慢地放開手。】

花 (眼神冒着火。人一絲也不動)死鬼,你……

仇（慢轉過身，正臉凝望着花氏，苦痛地。）你現在疼我不疼我？

花（咬住嘴唇，點點頭。）嗯疼！（惡狠狠地望着他，慢而低地。）我——就——這——

麼——（忽然向——仇虎的臉上——）疼你（重重打下去。）滾出去！

【半晌】

仇（一轉不動，眼盯住她，漸低下頭。走到方桌傍坐下，沉思地。）哼，娘兒們的心變

——變得真快！

花（立在那裏，揉撫自己的手，一聲不響。）

仇（站起來，眼也不眨。）金子？

花（望望地，不同頭。）幹什麼？

仇（舉起手上的花，斜眼望着她。）這是你要的那朵花，十五里地替你找來的。（遞

給她。）

花（看了仇一眼，又回過頭，不睬他。）

仇 拾去！(把花扔在花氏面前)我走了。(走向中門)

花 (忽然)回來，把花替我檢起來。

仇 沒有工夫，你自己檢。

花 (命令地)你替我檢！

仇 不願意。

花 (笑迷迷地)虎子，你真不檢？

仇 噯，不檢，你還吃了我？

花 (走到仇的面前，瞟着他)誰敢吃你！我問你，你要不要我？

仇 我！(望花氏，不得已搖了搖頭)我要不起你。

花 (沒想到)什麼？

仇 (索性逼逼她)我不要你！

花 (驀然變了臉)什麼？你不要我？你不要我？可你爲什麼不要我？你這醜八怪，活妖

精，一條腿，羅鍋腰，大頭鬼，短命的猴崽子，罵不死的強盜。野地裏找不出第二個

「尸××」鳥，外國雞……（拳頭兩似地打在仇虎鐵似的胸膛上。）

仇（用手支開她，然而依然亂鼓一般地捶下來。）金子，金子，你放下手！不要喊，你聽，外邊有人！

花 我不管！我不怕！（迅疾地，頭髮幾乎散下來。）你這醜八怪，活妖精，你不要我，你敢由你說不要我！你不要我，你爲什麼不要我，我打你！我打你！我跟你鬧！我不管！有人我也不怕！

「外面有人不清楚地喊：『大星媳婦！大星媳婦！』」

仇（摔開她，跑到窗前眺望。）你看，有人，有人在籬笆門那兒叫！

花（突停）誰？（躡足，迅疾地沿着牆走到窗前。）這會兒會是誰？

● 尸××鳥，北平土話，醜人的意思。

仇 別嚷，你聽！

「有一個彷彿喝醉了的人，用他的破鑼嗓子含糊地唱着：『送情郎送至在大門外，問一聲我的郎，你多咱回來？回來不回給奴家一個信，免的是叫奴家掛在心懷！』」

「唱到最末一句，忽然停止，那人敲着籬笆門，喊：『大星媳婦，大星媳婦開門哪。』」

仇 你聽，他在喊你！

花 （看不清楚，納悶。）誰呢？（外面的人又在喊，『大星的媳婦開門！』）哦，是他！這個老東西又喝多了。

仇 誰？

花 常五！

仇 （詫異）什麼，這個老傢伙還沒有死。

花 就是他，（厭惡地）不知又來這兒探聽什麼來了。

仇 探聽？

花 這兩天他沒事就到這兒來，說不定我婆婆托他來偷偷看我一個人在家做什麼啦！

仇 好，金子，我進去，你先把他打發走。

花 一把抓住他）不要緊，你先別走！（睨視）哼，就這麼走了？

仇 （猜出，故意地）幹什麼？

花 （指着地上的花）你跟我把花檢起來！

仇 我，我不檢。

〔外面叫門叫得緊。〕

花 （不動聲色）你聽！

外面的常五 （急燥地）大星媳婦，大星媳婦，焦大媽，開門！開門！我就要進來了！

仇 （諦聽，睨望着金子）他要進來！

花 （乖張地）你不檢，開門就讓他進來抓你。

仇 (猛然) 你這娘兒們心好狠。

花 狠? 狠的還在後頭啦!

仇 (吃一驚) 『狠的在後頭!』好! 這句話倒像是學着我說的。(打量她一眼。)

「外面又在叫喊。」

花 (又住腰) 仇虎, 你檢不檢?

仇 你看, (彎下腰) 我這不是…… (拾起那朵花, 遞給花氏。) 其實, 你叫我檢, 我就檢

又算個什麼?

花 (一手搶過那朵花) 我知道這不算什麼。可我就是這點脾氣, 我說哪兒, 就要做

哪兒, (招手) 你過來!

仇 (走近) 幹什麼?

花 跟我插上。(仇虎替她插好花, 她忽然抱住仇虎怪異地。) 野鬼? 我的醜八怪, 這

十天你可害苦了我, 害苦了我了! 疼死了我的活冤家, 你這壞了心的種, (一而說

一面昏迷似地親着仇的頸額，面頰。）到今天你說你怎麼能不要我，不要我，現在
我才知道我是活着，你怎麼能不要我，我的活冤家，（長長地親着仇虎，含糊地。）
嗯——

外面的常五（長悠悠地）大星的媳婦喲，你在幹什麼啦？快開門嘍！

花（還抱着仇虎，閉着眼，慢慢推開他。驀地回頭向中門，放開嗓音，一句一句地，也
長悠悠地。）別忙噢！常五伯，我在唸經呢，等等，我就唸完嘍。

外面的常五（嘆一口長氣）

仇（翻翻眼）唸經？你唸的是什麼經？

花（推他）你別管，你進去，我來對付。這兩天我婆婆常找他，瞎婆子不知存了什麼
心，說不定從他嘴裏，探聽出什麼來，回頭你好好在門口聽，你看我怎麼套他說話，
你聽着！（一面說，一面四處尋覓東西，找到繡成一半的孩子的鞋，摺好大半的錫
箔簸籬，擺好了經卷，放正了椅子，都做好，一手數點東西，一面唸。）小黑子的鞋，

——錫箔，筐籠，——往神錢，——椅子擺正……（沒有弄錯，向仇虎。）怎麼樣？

仇（讚美地，舉起拇指。）第一！我當了皇上，你就是軍師。

花 好，我開門。你進屋子當皇上去。（一溜烟由中門跑出。）

【半晌】

仇（四週望望，滿腔積恨，凝視正中右窗上的焦閻王半身像。陰沉沉地牙縫裏擠出來。）哼，你看，你看我做什麼？仇虎夠交情，說回來，準回來，沒有忘記你待我一件的一件的好處，十年哪！仇虎等得眼睛都哭出血來，就等的是今天！閻王，你睜大了眼睛再看看我，（捶着自己的胸口）仇虎又回來了。（指像）你別斜着眼看我，我仇虎對得起你，老鬼，我一進你焦家的門，就叫你的兒媳婦在你這老臉上打了一把掌，哼，閻王，你還恬着臉，好意思對我笑？（狠毒地）你瞧着吧，這是頭一下！『狠的還在後頭呢。』老鬼，把眼睜得大大地看吧，仇虎不說二句瞎話，今天我就要報答你的恩典。——（忽然聽到外面有人說話，回頭望一下，又抬頭對着焦閻王惡笑。）現

在我先到你兒媳婦屋裏當皇上去了。噯！

「仇虎走進右屋。立時由中門現出花氏，後面隨着常五伯。常五年約有六十歲上下，一個矮胖子，從前有過好日子，現在雖不如往日了，卻也樂天知命，整日有說有笑，嘴裏安閒不住。好吹噓，記性又不好，時常自己都不知扯到那裏，心裏倒是爽快老實。喜歡喝兩盅酒，從前的放蕩行爲也並不隱瞞亂說出來，他是個過了時的鄉下公子哥，老了還是那付不在乎的調調兒。他的鬚髮，很別緻，頭已經露了頂，手裏提着一隻精細的鳥籠，天色晚，用綢罩蓋起來。他穿一件古銅色的破舊的緞袍，套上個肥坎肩。興致高，性情也極隨和，他待着自己的鳥兒狗兒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樣。」

「他喝了點晚酒，興高采烈，邁進中門。」

花常五伯您進來！（指着方桌旁椅子）請坐吧。

常不，我說說話就走。

花那麼，您先放下您的鳥籠，歇歇。

常（呵呵地）也好，先讓我的鳥坐一會，叫她歇歇腿，我倒不累。（鳥籠放在桌上。）

花 我跟您倒一杯茶。(倒茶。)

常 不，不用了，不用了。(忽然想了一下)可也好就來杯白水吧，餵餵我的鳥，這鳥跟我一天，也該喝點水。(花氏把水遞給他。他接下添到鳥籠的水盂裏。一面說)你們的門真不好叫，其實一個籬門還用上什麼鎖，這都是你的婆婆，事兒多，沒事找事。我足足叫了好半天……大星媳婦，你在幹什麼？你剛才說你——(忽然一個噴嚏，幾乎把水弄洒，杯子放在桌上，自己笑嘻嘻地。)呵，百歲！呵(又一個噴嚏)呵，千歲！(又一個！)啊，萬歲！你看，這三個噴嚏叫我在這兒當了皇上了。

花 (變了顏色，鎮靜一下，也笑嘻嘻地)您當皇上，我做您軍師。

常 (倚老賣老)好好，我封你爲御前軍師，管我的三宮六院。

花 常五伯，您凍着了，我跟您拿點燒酒，驅驅寒。

常 不用不着了，我剛喝了幾盅晚酒。秋天到了，早晚氣候涼。人老了，就有點擋不住這點寒氣，不要緊，在屋裏呆一會就好。多喝了，我話多還不要緊，說不定就走不動，

回不了家。

花 那怕什麼？喝兩盅，有了錯，我叫狗蛋送您回家。

常 （望着花氏，想喝又有些猶疑，不好意思的樣子。）那麼，你叫我喝兩盅？

花 （引逗他）家裏有的是好汾酒，辦喜事剩下來的。常五伯，我請您喝兩盅。

常 （很慷慨地。）好，那我就喝兩盅！

花 好，（預備酒杯和酒。）您坐呀！

常 （坐在方桌旁）大星媳婦，你剛才說你……你唸什麼？

花 哦，剛才我唸經呢。（放下杯子。）

常 唸經？

花 唸（倒酒。）

常 （由腰包掏出一把花生）巧啦，我剛買了一包大花生。（啜一口酒，剝花生。）

花 （低首斂眉）常五伯，對不起您！（走到香案前，叩了一個頭，跪在紅墊上，喃喃禱

告！敲一下磬，低低敲着木魚，虔心唱誦。」『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娑毗。阿彌利多，悉耽婆毗，阿爾唎哆，毗迦蘭帝，阿彌唎哆，毗迦蘭多，……』

常（詫異地應了起來，走近花氏。）你在唸些什麼？

花（搖搖手，更虔誠地。）『……，伽彌膩，伽伽那，枳多伽利娑婆訶。』（又敲兩下磬，

深深拜三拜，肅穆地立起來。）常五伯？

常（肅然起敬）我沒有來，你一個人，就唸這個？

花 噯。

常 這叫什麼？

花 我唸的是往生咒，替我們公公超度呢！

常（啞啞嘴，搖頭，讚嘆地。）好孝順的媳婦，你想替閻王超度？

花（祥光滿面）公公在世的時候殺過人。

常 (爽直地笑起來) 多多唸吧，我看不超度也罷，閻王倒也該進地獄下油鍋。

花 喲，菩薩！您這說的是什麼話，我們做兒女的怎麼聽得下去？

常 得罪，得罪！大星媳婦，閻王跟我是二十年老朋友，我這倒也說的是老實話。(剝開顆花生) 你婆婆還沒有回來？

花 這兩天下半晌就出去，到了煞黑才回來。

常 (有意義地) 你知道她在幹些什麼？

花 (馴順地) 老人家的事，我們做小輩的哪敢問。(探聽一下) 不過我彷彿聽見她老人家時常找那廟裏的會看香的老姑子，就是那個能唸咒害死人的老神仙，

常 (喝口酒) 我也在那廟裏看見她，奇怪，一個瞎老婆子在那裏跟老姑子拜神唸咒，鬧些什麼。唉，你們焦家人都有點猜不透，外面看着挺好，裏面都不知玩的什麼把戲。我就不愛看這個，——自然，金子，你除外。你是個正派人，不過你也得小心，年紀青青，長得又花兒似的，一個不留神，就會叫——哦，大星還沒有回家。

花 (嚴嚴警備，盯着他。) 大星剛出門不兩天，哪能就回來。

常 (四週望望，低聲。) 大星的媳婦，我問你，你婆婆待你怎麼樣？

花 哦，(翻翻眼，心裏打算。) 您問，我婆婆待我呀？

常 嗯？

花 (忽然明快地) 那自然不錯，待我好着得呢？親生親養的媽待我也不過是這樣。

常 (咳嗽一聲) 可我……我總覺得你們婆媳倆有點不對付。

花 誰說的？(拿起小黑子的鞋，一針一針做起來。) 過着好好的日子，這是誰說的？

常 (又咳嗽一聲，搖搖頭。) 怪怪，你們家裏的事沒法明白。你說你婆婆好，你婆婆這

兩天當着人也說你不錯，可背後，背後總——(忽然搖搖頭) 我不說了，我還是不說的好。

花 (放下針線，笑着。) 說呀，常五伯，(眼偷偷地) 盯着) 家務事說說講講有什麼怕的？

常 (醉意漸濃) 不，不，不好。說了我就是搬弄是非，長舌頭，我這個人頂不願意管人

家的家務事。

花 常五伯，（走到方桌傍）您不是外人，我年紀小，剛做兒媳婦，有什麼錯，您不來開導開導，還有誰肯管哪？（斟一杯酒）常五伯，你再喝一盅。

常 （笑迷迷地）好好，我喝，我自己喝。（一口灌下。）

花 嗯，（期盼地）常五伯，您說我婆婆背後怎麼樣？

常 （望着她）你婆婆背後叫我——嗯，我看還是不說的好，說了你婆婆又埋怨人。

花 （停，悻悻地）好，不說就不說吧。（又走回去拿起針線。）

常 （搭訕着）你要我說？

花 （又笑迷迷地）隨便您，常五伯。

常 （忍不住）好好，我說，我說（囉嗦地）這可是你叫我說的。

花 （挑她的花）常五伯，我可沒有叫您說。

常 好好，好好我自己願意說。我告訴你，我不是搬弄是非，你婆婆背後叫我沒事就

看（讀陰平）着你。

花（咳嗽一聲，慢慢地）哦，您看（尖酸地）她老人家多疼我！

常 不是看你，你聽錯了，是看（讀陰平）着你。她說現在你們家裏忽然有點——有點不太安靜。

花 哦！（領悟）不安靜？

常 嗯，不大安靜？她說她一個人，眼又瞎，看不見，很不放心。

花 家裏有什麼不安靜？

常 說的是呀，我看（四面望）怪好的，怪安靜的。難道有你這賢慧媳婦，現在家裏還會藏個野漢子。

花（翻翻眼）嗯，可那也難說。

常（吃了一驚）怎麼？

花（警嚇）您不是第一個就信她老人家的話，跑到我們家裏來搜查來了麼？

常 (紅了臉) 哧, 這是怎麼說的。誰說信她的話, (指點着) 她的話我這耳朵進去, 這耳朵就出來。嚇, 這是怎麼說的!

花 (慢慢地) 您不信就好了。您是年高有德的人, 您公公道道地說一句勝過我們小人說一萬句。

常 (摸摸鬍子) 你說的不錯, 說的不錯。我向來好說公道話, 像你這樣賢德媳婦, 丈夫出了門, 婆婆不在家, 一個人, 孤苦伶仃, 在家裏唸經做活, 真是千中不挑一, 萬中不挑一。

花 您多誇獎了。常五伯, 您再喝一盅吧。

常 好好, 我自己來。

花 (故意吃了一驚) 喲, 酒還是涼的, 您看我, 真是! 我跟你熱熱去。

常 (更愉快) 不用, 不用了。這樣好, 這樣好。金子你, 真是個好兒媳婦, 又聰明又懂事, 又孝順, 哼, 我的兒子要娶了這麼個兒媳婦, 蓋上棺材蓋我都是樂呵呵的。(又半

盞酒)回頭,金子,大星一會兒回來,我一定得在他面前爲你說幾句公道話?

花 (吃一驚)什麼,您說什麼?

常 (瞪瞪眼)我要說幾句公道話呀?

花 (焦切地)您說大星一會兒就回家?

常 啊?你不知道?——(忽然想起)啊,(敲敲自己的腦袋。)這你婆婆叫我不要告訴你的。可我又說出來了。不過這也不怪我,(自解)喝點酒,話就多,那有什麼法子?

花 (冷不防)誰叫他回來的?

常 (冒失)自然是我!不是你婆婆!是她托我去叫大星回家,趕快回家,——

花 您就叫他去了?

常 (無可奈何的神氣)嗯,我有什麼法兒,誰叫我天生脾氣好,好說話。你叫我去,我也不是一樣地去,這……這也不能怪我。

花 (壓制笑)大星回家是個喜信,怎麼提得上怪呢?哦,(彷彿不在意)大星沒說準

什麼時候回來？

常 倒沒說準，說不定是今天晚上？說不定是明天早上，也說不定就是這一會。

花 哦！（沉思）討厭，這針真不好使！哦，我婆婆托您的時候，沒求您帶個什麼話？

常 也……也沒說些什麼！她就說家裏亂哄哄的，彷彿半夜裏直進人。

花 （大驚失色）哦，進來人？（一針戳了拇指呼痛）喲！（放下針線）

常 怎麼啦？

花 針扎了手，不要緊的！哦，（沉靜地）那會是誰呢？

常 說的是呀！她可說要大星趕快回來，說家裏要有一雙眼睛，才看得明白。

花 （又拿起針線，笑笑）這不是一雙眼睛？

常 說的是呀！你看，（指她）這不是眼？（指自己）這不是眼？反正，她說的是亂七八糟，

胡說一大泡。你這個婆婆瞎了眼，疑心病就重，沒有法子。

花 您看，（抬頭）我婆婆是不是犯了點瘋病！

常 (很肯定地) 嗯，有有有點！

花 半……半夜裏家裏會進人，這不是瘋話！

常 嗯，瘋話誰相信，可金子，你也得小心，年紀青青，長得挺俊，這裏又四面不靠人家，

——(忽然，咳嗽一下，四外望望，又重重咳嗽一聲。)

花 您幹什麼？

常 (秘密低語) 你——你們這屋子有人沒有？

花 (驚愕) 人？

常 怪，這屋子怪不對的。我問你，家裏藏着什麼人沒有？

花 (翻了臉) 藏誰？青天白日，我一個婦道會藏誰？

常 誰說你大星媳婦，我說你一個人在屋裏不小心，說不定就有強盜偷進來。

花 強盜？哪個強盜敢偷焦閣王的家？

常 金子，你不知道這個強盜專找你們家裏來？

花 哦，那會是誰？

常 (指着花的活計) 誰？我問你，你手裏繡的是什麼？

花 小黑子的鞋。

常 不，我說你繡的花？

花 哦，這個——虎！

常 (低聲) 就是他——虎回來了！

花 虎？誰呀？

常 你不明白，虎！仇虎回來了！

花 (佯做不知) 仇虎？仇虎是幹什麼的？

常 (詫異) 你不知道？仇虎？你差一點都要嫁給他，你會不知道？

花 常五伯，您喝酒就喝酒，別胡說八道的。

常 真的！你爸爸十來年前就把你許給仇虎！

花 哦。

常 後來，仇虎家倒了，吃了官司，他才改了主意，把你又許給閻王當兒媳婦，這麼要緊的事，你就會不知道。

花 我爹媽活着的時候就沒有提過。

常 我告訴你，仇虎這次回來是要跟你們焦家大小算賬的。你可少惹他，你公公害得人家不輕，閻王結下的仇可得由你們解了。

花 不是大星就要回來麼？

常 (提起鳥籠) 嗯，大星回來不也是白搭，窩囊廢，他哪對付得了仇虎？ (忽然回

過頭) 你見過仇虎麼？

花 沒，沒有。您從前見過？

常 那還用說。我告訴你，要多醜就有多醜，羅鍋腰，竈王臉，粗大個，滿身黑毛。你見着他告訴我，送到偵緝隊就是大洋錢，你聽見了沒有？

花 知道，知道。您要走了！

常 （走到門口，又想起，低聲。）你知道仇虎回來的事是誰告訴我的？

花 誰？

常 你婆婆。

花 （懼駭）什麼，她！她怎麼會知道？

常 她說鐵路上的人告訴她的。她說仇虎就躲在這一帶，偵緝隊正在搜着呢？

花 哦！（小孩啼哭。）常五伯，小黑子快醒了，我要看孩子，不送您老人家了。（走到搖

籃那裏輕輕推搖。）

常 哦，小黑子！（也走到搖籃傍邊。）哼，這孩子真像他死了的媽，怪可憐相的。（打了

個呵欠）我走了，啊！（走到門口）哦，金子，乘你婆婆沒回來，把那酒瓶裏添足了涼

水，別說我在你這兒喝不化錢的酒來了。我在這兒什麼話也沒有說，聽見了沒有？
唏，唏，（打開門，外面籠滿秋霧。）呵，這是什麼天氣，好好地又下起霧來了。

「常五提着鳥籠，興高采烈地走出中門。出了門又聽見他唱起『送情郎送至大門外……』」

「孩子又不哭了，花氏忙走到窗前，向外望了望，立刻走到右門傍。」

花 仇虎！仇虎！

「仇虎由右門走出。」

仇 （憤恨地）他走了？

花 走了。（望望仇虎的臉）哦，你都聽見了。

仇 嗯，（陰沉地）他們知道我回來更好，（望着閻王的相）閻王你害了我一次，你還能害我兩次，來吧！仇虎等死呢！

花 等死？等死？（徘徊，低聲喃喃）爲什麼等死！爲什麼要等死？（搖頭）不！不！不！我們，我們要——（慢慢抬頭上望，忽然——）仇虎，仇虎！你看，你看……

仇 什麼？

花 （跑到仇虎身傍）你看！（恐怖地叫起來）你看，往上看。

仇 什麼？

「外面天更暗了。」

花 相片！相片！（失了顏色）他看着我，他看着我。

仇 誰？

花 （低頭，縮成一團。）閻王，閻王的眼動起來，——他，——他活了，活了！

仇 （抱着花氏，眼盯着昏暗裏的焦閻王的相片。）胡說！胡說！還不是張相片，你別瞎見鬼。

花 真的！真的！（漸漸恢復自己的意識。）虎子你沒看見真的，我方才真看見他對我笑，叫我：

仇 呸！（向上啐了一口。）閻王，你要真活了，你走下來，仇虎倒等着你呢。（推着花氏）你看，他還動不動？

花 （偷偷抬起頭望望。）他……他不動了。

仇 (警告) 金子，你以後別這樣胡喊。

花 我向來不的，不過，剛才我實在是看見——

仇 金子，不要再說了。

花 虎子，我……我有點怕。虎子，你到窗戶那裏看看去。

仇 有什麼？(走到窗前望望)外面什麼也看不見，霧下大了。

花 下了霧？

仇 嗯，大霧。

花 (失神地)我怕的很！

仇 怕什麼？

花 (沉思地)我怕我婆婆叫大星回來！

仇 嗯？

花 (一直沉思地)我不知道她要跟大星說些什麼？

仇 哼，大星還有什麼說的，他從我手裏把你搶過來。

花 (低頭)不，不是他，這怪他爸爸，他原來並不肯要我。

仇 哼！

花 虎子，你先走，你快走吧。省得他回來碰見你。

仇 好，我走。可是金子你沒有忘記你剛才對我說的話：

花 (抬頭)什麼？

仇 你說你要離開這兒？

花 嗯：我要走。這兒到了秋天就下着大霧。只有我那瞎子婆婆跟我在一塊，她恨我，我恨她。大星是個窩囊廢，沒有一點本事。他是他媽的孝順兒子，不是我的爺兒們。

〔霧裏遠遠有火車汽笛聲，急行火車由遠漸近。〕

仇 金子，你要上哪兒？

花 遠，(長長地)遠遠的——(托着腮)就是你說那有黃金子鋪地的地方。

仇 (慘笑) 黃金哪裏有黃金鋪地的地方，我是騙你的。

花 (搖頭) 不，你不知道，有的。人家告訴過我說。有我夢見過。

仇 金子，大星回來——

〔霧裏的火車漸行漸遠，遠遠有一聲悠長的尖銳的車笛。〕

花 (假想) 你別說話，你聽，到那個地方，就坐這個。『吐兔圖吐，吐兔圖吐』坐着火車，一直開出去，開，開到天邊外。哼，我死也不在這兒呆下去了。

仇 金子，你知道，大星回來——

花 (忽然) 你記得我們小的時候麼：有一天我梳着油亮亮兩個小辮，在我家裏小

窗戶下面紡着線等你？

仇 (眼睛發着有光) 嗯，那時，我爸爸還活着，我天天跟着爸爸在田裏看地放牛。

花 我還記得那時我紡線時唱的歌呢：『大麥綠油油，紅高粱漫過山頭了，我從窗口還望不見你，我的心更愁了，更——』

仇 (忽然硬起來) 別說了, 你忘了大星要回來啦麼?

花 (從回憶中喚醒) 哦, 是是。虎子, 你快走吧!

仇 金子, 你是真想走麼?

花 (又恢復她平時硬朗朗的態度) 誰騙你?

仇 那我回頭還要來。

花 回頭不, 那你千萬別! 大星就許回了家?

仇 哦?

花 瞎子一定在屋裏。

仇 她敢怎麼樣?

花 敢怎麼樣? 送你到偵緝隊, 怎麼跑出來的再怎麼送回去。

仇 哼, (沉思地) 瞎婆子! 瞎婆子! (索性坐下) 那我不走了! 看她怎麼樣?

花 (抓着仇的臂膊) 你幹什麼?

仇（忽然立起）好，我們索性回屋裏坐一會，我們倆再較較。（拉着花氏的手）

花 不，你走，你別做死！

仇（回頭向中門）哼，我跟瞎婆子是一尺的蝎子碰上十寸的蜈蚣，今天我們誰也不含糊誰，我得先告訴她，我仇虎就在這兒。哼，明地來了不黑地裏走。跟她先說個明白，叫她吃一付開竅順氣丸，先有個底。

花 不，不，虎子，你得聽我的話，聽我的話，聽——聽——聽我的——

〔中門慢慢開了，花氏懼怕地回過頭去。焦母扶着拐杖走進來，臉上罩上一層嚴霜，一聲不響地立在門口。她手裏抱着一個小紅包袱，耳朵彷彿代替了眼闔四下搜索。〕

花（嘆一口長氣）哦，媽媽。

〔仇虎呆在那裏。〕

焦（冷酷地）哼，你在唸叨些什麼？

〔半晌。仇虎正想大模大樣地走近焦氏，焦花氏忙以手示意，求他快進右門。〕

〔仇虎望望焦氏，望望金子，蹣跚向右門走去。〕

焦 (忽然)站着! (仇虎又楞在那裏)誰?

花 誰? (不安地笑着)還不是我! (忽然做出抱着孩子的樣子，一面走，一面唱着催

眠歌。) 噯~~~~噯~~~~噯! 聽話呀，噯~~~~噯~~~~噯! (懇求地望着仇虎，仇

虎又想走近焦氏。) 小寶貝要聽話呀，(一面又望焦氏)聽話睡覺覺啊，噯~~~~噯

~~~~噯! (望仇虎)聽話的寶貝有人疼啊，噯~~~~噯~~~~噯! (望焦氏)小寶貝睡覺

啊，噯~~~~噯~~~~噯! (回頭看仇虎慢慢邁入右門，緊張的臉顯出一轉微笑，對着

仇虎的背影。) 好孩子真聽話呀，噯~~~~噯~~~~噯! (望着焦氏)好寶貝睡着了啊，

噯~~~~噯~~~~噯。

焦 (諦聽一刻，忽然)金子，你在幹什麼?

花 我在哄孩子呢! (低聲，孩子漸漸睡熟了。) 噯~~~~噯~~~~噯。

焦 哄孩子?



花 媽，聲音小點。孩子剛睡着！（更低柔。）嗯……嗯……

焦 （明白她的謊，指窗前的搖籃。）哼，孩子在這邊，我知道，我的祖奶奶！（正要向搖籃走去。）

花 （掩飾，）我剛把孩子抱過來的，您沒看見。

焦 （沒有辦法，嚴厲地）扯你娘的臊，你靠在桌子旁邊幹什麼？

花 （硬朗朗地）我渴，我先喝口水。

焦 你渴什麼，桌上沒有水！

花 （沒想到她知道這樣清楚。）哦，沒——沒有——可是——

焦 （頭歪過去。）滿嘴瞎話的狐狸精！（冷酷地）你過來。

花 （慢吞吞地）嗯！（偏慢條斯理地把頭上的花插正了。）

焦 （走到香案前，把紅包袱放在上面。）過來！

花 （惡狠狠地望着焦母，低柔地）就來？

焦 快過來，（拐杖在地上搗得山響。）過來！（坐在香案傍的椅子。）

花 （冷冷地）您要吓着孩子！（走過去。）

焦 假慈悲。（指搖籃）他不是你的兒子。

花 噯，媽。（拖到焦母身傍。）媽，我過來了。

焦 （一把拉住她的手）我摸摸你。

花 （吃了一驚，但是——）您摸吧！

焦 你穿的什麼？

花 （眼望前面）大紅襖，黑緞褲，（故意說出）過節大星做的。

焦 （恨惡地）哦，手上是什麼？

花 （斜眼）包金鐲子，白銀戒子，過節大星買的。

焦 （厭惡地）哼！（探到頭上，摸着仇虎的花，忽然）哦，這是什麼？

花 （不由得驚一下）哦，這個——花，媽。

焦 (逼得緊) 花? 誰給你的? 誰給你的?

花 (眼神一轉) 誰給的? (故意反問) 哼, 天上掉下來的? 地裏頭鑽出來的? (斜視) 我

自個兒在門口買的。

焦 (被她衝撞回去, 却莫明其妙來了一股火) 買? 買這個做什麼?

花 (望着她) 昨兒格, 我夢着大星回了家, ——

焦 誰告訴你大星要回家?

花 誰也沒告訴我, 我不是說做夢做夢麼?

焦 做夢, 做什麼夢?

花 大星到家門口, 就跌一大跤, 我才想戴個紅花破破, 取個吉利。

焦 哼, 做個夢, 也要戴個花! 丟了牠, 等我死了你再戴, 大星娶了你這個狐狸精, 魂都

沒有還, 要你戴上花兒葉兒地來迷他。丟了牠!

花 (緩緩地) 嗯! (望着焦母森然的面孔, 不覺取下花來。)

焦 (嚴峻地) 扔在哪兒?

花 (沒有辦法, 把花扔在脚下, 狠毒地看了焦母一眼。) 在您腳底下。(用腳點了點。)

這兒!

焦 (倏地立起, 朝着那紅花狠狠地踹了又踹。) 你戴! 你戴! (彎下腰拾起花。) 拿去戴去! (踢成紛亂了的花向花氏擲去, 不想正打在花氏的臉上。) 死不要臉的賤貨, 叫你戴! 你戴! 戴到陰曹地府嫁閻王去。

花 (氣得臉發了青, 躲在一傍, 咬着牙喃喃地。) 我當了閻王奶奶, 第一個就叫大頭鬼來拘你個老不死的。

焦 (聽不清楚。) 你又叨叨些什麼?

花 我唸叨着婆婆好, 閻王爺一輩子也不請您吃上席去。

焦 (猜得明白) 嗯, 我死不了, 妖精, 你等着, 天有多長的命, 我就有多長的命。你咒不死我, 我送你們進棺材。

「遠遠又有火車在原野裏的鐵道上轟轟地馳過，不斷地響着嘹亮的汽笛。」

花 媽，您聽！您聽！（盯住焦氏。）

【遠遠火車汽笛聲】

焦 聽什麼？金子，你的心又飛了，想坐火車飛到天邊死去。

花 誰說啦？（急於想支使她出去。）您不想出去坐坐，看看火車，火車在霧裏飛，好看  
得着呢？

焦 （用杖搗着地）我怎麼看？我問你，我怎麼看？

花 （想起，支吾着）您——您不是說您沒有眼比有眼還看得準。

焦 （暗示地）嗯，我看得準，我看準了你是我們焦家的禍害。你的心一天變上十八  
個樣，我告訴你，火車是一條龍，冒着毒火，早晚有一天他會吃了你，帶你上西天朝  
佛爺去。

花 嗯，（慫恿地）您不喝口水，我跟你倒碗茶？

焦 不用，我自己來。你少跟我裝模裝樣，我不用你這麼對我假門假事的。

花 那麼，我回到我屋裏去了。

焦 滾吧。（花氏忙忙走了一半。）你站着，金子，我問你一句話，

花 嗯，媽。

焦 （慢慢地）你這兩天晚上打的什麼嚙怔？

花 誰，誰打嚙怔啦？

焦 半夜裏，你一個人在房裏噉哩瓜啦地幹什麼？

花 我，我沒有。

焦 （疑惑地）沒有？屋裏面亂哄哄的，我走到門口又沒有了，那是幹什麼？

花 哦，（似乎恍然）您說那個呀！（笑）那是耗子，半夜我起來捉耗子呢。

焦 （低沉地）再以後要有耗子，你告訴我，你看見這個麼？（指香案前的鐵拐杖。）我

就用這條鐵拐杖打死他。

花 嗯，媽。（要向右屋走。）

焦 別走。你坐下。

花 嗯，（立在那裏。）

焦 （冷酷地）坐下。

花 我坐下了。（還立在那裏。）

焦 （嚴峻地）你沒有，我知道。（用拐杖搗着地厲聲）坐下。

花 （惡惡生生地望着焦氏，不得已地坐下去。）嗯，媽媽。

焦 （露出一絲猙笑，暗示地）我告訴你一件事。

花 嗯，媽。

焦 昨天晚上我夢見一個惡夢——

花 哦，您也夢了個惡夢？

焦 （摸起錫箔，慢慢疊成元寶，一句一句地）我夢見你公公又活了，——

花 公公——活了？

焦 (不慌不忙地) 嗯，彷彿是他從遠道回來，可是穿一件白孝衣，從上到下，滿身都是血，——

花 (不安地) 血？

焦 嗯，血！他看見小黑子，一句話也不說，抱起來就不放手，眼淚不住地往下流。  
花 哦。

焦 我向前去勸，剛一叫他，忽然他變了個老虎，野老虎——  
花 (吃了一驚) 老虎？

焦 嗯，野老虎，那彷彿見了仇人似地就把小黑子刁走了。

花 哦，這夢凶——凶的很。

焦 誰說不是，『猛虎臨門，家有凶神。』我看這兩天家裏要出事，金子，你說？  
花 坐家裏好好的，哪會出什麼事？



焦 (立起來，在香案上拿起一炷高香，對金子，彷彿不在意地) 金子，你知道仇虎在  
哪兒？

花 仇虎？

焦 你別裝不知道，我的乾兒虎子回來了，你會不知道？  
金子，(舉起香)點上。

花 (不安地，就桌上的長命燈顫巍巍點起香，婆媳二人對着面。) 我倒是聽說虎子  
回來了，可是誰曉得他躲在哪個窩裏死去了！(香火熊熊然照在焦氏死屍一樣  
的臉上。)

焦 金子！(一把抓住金子的腕。)

花 (嚇住) 媽，幹什麼？

焦 (凶神一般) 你的手發抖。

花 (聲音有些顫) 香火燙的，媽。

焦 他沒有到我們家裏來？

花 誰？媽？

焦 仇虎！

花 他怎敢來？（轉動香火，火焰更旺。）

焦 沒有來望望你。說近些，差一點你們也是一對好夫妻。（指香爐）把香插上。

花 （一面插香，一面說）媽，您別冤枉人！醜八怪，誰要他？他來了，我就報偵緝隊把他

抓去。

焦 你說了。

花 嗯。

焦 你公公（指右窗前的相）在上面可聽見了的。

花 嗯。

焦 去吧。（花氏走到右門口，焦氏彷彿忽然想起一件事。）金子，你的生日是五月

初九，是不？

花 是。(不覺疑惑起來)幹什麼?

焦 (溫和地)你生下的時辰可是半夜子時?

花 嗯,您問這個幹什麼?

焦 (不理他)我問你,是不是?

花 是,媽。

焦 (惡狠地)我問問,算算你命裏還有兒子不?

花 (利嘴)沒有,不用算。

焦 (忽然柔和地)好,到屋裏去吧,你去吧。

花 嗯。(怪異地盯焦氏一眼,轉身入右門。)

焦 (聽着花氏走出門,狠狠嘆一口氣)哼,死不了的敗家精。

〔外面霧裏的烏鴉在天空盤旋,盤旋,悽慘地呼噪。遠遠電線桿嗚嗚地響着。〕

〔焦氏輕輕走到右門口,聆聽一刻,聽不見什麼,廢然地走到香桌前。她忽然回頭,朝右門楞一楞,沒

有人進來，她解開香案上的紅包袱，裏面裹着一個木刻的女人形大眼睛，梳着盤髻，臉上塗着紅胭脂，刻工粗拙，但還看得出來是金子的模樣。木人肚上貼着素黃紙的咒文，寫有金子的生辰八字，心口有硃紅的鬼符，上面已扎進七口鋼針。她用手摸摸木人的面龐，嘴裏很神祕地不知數落些什麼。」

焦（摸着木人的輪廓，喃喃地）也許刻得不像她，（慢慢地）哼，反正上面的生辰八字是對的。（用手掐算）五——月——初九。（點點頭）半夜裏——子時生的。嗯，對的，上面沒有寫錯。（她把木人高高托在手裏，舉了三舉，頭點三下，供在香案上。磬重重響了三下，她跪在案前，叩了三下，神色森厲，依然跪着，嘴裏唸唸有詞，又叩了一個頭，朝着木像，低聲。）金子，香是你自己點的。生辰八字是你自己說的。你金子要是一旦心痛歸天，可不能怪我老婆子焦氏。（又深深一拜，立起，又敲了一聲磬，走到香案前，舉起木人，從頭上拔下一根鋼針，對着心口，低聲狠惡地呼喚。）金子金子（第三聲「哼！」地一聲將針扎進）哼，金子！（嘆一口氣，她彷彿非常疲乏，慢慢數着針頭，揚起頭。）已經八針，（勝利地）就剩一針了，金子。（把木人又端

端正正放在香案前面，用紅包袱蓋上。）

〔外面電線桿嗚嗚地響，隱約有人趕着羊羣走近的聲音，她不言不語走進左門。〕

〔立刻花氏由右門躡足走進來。〕

花（低聲對右門內）你先別來，聽我咳嗽。

〔花氏走到中門，開門望望，外面一片大霧，看不見人。她回轉身，望見桌前的紅包袱，急忙跑近掀開視。舉起木人細看，立刻明白，厭惡地又放在案上。〕

花（向着左門，毒惡地）哼。（把木人蓋上，忽然想起右門的仇虎，輕輕咳嗽一聲。仇

虎隨着現在右門口，正要舉足向中門走——）

〔焦氏森嚴地由左門急出。〕

焦（怕花氏走進來）站住！

花（又輕咳一聲，仇虎愕然，立在右門前，以手示意，叫他再進去。）

焦（慢慢走至中門）誰是誰？

花 是我媽。

焦 (厲聲) 還有誰?

花 還有? (以目示仇虎, 令其毋做聲。) 還有—— (對仇虎嘆味一笑) 有鬼!

焦 哦!

〔花令仇虎進門, 他眈眈地望着焦氏, 恨恨走出。〕

焦 (沒有辦法, 半晌。) 我當是老虎真來了呢。

花 媽, 您不進屋去歇歇麼!

焦 不, 你不用管, 我要在堂屋裏坐坐。

花 好, 您坐吧, (不甘心地走入右門。)

〔焦氏候她出去, 走到香案前, 摸摸紅包袱下面的木像, 放了心, 口裏又不知數落些什麼。〕

〔這時搖籃裏忽而恐怖地哭起來了, 她走到搖籃傍邊, 把孩子抱起來, 悲哀地撫摩着孩子的頭。〕

焦 (又輕輕拍着孩子的背。) 小寶貝做了夢了! 嗯…… 嗯! 夢見了老虎來咬你呀, 嗯

~~~~~  
「老虎不吃小黑子的，嗯~~~~~不要怕呀，嗯~~~~~奶奶一輩子守着你啊，
嗯~~~~~不要怕呀，嗯~~~~~嗯（抱着孩子進了左屋。）

「外面彷彿羊羣亂哄哄地奔踏過來，啾啾地哀叫。隨着羊的亂竄聲，有一個很愉快的喉嚨在：『達，達，打——低~~~~！達低達低達，達打達達，達低達低打打打打達達——達——低達，低打打打打打達！」

（更高興）達，達，打——低~~~~。達低達低達，打達達，達低達低打打打打達達！隨着這抑揚頓挫的洋

號，白傻子嘴裏又打起威武的軍鼓，舌頭捲起啾嚕！『得~~~~兒鏘，鏘，鏘得~~~~兒鏘，鏘，鏘得~~~~兒鏘，鏘

——得~~~~兒鏘（拚了命）得~~~~兒鏘，鏘，鏘得~~~~兒鏘，鏘，鏘得~~~~兒鏘，鏘——得~~~~兒鏘！他

不可一世，耀武揚威地由中門操進來。『得~~~~鏘，鏘，得~~~~兒鏘！兩隻手輪起想像的鼓槌向下打，頭

上流着熱汗。好忙！——進門並沒有看見「焦大媽」由左門又走進來——嘴裏還得吹洋號：『達，達，打

~~~~~低~~~~！』

「忽而由身右面叫一聲！」

焦  
誰？

白 (大吃一驚，鼓號俱停。看見焦氏伸伸舌頭，立刻轉身就跑。——)

焦 (立起) 站住誰!

白 (只好楞在那裏) 是是—— (嚥下吐沫) 是我!

焦 我? (猜出是多半他) 「我」是誰?

白 (結結巴巴，急得直眨眼) 狗——狗蛋! 焦大媽，(說完了又要跑。)

焦 別跑! 你不放你的羊，你來這兒幹什麼!

白 不，不幹什麼。我! (瞪着大眼) 我看你家新媳婦來了。

焦 新媳婦有你的什麼?

白 (笑嘻嘻地，順口一數落) 「新媳婦好看，傻——傻子看了直打轉; 新媳婦醜，傻

——傻子抹頭往外走。」

焦 你也愛看好看的媳婦?

白 (翻翻眼看着焦大媽) 嗯! (鼻孔頓時一吸，兩條青龍呼地又縮進去。)



焦 狗蛋，你別看她，我家媳婦是個婊子，她是老虎，會吃人的。

白 老虎？（不信地）嗯！我看過她！

焦 你看過老虎，你還來幹什麼？

白 （鼻涕又流下來，舌尖不覺翻上去舐。）那——那我看，她會吃我不？（又抹一下鼻涕。）

焦 （可憐他）唉，狗蛋，你日後也要個老虎來吃你麼？

白 （老實地）老……虎要都是這樣，我看還……還是老虎好。

焦 （酸辛地）傻子，別娶好看的媳婦。『好看的媳婦敗了家，娶了個美人丟了媽。』

白 不……不要緊，我媽早死了。

焦 （看看白，嘆一口長氣）嗯，孩子們長大了，都這樣，心就變了。

白 嗯？

焦 （低聲喃喃，辛痛地）忘記媽。什麼辛苦都不記得了。（低頭。）

白 (莫明其妙)你……你說什麼?

焦 (低頭,以杖叩地,忽然)沒說什麼。| 傻子!你聽屋裏有人說話沒有?

白 (伸長頸子,聽了一刻,糊里糊塗地搖搖頭。)沒……沒有。

焦 (指右屋)不!我說西屋裏。

白 (肯定地)嗯,我知道啊!(還是搖頭)沒……沒有。

焦 (不信地)你到那屋裏去瞧瞧。

白 (點點頭)嗯,我知道。(走了一步)

焦 (一把抓住他,低聲)輕輕地走,懂不懂?

白 (嫌她囉嗦,不耐煩的神氣)我知道啊!

焦 (不放心)狗蛋,你去看什麼?

白 嗯——(才想起來)誰誰知道你要我看什麼?

焦 (低聲)哼,你去看看屋裏有什麼旁的人沒有?

白 嗯，嗯，（彷彿非常明白，點頭。）我知道。（走到右門前，由上看到下，回轉身，走兩步，搖着腦袋。）門……門關上了。推……推不動。

焦 （立起，驚愕，促急地）什麼？門關上了？推不動？推開門，打進去！

白 （逡巡）我怕——我——

焦 怕什麼！出了事，有我。

白 我怕老虎吃——吃了我。

〔焦立刻抽出香案旁邊通條似的鐵拐杖。〕

焦 （對白傻子）你跟我來。除了金子，有旁人，你跟我抓着他。

〔白點頭，小心翼翼地隨着焦氏，走到右門前，焦舉起拐杖，正要向門上搗去。〕

〔花氏由右門跑出。〕

花 （叫喊）媽，您在幹什麼？（以手抵住焦氏的手。）媽，您放下！您要打誰？（咳嗽。）

焦 （查覺她有點蹊蹺。）賤婊子，（用力推開花氏。）你放開手！（花氏摔倒牆根。）

花 (喊)媽!

焦 傻子，你跟我來！(走進右門。)

花 (咳嗽，大叫)媽媽！

〔右屋裏有焦氏鐵棍落地，一個人在閃避的聲音。〕

焦氏的聲音 (咻咻然。咬牙，舉起鐵杖向下擊。)媽的媽的媽的！

〔右屋裏有人似乎狠狠推了焦氏，焦氏大叫一聲，跌倒。跟着那人打破窗戶，由窗戶口跳出去。〕

〔傻子嚇得只看花氏發愣，似乎在地上生了根。〕

白氏的聲音 (叫喊)我摔着了！傻子，有人打破了窗戶跑了，快追呀，傻子！抓着他，傻

子！傻子……

焦 (不知怎麼好，顫抖)嗯，嗯，我知道，我知道。(然而依然沒有動。)

〔花氏聽見裏面的人跑了，立刻跑近中門，仇虎已由外面跑進來。〕

花 (抓着仇的手，低聲)怎麼樣？你摔着了沒有？

仇 媽的，窗戶太小，打破了窗戶，腿還擠破了一塊。

花 她呢？

仇 我推了她一把。她摔在地下。

裏面焦氏的聲音 金子！金子！

花 （答應了一聲，立刻要到右屋去。）滾——媽！

仇 （抓着她）別去！（指着白）你看他！

白 （摸着頭頂，望仇虎，很低的聲音，不覺喃喃地）『漆——叉——卡——叉，（更

低微）吐——兔——圖——吐。』

花 （與白同時說）這是狗——狗蛋！

仇 他認識我，你小心他。

花 我明白。

〔焦氏由右門走出，臉上流着血。〕

花媽！

焦（不理她）傻子！傻子！

〔白不敢答應。仇立刻由中門輕輕跑出。〕

花媽！

焦（切齒地）賤婊子！

花（不安地）媽，您摔破哪兒沒有？

焦（急燥地）傻子！傻子在這兒沒有？

白（正看着花氏，不得已地）在——在這兒。幹什麼？（又望着花氏。）

焦（恨極了，切齒）狗蛋！你瞧見什麼沒有？

白我瞧見，瞧見（食指放在嘴裏）老虎在這兒。

花（大驚）誰說的？

焦（明白白的話）死婊子，你別插嘴。還有誰？傻子，你說！

白 (懼怯地, 看着花氏) 還有——還有——還有一個—— (花氏忽然跑到傻子面前, 神情異外誘惑, 在他的面頰上非常溫柔地親了一下, 傻子彷彿失神落魄, 立在那裏。)

焦 (厲聲) 還有一個什麼?

白 (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痛愛過, 撫摸吻着的面頰) 還有——老虎——老虎!

焦 狐狸精, 你在幹什麼?

花 我沒有幹什麼?

〔左屋孩子很低微的哭啼起來。〕

焦 告訴我, 狗蛋! (杖搗地) 你們在幹些什麼?

〔花又親熱地吻他一下。〕

焦 狗蛋, 你死了?

白 (不知所云) 沒——沒有! 老虎要吃——吃我。

「左門孩子大哭起來。」

花 媽，您聽，孩子醒了。

焦 你別管，狗蛋，你說，還有誰？

「門裏孩子更恐怖地哭。噯，半晌，三人靜聽。」

花 (驚愕地) 媽，孩子別有了病，(故意地) 媽，您問他吧，我去瞅瞅。(就要走)

焦 (厲聲) 不要你去！毒手！你別害死了我的小黑子。(向左屋走了兩步) 我就來，狗

蛋！別走，回頭我還問你。

「焦母由左屋下，聽見她哄孩子的聲音。」

花 (看見焦母進了門，走到方桌的長凳旁坐下，向白招手，魅惑地) 狗蛋！你過來！

白 (莫明其妙) 幹——幹什麼？

花 你過來，(低聲) 我跟你說一句話。

白 (食指放在口裏，本能地害羞起來) 幹——幹什麼呀？(不大好意思地走過去)



花（騰出身旁一塊地方，拉着他的手。）你坐在我旁邊。你先把手指頭放下。

白（手放下來，羞赧地瞟她一眼。呵呵地傻笑。）幹——幹什麼？（不覺手又放到了嘴裏。）

花（瞪了他一眼）把手指頭放下！好好地聽着我跟你說一句正經話。

白（又將食指放下。）嗯，好，你說吧！（舌尖又不覺伸到鼻子下面捲舐。）

花（低柔地）狗蛋，你聽着，回頭大媽再問你的時候，問你看見什麼人沒有了，你呀，你就說——

白（眨眨眼，彷彿在研究什麼，舌端在鼻下舐過來，捲過去。忽然，一個大發現，跳起來。）新——新媳婦！（非常愉快地）你猜，你猜，鼻涕是什麼味兒？

花（沒想到）什麼？鼻涕？

白（緊張地）嗯，你說是甜的，還是鹹的？

花（氣了）不知道。

白（快樂得直打屁股。）是鹹的！鹹的！你沒有猜着吧，（又用舌頭舐一下。）鹹絲絲兒的。

花（站起來。）媽的，這傻王八蛋。

白（笑啼啼地）啼，啼，你——你你叫我幹什麼？

【焦大星背着包袱，提着點心，手裏支着一根木棍，滿臉風塵，很疲倦地邁過中門的門坎。】

星（臉上露出微笑。）金子！（放下包袱。）

花（平淡地）哦，是你。

星（放下點心）媽呢，（揮揮身上的土。）

花（望着他）不知道。（白躲在一傍，希奇地望着。）

星（擱下木棍，用手絹把臉擦一擦。）又到了家了！（抬頭看花氏）家裏怎麼樣？（關

心地）還好麼？

花（冷峻地）大星，誰叫你回來的？

星 (不自然地笑笑) 沒——沒有誰。我自己想回來瞧瞧。

花 (忽然) 說什麼家裏難道還會有人跑了?

星 (猜出婆媳二人又在鬪氣, 歉然地) 我不懂, 金子, 你又怎麼?

花 不怎麼, 我在家裏偷人養漢, 美得難受。

星 (避開) 誰說這個啦! 你說話別這樣! 這是咱們家, 要叫媽聽見——

花 叫媽聽見, 算什麼! 我都做給媽瞧啦。

星 (軟弱地) 金子, 你進了我家的門, 自然不像從前當閨女那樣地舒服。可我從來

也沒埋怨過你, 我事事替你想, 買東買西, 你爲什麼一見我, 儘說這些難聽的話呢?

花 哼, 話難聽? 事才難聽呢! 我偷人養漢又不是一天的事, 你不是不明白。我嫁你那

天晚上就偷人。你出了門, 我就天天找漢子, 軋妍頭, 打野食, 靠男人, 我——

星 (痛苦地) 金子, 你這說的是什麼?

花 我這說的是「一本正經」我這個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的。在娘家就關不住, 名

聲就壞，可我沒有要到你家裏來，是你那閻王爸爸要的。我過了你家的門，我一個不夠，兩個；兩個不夠，三個；三個不夠——

星（苦惱地）金子，唉，你這犯的是什麼病！（頹然坐下。）

花 我沒有犯病，是那個一出門就想回來的人犯了病了；是那個回家就瞎疑心的  
人犯了病了；是那耳朵根子軟，聽什麼話就相信的人犯了病了；是那個「瞎眉糊  
眼，」瞧見了什麼就瞎猜的人犯了病了。我告訴你，我沒有犯病，我沒有犯病！

星 真！奇怪！我疑心了什麼？我瞧見了什麼！我一進門，你就這樣瘋瘋癡癡地亂說一  
大「泡。」你說，是我瞎疑心，還是你瞎疑心。

花 是我疑心，是我犯疑心病；我疑心我媳婦在家裏偷人養漢，整天背着自己的男  
人不老實。

星 可是誰提這個啦？是我聽是什麼啦？還是剛才瞧見什麼啦！

花 你瞧不見，你還聽不見。

星 (想不出辦法) 那麼，白傻子，你聽見什麼，你剛才瞧見了什麼啦？

白 (指自己) 我——我——

星 (敷衍着花氏) 好，我剛才不在家。你說，你瞧見了什麼？

白 (結結巴巴) 我——我剛才——瞧——瞧見——瞧見一個——

花 (忙追到白的身傍) 去去去活人的話都鬧不清，還聽死人的話？

白 (賣功) 可我剛才——是——是瞧見一個——

星 (不信地) 你說吧，什麼呀？

白 我……我瞧見一個——

花 (驀地在白臉上摑了一掌) 去去去你這傻王八蛋。

白 (莫明其妙) 你打我？(撫摸自己的面頰)

花 噯，打了你，你怎麼樣？

白 (咧開大嘴，哇一聲) 哦，媽呀！(哭啼啼地) 你——你倒底是個老虎。(抽咽，向中

門走。

星（看着花氏，只好哄着白傻子同情地）去吧，狗蛋，快走吧，趕明兒別到這兒來了。

〔狗蛋手背抹着眼淚，由中門走下，一時又聽見羊羣咩咩奔踏過去的聲音。〕

花（發野地）好，大星，你好！你好！你好！你不疑心！你不疑心！你回家以後，你東也問，西

也問，你想從狗蛋這傻子的身上都察出來我的短。好，你們一家人都來疑心我吧，你們母子二人都來逼我，逼死我吧。（大星幾次想插進嘴去，但是她不由分辯地

一句一句數落。）我跟你講，姓焦的，我嫁給你，我沒有享過你一天福，你媽整天折磨我，不給我好氣受。現在你也來，你也信你媽的話，也來逼我。（眼淚流下，抽咽）我們今天也算算賬，我前輩子欠了你家的什麼？我沒有還清，今生要我賣了命來還。（抹着鼻涕）哼，我又偷人，又養漢，我整天地打野食，姘人，我沒有臉。我是婊子，我這還有什麼活頭，哦，我的天哪！（撲在桌上，捶胸頓足，慟哭起來。）

星（不知怎麼安慰好）可是，金子，誰說啦？誰這麼說啦？不是你要問去？不是你自己

要這麼講，喂，你看，我跟你帶來多少好東西，別哭了，好吧？

花（還是抽咽）我不希罕，我不看。

星 可你要這麼說，你要在自己身上洒血，你自己要說你偷人，養漢的——

花（還是抽咽）我沒有說，我沒有說。是你媽說，你媽說的。

星（不信地）媽媽哪對你說這麼難聽的話？

花 你媽看我是「眼中釘」，你媽恨不得我就死，你媽硬說我半……半夜裏留漢

子你媽把什麼不要臉的話都罵到我頭上。「婊子！賤貨！敗家精！偷漢婆！」這都是

你媽說的，你媽說的。

星（解釋）我不信，我不信我媽她會——

「焦母由左門走出。」

焦（拐杖重重搗在地上，森嚴地）哦！（他們二人同過頭）嗯！是我說的。金子，你跟你

丈夫講吧，我就是這麼說的。

【半晌。】

星（惶恐地）媽！（走過去扶她。）

花（突然感到孤獨，不覺立起）大星！

焦（嚴酷地）你說吧！你說吧！你痛痛快快地說吧。你在你丈夫面前狠狠地告我一狀吧！金子，你說呀！你說呀！你長得好看，你又能說會道的。你丈夫今兒跟你買花，明兒爲你買粉；你是你丈夫的命根子，你說呀，你告我吧。我老了，沒家沒業的；兒子是我的家私，現在都歸了你了。

星（哀訴地）媽。

焦（辛酸地）我就有這麼一個兒子，他就是我的家當，現在都叫你霸佔了。我現在是個老婆子，瞎了眼，看不見，又好嘮叨，我是你們的累贅。我知道我該死，我早就該叫你們活埋了，金子，你說吧，你告我吧，我等你開刀呢！

花（怯懼地）媽，可我並沒有說您什麼？大星，你聽見了，我剛才說什麼，大星，你——



焦 (爆發厲聲) 婊子! 賤貨! 狐狸精! 你迷人迷不夠, 你還當着我面迷他麼? 不要臉, 臉蛋子是屁股, 滿嘴瞎話的敗家精。當着我, 媽長媽短, 你灌你丈夫迷魂湯; 背着我, 恨不得叫大星把我害死, 你當我不知道, 活妖精! 你別欺負你丈夫老實, 你放正良心說, 你昨兒夜裏幹什麼? 你剛才是幹什麼? 你說, 你爲什麼白天關着房門, 關了門噉噉察察地是誰跟你說話? 我打進房去, 是哪個野王八蛋跳了窗戶跑了? 你說, 當着你的丈夫, 你跟我們也講明白, 我是怎麼逼了你, 欺負你?

花 誰聽見我屋裏有人說話? 誰說我把門關上了? 誰又從窗戶跑了? 媽, 您別血口噴人, 您可——

焦 (氣得混身發抖) 這個死娘兒們, 該雷劈的! (回頭) 狗蛋, 狗蛋, 你看見了, 你說! 星 媽, 他剛走。

焦 他走了? (忽然) 狗蛋, 狗蛋! (急速地走出中門。)

【外面聽見焦氏連喊傻子。】

星 | 金子！

花 你去信你媽的話吧？

星 (低沉) 你先到西屋去。

花 幹什麼？我不去！

星 | 金子，你先別惹她。聽我說，你先走。

花 (瞪大星一眼) 好，你們說。你們母子兩個商量吧。叫你們算計我吧！好，我走！我就

走！(由右門下)

星 喂，金子——

【焦母由中門上。】

焦 (顛巍巍地) 這個傻王八蛋，又不見了，跑了。(復歸正題，嚴峻地) 好，你們夫妻倆

商量好了，你們有良心就來算計我吧。(猜到方才在她背後金子會噤咕些什麼，

尖酸地) 嗯，金子，你是個正派人，剛才都是我瞎說，看你是眼中釘，故意造你的謠

言。現在你丈夫來了，你可以逞逞你的威風啦！（爆發，狠惡地）金子，你個下流種！我早就跟大星說過，要小心點，別聽你爸爸的話娶金子回家來，「好看的媳婦敗了家，娶了個美人就丟了媽」——

星 媽，金子不在這兒。

焦 走了，她到哪兒去了？

星 她回自己的屋子去了。

焦 哦，你怕她受我的氣，你叫她走了。

星 不是的，媽，我怕您看着她不舒服，氣大，省得她在您眼前厭氣。

焦 我問你，我怎麼看？我怎麼看？大星！現在你們倆個都會故意氣我沒有眼！叫我聽了好難過。——

星 （忍不住）我沒有這麼想，您別瞎疑心。

焦 （勃然）我沒有瞎疑心，我沒有瞎疑心。哼，耳朵根子軟，你媳婦的毒都傳給你了。

星 媽，您歇歇，別生氣！她不好，她儘叫您生氣。回頭我就打她。

焦 我不生氣，我替那怕老婆的男人生氣呢。

星 (沒有辦法) 好，媽，我給您帶來幾樣點心，都是您愛吃的！

焦 (冷笑) 不用，拿去孝敬屋裏那個人吧。我不希罕。

星 (嘆一口氣) 媽，您要是處處都光存這個心，我怎麼還說得了話？您想，我們家裏

也不算容易，老有老，小有小，丈夫成天地不在家，四外也沒有什麼隣舍親戚。家裏  
攏總不到三個半人，大家再還免不了小心眼，那——

焦 大星，你跟誰說話？你對誰？

星 媽？(陪笑) 我不敢勸您。

焦 哼，我小心眼？我看你也太大氣了吧？

星 好，好。媽，她究竟是怎麼會事？您說明白呀！

焦 問你呀。

星 (懼怕地)媽,她真……真會有什麼……我不在家。

焦 這兩天晚上,半夜,我聽見門外大樹底下有人說話。

星 有金子?

焦 嗯,半夜,金子跟一個人。

星 她怎麼啦?

焦 她怎麼說着:她把那個人就拉進來了。

星 拉進來?

焦 拉到屋裏去,兩個人喊喊嚓嚓了半夜。

星 一直到半夜?

焦 半夜?一直到天亮?

星 (疑信參半)那您爲什麼不抓着她們。

焦 我? (故意歪曲地講)你把我真當作瞎子,我不知道你們這一對東西?那半夜的

人不是你這個不值錢的丈夫，還是誰？

星 是我？

焦 (反而問起他，威嚇地) 你爲什麼又瞞着我回了家。我是怎麼虐待你們，要你們這樣偷偷摸摸的。

星 (恐怖地) 那個人不是我。

焦 什麼，(覺出他漸漸相信了，露出一絲微笑) 不是你。

星 嗯，不是。

焦 那麼方才那個人。

星 怎麼方才還有一個人？

焦 方才那個人也不是你？

星 (苦痛地) 不！不！

焦 哦？

星 (忽然)媽,您說的話是真的?

焦 (冷靜地)真的,你當真受你的媳婦的毒了麼?

星 (內心如焚)她怎麼會?金子怎麼能這樣?我爲她費了多少心,生了多大氣。她跟我起過誓,她以後要好好地過日子……她……她……

焦 (殘酷地)她起誓不是放屁!剛才我就知道那個人<sub>在裏面</sub>,我打進了門,他正從窗戶逃走,我一手抓着他的大襟,叫那個狗娘養的<sub>一下子把我推在地下</sub>,跳出去走了。白傻子看見他,金子還跟他在門口說話,滿不在意。你看,這是我臉上摔的傷,你進屋去看,窗戶都破了。你看,你不在家,家裏成了野漢子窩。大星,你說我怎麼能不叫你回來。我告訴你,你這個少傻子, (狠狠地)你的媳婦偷了人了,你的媳婦跟人家睡了,現在沒有一個不罵你,不笑話你,不說你是個——

星 (瘋狂一般捶擊桌子)媽媽!媽媽!您別說了,別說了。我夠了,我聽夠了。

焦 (也翻了臉,拐杖重重在地上搗,粗野地)那你還不把她叫出來問,逼她來問,打

她來問，要她親口招出來，招出來！（星撲在桌上，全身顫抖。）

「花氏由右門出。」

花（厲色）你們不用叫！（立刻冷冷地）用不着你們母子喊，我自己出來了。

焦好！你來得好！你來得好！大星，門後有你爸爸打人的皮鞭子。大星！你要是再心發  
軟，我不認你是我的兒子。（走到後門，摸出皮鞭。）

花（橫了心）哼！

焦好，你哼哼！大星，這是鞭子。我跟你鎖上門。你問她！問她！問她！（把中門鎖好。）

星（接下皮鞭，手發抖）金子——

焦你快問她！快問！

星媽，我問！我問！

焦叫她跪下！對着祖宗牌位！

花怎麼？



我死也不跟這樣的好人過，我是偷了人，你待我再好，早晚我也要跟你散。我跟你講吧，我不喜歡你，你是個「窩囊廢」，「受氣包」，你是叫你媽媽哄，你還配要金子這樣的媳婦。你們打我吧，你們打死我吧！我認了。可是要說到你媽呀，天底下沒有比你媽再毒的婦人，再不是人的婆婆，你看她——

星

金子，別說了！

焦

（氣急敗壞地）敗家精，你還說！

花

（跑到香案前，掀開紅包袱，拿起扎穿鋼針的木人。）大星，你看！這是她做的事。你

看，她要害死我！想出這麼個絕子絕孫的法子來害我。你看，你們看吧！（把木人扔在地上。）

焦 你……你……你……你！大星，你還不跟我打死這個淫婦，死婊子養的！打——打——

打！

星 （迷亂地）媽！

焦 (暴雷一般) 打死她! 打死她!

星 嗯(麻痺) 打打! (舉起皮鞭, 想用力向金子身上——但是人彷彿凝成了冰, 手舉在空中, 淚水盈眶, 呆望着花氏冷酷無情的眼。靜默。忽然折下鞭子, 撲在母親足下慟哭起來。) 哦, 媽呀!

焦 (推開她的兒子, 罵) 你還是人死種! (輪起拐杖向花氏所在方向打去, 花氏一手截住。)

花 (拚命) 你……你敢——

焦 (不顧死活) 我先打死你——

「外面有人扣門甚急, 大叫『開門! 開門!』」

星 (在兩個女人當中) 誰誰???

外面的聲音 是我, 我呀!

焦 (放下拐棍, 聽出聲音蹊蹺, 停住。) 你? 你是誰?

焦 (暴雷一般) 打死她! 打死她!

星 嗯(麻痺) 打打! (舉起皮鞭, 想用力向金子身上——但是人彷彿凝成了冰, 手舉在空中, 淚水盈眶, 呆望着花氏冷酷無情的眼。靜默。忽然扔下鞭子, 撲在母親足下慟哭起來。) 哦, 媽呀!

焦 (推開她的兒子, 罵) 你還是人死種! (輪起拐杖向花氏所在方向打去, 花氏一手截住。)

花 (拚命) 你……你敢——

焦 (不顧死活) 我先打死你——

「外面有人扣門甚急, 大叫『開門! 開門!』」

星 (在兩個女人當中) 誰誰???

外面的聲音 是我, 我呀!

焦 (放下拐棍, 聽出聲音蹊蹺, 停住。) 你? 你是誰?

外面的聲音 (猙笑) 仇——虎！我是仇——虎。

焦 什麼？虎子？

外面的聲音 是我，乾媽。

星 (驚愕) 怪，虎子來了？(打開中門)

〔仇虎走進，大家恐懼地互視，半晌。〕

焦 (陰沉地) 虎子，你來幹什麼？

仇 (狠毒地) 跟乾媽請安來了。

焦 (低幽地) 請安——

仇 (點點) 嗯。

星 (走到虎面前，喜悅地) 虎子，你怎麼出來的？

焦 (陰鬱地) 大星，來！跟我到這屋裏來。

星 (不大明白) 媽？

焦  
(厲聲)來。

「焦氏拄起拐杖向左屋走，後隨大星，母子進了左屋。」

「半晌，花氏恐怖地呆望着仇虎。」

花  
(低聲)誰叫你回來的。

仇  
(望外，陰沉地)外面有人跟着我。

花  
誰？

仇  
霧太大。看不出來。(忽然)你把蠟吹了。

花  
(驚)怎麼？(把香桌前的燭火吹滅。)

「屋內黑下來，從兩面窗望出，外面一片灰沉沉的霧。遠遠聽見火車馳過，一聲孤寂的汽笛。仇虎蹣跚

足走到窗前探望。」

花  
(低聲)怎麼？——

仇  
別說話，門外彷彿就有人走。你聽！

花 (諦聽)不,這是風。

仇 哦。

花 風吹着野草。

仇 (回頭,望着左屋。)奇怪,這半天他們在屋裏做什麼。

花 誰知道?

仇 噯,(陰沉的暗示。)我想今天晚上要出事。

花 (點頭)我覺得。

仇 金子,你怕麼?

花 (回首)怕?(轉頭望前面)不!

(幕急落)







同日，夜晚九點鐘，依然在焦家那間正屋裏。方桌上燃着一盞昏慘慘的煤油燈，黑影憧憧，龐雜地在窗櫺上簇動着，在四週灰暗的牆壁上，移爬着。窗戶深深掩下來，龐大的烏紅櫃，是一座巨無霸，森森然矗立牆邊，隱隱做了這座陰暗屋宇神祕的主宰。香案前熄滅了燭火，三首六臂的菩薩藏匿在黑暗裏，只有神燈一絲熒熒的火光照在油亮的黑臉上，顯得猙獰可怖。

焦氏立在香案傍，神色陰沉。盲人睜大一雙不見牌子的眼眶，凝望前面，瞑然不知思念什麼。她默默地敲撞銅磬，聲翁翁然，彷彿發自神像的巨口裏。桌前立一隻肥大的泥缸；裏面熊熊地燒起「黃錢」，那賄賂神靈，請求他除災降福的「鬼幣」。紙灰隨着火星飛揚，跳躍的火焰向上翻。紅光一閃一閃，射在焦氏嚴峻的臉上，像走馬燈。影子穿梭似地在焦閻王猙獰的像上浮動，一陣黑，一陣亮，時而瞥見閻王的眼眈眈地探視下面，如同一幅煞神。



焦 (低聲) 誰?

星 (暗啞) 我媽。(向焦氏走去。)

焦 (放下孩子) 慢點走。孩子剛睡着。

星 (走到搖籃傍邊，望望自己的兒子。) 黑子好一點了麼?

焦 (摸摸瘦小的頭，關心地) 小腦袋還是熱烘烘的。剛才黑子又不知叫什麼東西嚇醒了，又嚎了半天。

星 (煩惡地) 哭哭哭! 今天這孩子是怎麼會事，簡直像是哭我的喪。

焦 (又拈起一張黃紙，引起快熄的火。) 「猛虎臨門，家有凶神。」哼，右屋裏藏着個狐狸精，左屋躲着個野老虎，童男子眼最靈氣，看見了這一對妖魔，魂都嚇得離了壳，他怎麼不哭?

「這時左屋有男人學着女人的喉嚨，忽而尖銳，忽而粗啞，慘厲地唱着妓女告狀，一句一句，非常清晰。」

「……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哪兩邊排……殿前的判官呀，掌着生死的簿……青臉的小鬼，手拿拘魂的牌……」

「焦氏不安地諦聽着。大星坐在方桌旁，凝視土缸裏的火焰。」

焦 你聽他又在唱。（低微）你聽，他在我們家唱這個。你聽！（裏面幽幽地唱着：……閻王老爺噲當中坐，一陣哪陰風啊，吹了個女鬼來……）大星，他這是咒我們？

星 （替仇虎辯白）他高興，他多年沒見我，今天見着了，多喝兩盅，他愛唱什麼，就唱什麼，您管他這個做什麼。

焦 哼，他硬說你父親害了他一家，（低沉地）你還看不出來，他這次回來沒有安着好心。

星 媽，您又來了，您先別疑神疑鬼。剛才他跟我說，他住兩夜就走。

焦 （不信地）就走？

星 他是您的乾兒，跟我又是從小的朋友，這次特來看看我們。我們跟人無仇無冤，疑心人家要害我們幹什麼？

焦 你不懂，不用管我。大星，你聽。（裏面又幽幽然唱着：『……閻王老爺當中坐，一陣哪陰風啊吹了個女鬼來……』）他老唱這兩句，他老唱這兩句。

星 虎子現在無家無業，心裏警扭，讓他唱去。

焦 可是他爲什麼——

〔裏面又從頭重唱：『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兩邊排，——』〕

焦 你聽，他這不是有意地——

〔小黑子又突然大嚎起來。焦氏忙走到搖籃邊，撫拍着孩子，裏面也停止了唱聲。〕

焦 （恨惡地）你聽，他這是存的什麼心，孩子醒了，他也不唱了。（孩子繼續地哭嚎。）

大星，你這做爸爸的也爲你的孩子燒點紙，驅驅邪，我再跟孩子叫叫。

〔星不得已立起，走到香桌傍，燒黃錢。焦氏在搖籃傍，輕撫哽咽着的孫子。〕

焦（非常悠遠地，似從曠野裏傳送來的淒厲的聲音。）回家來……黑子！黑子的魂回家來……黑子！魂快回家……黑子！奶奶等着你睡……黑子！魂回家來……黑子。——孩子又不響，四週靜寂，只有盲目的焦氏低聲呼喚，催眠一般，大星的眼盯着泥缸的火。焦氏忽然——大星，你看看黑子的眼，孩子真睡着了麼？

星（抬起頭，望黑子）眼闔上了。（奇怪地）這孩子的睡像怎麼這樣——怕人——

焦 怎麼？

星（低聲）——他彷彿死了似的。

焦（冒然）放你的屁！好好的孩子，你咒他什麼？（又撫黑子）黑子，你不要怕，你爸爸跟你說着玩呢。你好好在我們家裏住着，供你吃，供你住。我們的家就是你的家，黑子，你住着，不要走。

星 可是，媽，您看不見那小臉，眉毛狠命地繃，小嘴向下瀉。（低微）闔上了眼，真像他是——

焦（恐懼地）少胡說，你今天喝多了。（想起來）也怪，剛才吃飯的時候，爲什麼孩子忽然地大嚎起來？

星（無神地）不知道。我直望着孩子的眼，孩子彷彿看見了什麼東西似的，那麼死命地乾嚎。

焦（忽然）我看我們趕快送他走。送她走，越早越好。

星讓她就走？

焦嗯。

星（哀訴地）不，媽！再等一等，您讓我想一想。

焦想什麼？這個禍害不是早走了早好。

星可是，她現在家裏什麼人都沒有，您要她立刻走，這……這不是——

焦那我哪管得了，我只求我家裏安靜。今天是晚了，明天一大清早，就送他上路。

星媽，我們不能這麼辦。

焦（冷冷地）大星，那麼你要怎麼辦？

星 媽，您不能這麼趕她出去。這次是她做錯了，她丟——丟了我——我們的臉，可是您要現在就送她走，那不是逼着她走那一條路，叫她找她的那——那個人麼？

（苦痛地）媽，我知道她這次是真心地不——不要臉，不要臉，做了這麼一件對——對不起我的事，可是，媽，難道我們就沒有一點錯麼？難道我們——

焦（厲色）混蛋！你想的是什麼？你說誰？

星（猶疑）您說的不是金子？

焦 金子！金子！（嘆一口氣）這個昏蟲！死都臨到頭上，這個時候你還是金子金子地想着麼。大星，我告訴你，老虎都進了門了，我說的是這屋裏的老虎。老虎在你屋裏吃飯，老虎在你房裏都跟你的——（忽然止住）大星，你今天晚上偏要喝許多酒做什麼？

星（沒有力氣地）嗯，我喝了，媽。



焦 叫你不喝你偏要喝，今天是什麼鬼催着你，脾氣都變了。

星 噫，我要變變。（把拳頭重重地捶在桌上。）

焦 （溫慈地）大星，我的兒子，你過來。

星 （走過去）幹什麼，媽？

焦 大星，你心裏難過麼？

星 （望望焦氏，咬住唇。）不，媽。

焦 （執星的手）你是捨不下金子麼？

星 （想抽出自己的手，煩惡地）誰說的？媽。（似乎恐怕爲人發見了自己的短處，更

煩燥。）誰說的？誰告訴您的？

焦 （明白她的兒子，暗暗激刺他的羞恥心。）是，是的，像她這樣一個爛貨，淫婦，見着

男人就要，（覺得大星在一傍神情苦惱，要截斷她的話，然而她輕輕拍撫他的手，

只慢慢地——）我要是個漢子，她走就走了，不一刀了啦她是便宜！

星 (回首) 怎麼，媽，您怎麼知道？

焦 (搖頭) 媽瞎了眼，總看得見自己的兒子。可是 (回首對大星) 大星，你爲什麼直看着我？又像是怕看着我？

星 (驚怯) 媽，沒有，沒有。

焦 (肯定) 你是！你是！大星，你現在想着什麼？

星 我……我沒有想什麼！

焦 不，大星，你又在瞞着我。我看得見你，我看見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老早就恨我？恨着你的媽？

星 不，媽。

焦 (陰沉地) 恨着我夾在你們當中，恨我偏把這件事說穿了，叫你不能閉上眼做瞎子。

星 不，媽。我恨，我就恨那一個人。可是您不肯告訴我。

星 (回首) 怎麼, 媽, 您怎麼知道?

焦 (搖頭) 媽瞎了眼, 總看得見自己的兒子。可是 (回首對大星) 大星, 你爲什麼直看着我? 又像是怕看着我?

星 (驚怯) 媽, 沒有, 沒有。

焦 (肯定) 你是! 你是! 大星, 你現在想着什麼?

星 我……我沒有想什麼!

焦 不, 大星, 你又在瞞着我。我看得見你, 我看見你的心, 你的心是不是老早就恨我? 恨着你的媽?

星 不, 媽。

焦 (陰沉地) 恨着我夾在你們當中, 恨我偏把這件事說穿了, 叫你不能閉上眼做瞎子。

星 不, 媽。我恨, 我就恨那一個人。可是您不肯告訴我。

焦 你爲什麼不問金子去？

星 | 金子着了那個人的迷，她不肯說。

焦 她還沒有說？

星 (懇切地) 那麼，媽，您看見了，還是您告訴我！

焦 大星，你忘了，我是瞎子。

星 (忽然立起) 那麼，媽，我要出去。

焦 (不安地) 快半夜了，你上哪兒去？

星 這屋子我待不下去。待不下去。

焦 爲什麼？

星 (對着牆上焦閻王的像) 媽，您來，您快來看！

焦 我看？

星 嗯，您看！您看牆上的爸爸都在笑話我。

「大星由中門跑出。」

焦 (追着喊) 大星! 大星! (出中門) 大星!

「左屋裏又以男人的粗嗓音低啞地唱起：『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兩邊排，……閻王老爺鴨當中的坐，一陣哪陰風吹了個女鬼來。』」

「老遠有火車轟轟地駛過去。」

「從右屋裏，走出花氏。花氏神色鎮靜，一綰頭髮由髮角邊垂下來，眼神提防着人。她提住腳跟，向左

屋走。」

花 (低聲) 虎子! 虎子!

「焦氏由中門上。」

焦 (嚴厲地) 金子!

花 (極力做不在意的樣子) 幹什麼?

焦 你上哪兒去?

花 (退回來)我不上哪兒去。

焦 |金子, (慢慢地)你們預備怎麼樣?

花 (吃了一驚)我們?

焦 (索性說穿)你跟虎子。

花 (狠狠地)不知道。

焦 你不用裝,我知道是仇虎。

花 我沒有裝,事做得出來也就不怕知道。

焦 |金子,他爲什麼一個人在屋裏,不說話也不出來?

花 (翻翻眼)您問我?

焦 |虎子心裏現在打的是什麼主意?他要幹點什麼?

花 不知道。

焦 (咬住牙)你不知道?你是他肚裏的蛔蟲,心上的——

花 (警告地)您說話留點神,撕破了臉我也會跟您說點好聽的。

焦 (彷彿明白花氏爲什麼忽然強硬,故意地)哦,你大概知道大星剛出門。

花 嗯。

焦 那屋裏有虎子。家裏就是我一個瞎婆婆,你現在可以——

花 您別強說反話嚇虎人!我知這,我們的命在您手裏?

焦 金子, (嘆一口氣)你爲什麼不現在就走?

花 這大夜晚?

焦 嗯?

花 您逼我投奔哪兒去?

焦 (有意義地)我隨便你!

花 (覺出來一些)隨便我?

焦 嗯。(低沉地)你走不走?

花 不！

焦 哼，金子，你，你難道一點人心也沒有？

花 （憎恨地）婆婆，這話要問您呢！

焦 （被衝撞，忍下去。）好，我現在不跟你鬪氣，我認頭，這次算你勝了。可是，金子，我是一個有家有業，有過兒子的人，你沒有養過孩子，你猜不透一個做媽的心裏黑裏白日地轉些什麼念頭。（低聲下氣）好了，金子，你就看看我的歲數，我這半頭的白頭髮，你說話也就不應該讓給我三分以前就譬若我錯了，我待你不好，就照你說的吧，磨你，逼你，叫你在家里不得過。可到了現在，你，你做了這樣的事，鬧到這步，我們焦家人並沒有把你怎麼樣。難道，到了現在，我們焦家（頭不覺轉向左屋）有——有了難，你還想趁火打一次劫麼？

花 （盯着焦氏。）媽，您別繞灣子跟我說話，我金子也不是不明白。「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這次我做不體面，可我也想到以後我會怎麼樣。



焦 (暗示地) 你知道?

花 我不是傻子。

焦 那麼，你說說，你們以後要怎麼樣?

花 我們?

焦 噫，你同仇虎，虎子這孩子不能白找我們一趟。

花 自然，「猛虎臨門，家有凶神。」可我怎麼一定就知道他要幹什麼?

焦 (勸導地) 金子! 你雖然現在不願再做焦家的人，可你總也算姓過焦家的姓。現

在仇虎回來，要毀我們，你難道忍心瞪眼看着，不來幫我們一把手。

花 (冷笑) 您要我想法子?

焦 噫，金子，你一向是有主意的。

花 大路就在眼前，爲什麼不走?

焦 (關切地) 什麼! 你說!

花 報告偵緝隊，把他槍斃。

焦 (明白花氏的反話，故做不知地) 你知道我不肯這麼辦，虎子倒底是我的乾兒。

花 (尖酸地) 您的乾兒？我忘了，您唸了九年大悲咒，燒了十年的往生錢，真，大慈

大悲觀世音，我們焦家的人哪能做這樣的事？

焦 (忍下去) 嗯，這一條路我不肯。

花 那麼(很正經地)我看，我還是跟您問問仇虎的生庚八字好。

焦 幹什麼？

花 (狠惡地)跟您再做個木頭人，叫您來扎死啊！

焦 (勃然)賤貨，死東西，(支起自己)你——(婆媳二人對視一刻，焦壓抑下去)

哦，我不發火，我還是不該發火。金子，我要跟你靜下氣來談談。

花 談什麼？您的兒子還是您的，焦家的天下原來是您的，還是歸了您。您還要跟我

談什麼？

焦 金子，你心裏看我是眼中釘，我知道；我心裏看你是怎麼，你也明白。金子，你恨我恨得毒，可你總忘了我們倆個疼的是一個。（花氏正要辯一句）你不用說，我知道。你說，你現在跟大星也完了，是不是？可是，金子，你跟大星總算有過夫妻的情分，他待你不錯。

花 我知道。

焦 那麼，你待他呢？

花 就可憐他一輩子沒有長大，總是個在媽懷裏吃嗑兒的孩子。

焦 好，這些事過去了，我們不談。現在我求你一件事，你幫幫我，就算是幫幫他，也就是幫幫你自個兒。

花 什麼，您說吧。

焦 一會兒大星回來怎麼問你，你也別說虎子就是那個人。

花 哼，我怎麼會告訴他。

焦 可是大星見了你必定問，他怎麼唬虎你，你也別說。

花 怎麼？

焦 (恐懼地)說不定他剛才跑出去借傢伙。

花 什麼？(不信地)他敢借傢伙想殺人他？

焦 哼！你他到底還是我的種。

花 (半信半疑)哦，您說大星，他回來要找——

焦 |金子，你別裝！虎子早就告訴你——

花 他告訴我什麼？

焦 哼，我猜透了他的心，他的心毒，他會叫你告訴大星就是他。

花 您想得怪。

焦 怪？他想叫大星先動手找他拚。他可以狠下心腸害——害了他的老把弟，好

弟兄！

花 對了！好弟兄！（森嚴地）好弟兄強佔了人家的地——

焦 （低得聽不見。同時）什麼？

花 （緊接自己以前的話）——打斷人家的腿，賣絕人家的姊妹，殺死人家的老的？

焦 （驚恐）什麼，誰告訴你這個？

花 他都說出來了！

焦 （顫慄）可是，這並不是大星做的，這是閻王，閻王……（指着牆上的像，忽然改

了口。）閻王的壞朋友，壞朋友，造出來的謠……謠言，不是真的。

花 （不信地）不是真的？

焦 （忽然一口咬定，森厲地）噯！不是真的？（又軟下去。）那麼，金子，你答應了我！

花 什麼？

焦 大星怎麼逼你，你也不告訴他是誰。你幫我們也就幫了你自個兒。

花 幫我自個兒？

焦 嗯，你勸仇虎明天天亮走路。你可以跟他走，過去的事情我們誰也不再提。

花 您讓我跟虎子走？

焦 嗯，我焦氏讓你走。沒有錢，我來幫你。

花 (翻翻眼)您還幫我？

焦 嗯，幫你！明天早上幫你偷偷同虎子一塊走。

花 嗯，(斜眼看着她)您再偷偷報偵緝隊來跟着我們。

焦 怎麼？

花 仇虎離開了焦家的門，碰不着你的孫，害不着你的兒，你再一下子抓着兩個，仇

虎拐帶，我是私奔，那個時候，還是天作保，地作保，還是找您婆婆來作保。

焦 (冷笑一聲)金子，你真毒，你要作婆婆，比瞎子心眼還想得狠。

花 (鼻子嗤出聲音)說句您不愛聽的話，跟您住長了，什麼事就不想，也得多擔份心。

焦 可是，小奶奶，這次你可猜錯了。我倒也是想報官，不過看見了大星，我又改了主意。我不想我的兒孫再受閻王的累，我不願小黑子再叫仇家下代人恨。仇易結不易解，我爲什麼要下輩人過不了太平日子。仇虎除非死了，虎子一天不死，我們焦家一天也沒有安穩日子。

花 所以您才要他死。

焦 沒有，王法既然不能叫他死，我爲什麼要虎子一次比一次恨我們呢。所以你金子愛信就信，不愛信也只得信，你現在替我叫虎子來，我自己跟他說話。

花 可是，您——

焦 (改了主意) 哦，你別去，我自己來。(向左屋叫) 虎子！虎子！

花 (向左屋，低聲) 虎子！

焦 他不答應。金子，你先回你屋，我一個人叫他。(走到左門前) 虎子！虎子！

裏面虎子的聲音 (慢慢地) 嗯。

「仇虎由左門上，出門就望見花氏，楞一下。金子指指她的婆婆，叫他小心。他敵對地望了焦氏一眼，揮手令金子出門。」

焦 (覺出虎子已經出來) 金子，你進去吧。

花 噯。(花由右門下)

仇 (狠惡地) 乾媽，您的乾兒子來了。

焦 (沉靜地) 虎子，(指身旁一條凳) 你坐下，咱們娘兒倆談談。

仇 (知道下面嚴重) 好，談談！(坐在遠處一條凳上)

焦 (半晌，突然) 剛才你吃飽了？

仇 (摸摸下巴，探視着她) 吃飽了！見着乾媽怎麼不吃飽？

焦 虎子！(又指身旁一條凳) 你坐下啊！

仇 坐下了。(又望望她)

「外面有遼遠的火車笛聲。」



焦 不早了。

仇 嗯，不早了，您怎麼還不睡？

焦 人老了，到了夜裏，人就睡不着。（極力想提起興會。）虎子，你這一向好？

仇 還沒有死，乾媽。

焦 （緩和他的語氣。）話怎麼說得不吉利。

仇 哼，出門在外的人哪兒來的這麼些講究？（眼又偷看過去。）

焦 你來！

仇 怎麼？（不安地走過去。）

焦 你把手伸過來。

仇 （疑惑地）幹什麼？

焦 好談話，瞎子摸着手談天，才放心。

仇 哦，（想起從前她的習慣。）您的那個老脾氣還沒有改。（伸手，焦氏握住。仇虎順

身坐下，與焦氏並肩坐在一條凳上，面對着觀衆。）

焦 沒改。（凝望前面。）

仇 您的手冰涼。

焦 （神秘地）乾兒子，你閉上眼。

仇 （望着她，猜疑地）我閉上了，乾媽。

焦 （搖頭）你沒有。

仇 （睜着眼，故意地）這次您猜錯了，我是閉上了。

焦 （點點頭）瞎子跟瞎子談心才明白。（忽然）虎子，你覺得眼前豁亮麼？

仇 （疑懼地盯着她）嗯。

焦 （幽沉地）你瞧見了什麼？

仇 （不覺四面望望）我看不見，您呢？

焦 （慢慢地）嗯，我瞧見，我瞧見。乾兒子，（森厲地，指前指後。）我瞧見你身旁站着

有兩三個屈死鬼，黑騰騰。你滿臉都是殺氣。

仇（察覺她在說鬼話）你老人家好眼力。

焦 可是你猜我還瞧見你什麼？

仇 您還瞧見什麼？

焦（放下手）我還瞧見你爹的魂就在你身邊。

仇 哦，我爹的鬼？（嘲弄地）那一定是閻王爺今天放了他的假，他對着他親家乾媽

直樂（「發笑」的意思）

焦 不，不。他滿臉的眼淚。我看見他（立起）在你身邊，（指着）就在這兒，對着你跪着，

叩頭，叩頭，叩頭。

仇 幹什麼？

焦 他求你保下你們仇家後代根，千萬不要任性發昏，害人害了自己。可是你不聽！

（仇虎仰望着焦氏搗鬼。）你滿臉都是殺氣。哦，我看見，霧騰騰，好黑的天，啊，我看

見你的頭滾下去，鮮血從額頸裏噴出來。

仇（恨憎地）乾媽，您這段話比我說得還吉利。

焦 虎子！（又拿起仇虎的手，警告地）你看，你的手發燙，你現在心裏中了邪，你的血熱，乾兒，我看你得小心。

仇（驀地立起）乾媽，您的手可發涼。（獰笑）我怕不是我血熱，是您血冷，我看您也得小心。

焦 虎子，（極力拉攏）你現在學得真不錯，居然學會了記掛着我。

仇（警戒地）八年的工夫，乾媽，我仇虎沒有一天忘記您。

焦（強硬地笑了一下）好兒子！可是虎子，（着重地）我從前待你總算好。

仇 我也沒有說您現在待我壞。

焦 虎子，你看看牆上掛的是誰？

仇（咬住牙）閻王，我乾爹。

焦 你乾爹怎麼看你？

仇 他看着我笑。

焦 你看你乾爹呢？

仇 (攢着拳頭。)我想哭。

焦 怎麼？

仇 沒有趕上活着跟乾爹見個面，盡盡我八年心裏這點孝心。

焦 (又不自然地笑笑。)好兒子！你猜我現在心裏盤算着什麼？

仇 自然盤算着您乾兒。

焦 盤算你？

仇 噫！盤算！(佯笑)說不定您看乾兒打着光棍，單身苦——

焦 噫？

仇 (嘲弄地)您要跟您乾兒娶個好媳婦。

焦（以爲他認真說，得意地笑。）虎子，你現在是心眼機靈，沒有猜錯，（有意義地）我是想送給你一個好媳婦？

仇（乖覺地）一個好媳婦？

焦（含蓄地）那麼，你走不走。

仇上哪兒？

焦要車有車？

仇車不用。

焦要錢有錢。

仇（斬鋼截鐵）錢我有。

焦（覺得空氣緊張）哦，（短促地）那麼，你要乾媽的命，乾媽的命就在這兒。

仇（佯爲恭謹）我不敢，乾媽。您長命百歲，都死了，您不能死。

焦（忍不住，沉鬱地）虎子，你來個痛快。上刀山，下油鍋，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乾媽

的老命都陪着你。

仇 (眈眈探視，聲音溫和) 乾兒沒有那樣的心。虎子只想趁大星回家，在這兒也住兩天，多孝敬孝敬您。

焦 (漸漸被他的森嚴攝住)「孝敬。」虎子，你可聽明白，乾媽沒有虧待你。(怯懼地) 你這一套話要提也只該對死了的人提，活着的人都對得起你。

仇 (低幽幽) 我也沒說焦家有人虧待我。

焦 虎子，大星是你從小的好朋友。

仇 大星是個傻好人，我知道。

焦 他爲着你的官司，自己到衙門東托人，西送禮，錢同衣服不斷地跟你送。

仇 他對得起我，我知道。

焦 就說你乾媽，我爲你哭得死去活來多少次。

仇 是，我明白。

焦 你乾爹也是整天托衙門的人好好照應你，叫他們把你當作自己親生的兒子看。

仇 是，我記得。

焦 你說話口氣不大對，虎子，你這是——

仇 乾媽，虎子傻，說話楞頭楞腦，沒分寸。

焦 噯，（又接下去）就說你的爸爸，死的苦——

仇 （怨恨逼出來的嘲諷）哼，那老頭死得可儉省，活埋了，省了一副棺材。

焦 （急辯）可是這不怪，大星的爹，他跟洪老拚死拚活說價錢，說不妥，過了期，洪老

就把你爸爸撕了票。

仇 （強行抑制）我爸爸交朋友瞎了眼，那怪他自己。

焦 你說誰？

仇 （改話）我說那洪老狗雜種。



焦 真是乾兒！就說你妹妹，她死的屈，十五歲的姑娘，就賣進了那種地方，活活叫人折磨死。

仇 (握着拳) 那也是她「命該如此。」

焦 可憐那孩子，就說她，怎麼能怪大星的爹。大星的爹爲你妹妹把那人販子打個半死，人找不着，十五歲的姑娘活活在那種地方糟踏了，那可有什麼法子。

仇 (顫慄) 乾媽，您別再提了。

焦 怕什麼？

仇 多提了，(陰沉地) 小心您乾兒的心會中邪。

焦 (執拗地) 不，虎子，白是白，黑是黑，裏外話得說明白。我不能叫你乾兒心裏受委屈。你說你的官司打的多冤枉，無原無故，叫人誣賴你是土匪。

仇 八年的工夫，我癱了腿，丟了地。

焦 是，這八年，你乾爹東托人，西打聽，無奈天高地遠，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化錢托人

也弄不出你這寶貝心肝兒子，不也是白費了乾爹這一番心。

仇（狠狠地）是，我夜夜忘不了乾爹待我的好處。

焦（盡最後的力氣來搬山，吃力地）虎子，就把你家的地做比，你也不能說你乾爹心眼壞。是你爸爸好吃好賭，耍得一乾二淨，找到你乾爹門上，你乾爹拿出三倍價錢來買你們的地，你爸爸還佔了兩倍的便宜。

仇 是，我爸爸佔了乾爹的便宜。

焦 噫！（口焦舌乾，期望得着效果，說服虎子，關心地）怎麼樣？

仇（點點頭，不在意下）噫，怎麼樣？

焦（疑慮地）虎子！

仇（斜視）噫，幹嗎？

焦（忽然不豫）虎子，我費心用力說了半天，你是口服心不服。

仇 誰說我心不服。（神色更陰沉）

焦 那麼，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仇 我說過，（着重地）跟您報恩來啦。

焦 （絕了望）哦！報恩？（忽然）虎子，我聽說你早回來了，爲什麼你單等大星回來，你才來？

仇 小哥倆好久沒見面，等他回來再看您也是圖個齊全——

焦 （疑懼）齊全？

仇 （忙改口）噯，熱鬧熱鬧！

焦 （彷彿忽然想起）哦，這麼說你是想長住在這兒？

仇 噯，侍奉您老人家到西天。（惡毒地）您什麼時候歸天，我什麼時候走。

焦 （呆了半天）好孝順！我前生修來的。

【半晌，風吹電線嗚嗚的聲響，像是婦人在哀怨地哭那樣幽長。】

【一個老青蛙粗啞地叫了幾聲。】

仇（彷彿無聊，逼尖了喉嚨，聲音幽澀，森森然地唱起。）『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哪兩邊排……』

焦（怕聽）別唱了，（立起）你也該睡了。

仇（望望她，又繼續唱。）『……判官掌着喲生死的簿……』

焦（有些惶惶然）不用唱了，虎子！

仇（當做沒聽見）嗯，『……青面的小鬼喲拿着拘魂的牌……』（仇虎走開。）

焦（四週靜寂如死，忽然無名恐懼起來。）虎子！（高聲）虎子！你在哪兒？（四處摸索）你在哪兒？

仇（冷冷地望着她。）這兒，乾媽。（更幽長地）『……閻王老爺喲當中坐，一陣哪陰風……』

焦（恐怖和憤怒，低聲）虎子，別唱了！別唱了！

仇『……吹了個女鬼來！』

焦 (顫抖，恨極。)虎子，誰教給你唱這些東西？

仇 (故意說，低沉地)我那屈死的妹子，乾媽。

焦 哦！(不覺忽然拿起桌角邊那隻鐵拐杖。)

仇 (猙笑)您還願意聽麼？

焦 (勃然)不用了。(扶着鐵杖。)

仇 (看見那鐵傢伙。)哦，乾媽，您現在還是那麼結實。

焦 怎麼？

仇 您這隻拐杖(想順手抓來。)都還用的是鐵的。

焦 噫！(覺得仇虎的手在抓，又輕輕奪過來。)鐵的！(不動聲色)我好用來打野狗

的。

仇 (明白)野狗？

焦 (重申一句)打野狗的。(摸索自己的鐵杖忽然。)虎子，可憐，你瘦多了。

仇（莫明其妙）我瘦？

焦 可你現在也還是那麼結實。

仇 您怎麼知道？

焦（慢慢拿緊拐杖，怪異地）你忘了你在金子屋裏踢的我那一脚啦？

仇（警惕）哦，沒有忘，乾媽。您的拐杖可也不含糊。（大聲獐笑起來）

焦（也大聲跟着笑，臉上的筋肉不自然地痙攣着，似乎很隨意地）你這淘氣的孩  
子，你過來，乾兒，你還不看你乾媽臉上這一塊傷，——

仇（防戒着）是我來——（正向前走——）

焦（忽然立起，抓起鐵杖，厲聲）虎子，你在哪兒？（就要舉起鐵杖——）

仇（幾乎同時掏出手槍對她，立刻應聲）這兒，乾媽。（眈眈望着焦氏，二人對立不  
動。仇虎低啞地，一字一字由齒間迸出來。）虎——子——在——這兒，乾媽。

〔靜默。〕

焦 (敏感地覺得對方有了準備。慢慢放下鐵杖。) 哦! (長噓一口氣, 坐下鎮靜地。) 虎子, 你真想在此地住下去麼。

仇 (也慢慢放好槍。) 噯, 自然。咱們娘兒倆也該團圓團圓。

焦 (驀地又立起, 森厲地) 虎子, 不成! (恨極。) 你明天早上跟我滾蛋。

仇 (嘲弄地) 這麼說, 乾媽, 您不喜歡我?

焦 (也嘲弄地) 不喜歡你? 我跟你娶一房媳婦, 叫你稱心。

仇 娶一房媳婦。

焦 噯, 金子, 我們焦家不要了, 你可以帶着她走。

仇 我帶她走?

焦 噯。

仇 (疑慮, 藐笑。) 您好大方?

焦 你放心, 虎子, 你乾媽決不追究。

仇 可我要不走呢？

焦 (暴惡地) 你從哪兒來的，你還回哪兒去。我報告偵緝隊來抓你。

仇 抓我？

焦 怎麼樣。

仇 我怕——

焦 你怕什麼？

仇 (威嚇) 我怕您——不——敢。

焦 不敢？

仇 「光着腳不怕穿鞋的漢。」你忘了我身後跟着多少冤屈的鬼。我虎子是從死

口逃出來的，並沒打算活的回去。乾媽，「狗急還會跳牆，」人急，就——。我想不用

說您心裏也不會不明白。

焦 哦，(沉吟)那麼，我的乾兒，你已經打算進死口。



仇（堅決）我打算——（忽然止住，改了語氣）好，您先讓我想想。

焦（聆聽）那麼，有商量？

仇（斜眼望着她）嗯，有——商——量。

焦好，我叫金子出來，趁大星沒回，你們倆再合計合計。（走到右邊。）

仇（嘲諷地）還是您疼我，您連大星的老婆都捨得。

焦金子！金子！（忽然回頭，對仇虎。）有一件事，你自然明白，你不會叫大星猜出來你們偷偷地一塊兒走。

仇那我怎麼會，我的乾媽。

焦虎子，你真是我的明白孩子。（回頭）金子！金子！金子！

「金子由右門出。」

花幹什麼？

焦金子，你跟我燒一炷香，敬敬菩薩。我到那屋子替虎子收拾收拾鋪蓋。我還一個

人唸唸經，誰也不許進來，聽見了沒有？

花 知道。

焦 (走到左門前慢慢移向仇虎所在地。) 虎子，我進去了，你跟她說吧。

〔焦氏由左門下。仇花二人望一望，半晌。〕

仇 你知道了？

花 我知道。

仇 她讓我們走。

花 (不信地) 你想有那麼便宜的事麼？

仇 (神秘地) 也許就有。

花 (低聲) 虎子，我怕我們現在已經掉在她的網裏了。

仇 不會。哼，她送了我一次，還能送我第二次。

花 (關心地) 你——你不該露面的。

仇 (沉痛地) 不, 我該露面的。這次我明地來不暗地裏走。我仇虎警在肚裏上十年的仇, 我可憐的爸爸, 屈死的妹妹, 我這打癱了的腿。金子, 你看我現在幹的是什麼事。今天我再偷偷摸摸, 我死了也不甘心的。

花 可是(低聲)閻王死了。

仇 (狠毒地) 閻王死了, 他有後代。

花 可閻王後代沒有害你。

仇 (惡狠地望着牆上的像) 閻王害了我。(忽然低聲, 慢慢地) 金子, 今天夜裏, 你可得幫我。

花 (掩住他的嘴) 虎子!

仇 怎麼?

花 (由眼角偷望) 小心他會聽見。

仇 她關了門。

花 不，他還在這兒？

仇 誰？

花 (悸聲) 閻王，(二人回頭望，閻王的眼森森射在他們身上，金子懼怖地) 哦，虎

子(投在他懷裏)你到底想我不想。

仇 (熱情地) 金子，你——你是我的命。金子！

花 那麼，我們快快地走吧，我不能再待這兒，虎子，我……我現在有點擔心，我怕遲了，再遲了要出事情的。

仇 (預言地) 事情是要出的。

花 我知道。可是……也……許，也許要應在我們身上。(忽然，懇切地請求他。) 虎子，我們什麼時候走？虎子，你說，你說！

仇 (沉靜) 今天半夜。

花 那麼走吧，我們走吧。

仇（眼閃着惡恨，對前面。）不，辦完事着！！

花可——可是晚了呢？

仇現在跑出去也沒有火車。

花火車？

仇噫，我們辦完事就走。外面下大霧，跑出去，誰也看不見，穿過了黑林子……

花（有些怯）那黑樹林？

仇噫，黑樹林，也就十來里地，天沒亮，趕到車站，再見了鐵道，就是活路，活路！

花（半燃希望。）活路！

仇噫，活路，那邊有弟兄來接濟我。

花那麼，我們走了，（盼想燃着了真希望。）我們到了那老遠的地方，坐着火車，（低

微地，但是非常親切，而輕快地。）『吐——兔——圖——吐——兔——兔——

圖——吐——』（心已經被火車載走，她的眼望着前面。）我們到了那黃金子

鋪的地，——

仇 噫，（只好隨聲）那黃金子鋪的地。

花 （憧憬）房子會走，人會飛……

仇 噫，噫。

花 大人孩子天天在過年！

仇 噫，（慘然）天天過年！

花 （抓着虎子的手）虎子！

仇 （忽然）不，你別動！

花 幹什麼？

仇 你聽！

花 什麼？

仇 有人。（低聲）有人！



〔三人急跑至窗前。〕

花 誰誰？誰誰？（諦聽，無人應。）沒有沒——有。（望仇虎）今天你怎麼？

〔這時窗外的草原上有「布穀」低聲酣快地叫。〕

仇 （不安地望望）奇怪，我總覺得窗戶外面有人，外面有人跟着我。

花 （安慰他）哪裏會哪——裏——（漸為「布穀」叫聲吸住。）你聽！你聽！

仇 （抓起手槍）什麼？

花 不，不，不是這個。你聽，這是什麼！（模仿「布穀」的叫聲）『咕姑，咕姑！』『咕姑，

咕姑！』

仇 哦，（笑了笑）這個！他說：『光棍好苦，快娶媳婦。』

花 （露出笑容，忘記了目前的苦難，模仿他。）不，他說『娶了媳婦，更苦更苦。』

〔二人對笑起來。〕

花 （愉快後的不滿足。）以後我怕聽不見『咕姑，咕姑』啦。

仇 (詫異)爲什麼?

花 (愉快地)我們不是要走了麼?

仇 (忽然想起)噫,走對。了。(陰鬱地)可是今天半夜——

花 (臉上又罩上一層陰影,恐怖地)今——天——半夜——? (嘆一口氣。)

仇 怎麼?

花 (哀訴地)天,黃金子鋪的地方怎麼難到麼?

仇 你說——

花 (痛苦地)爲什麼我們必得殺了人,犯了罪,才到得了呢?

仇 (疑心)金子你——你已經怕了麼?

花 (悲哀地)怕什麼?(忽然堅硬地)事情做到哪兒,就是哪兒!

仇 好!(伸出拇指)漢子!

花 還有多久?



仇 (仰天想) 我想也就只有兩個鐘頭。

花 (低微地) 兩個鐘頭——時候是容易過的。

仇 (疑慮, 想試探她) 可萬一不容易過呢?

花 (抓着仇的手) 虎子, 我的命已經交給你!

仇 (被感動) 金子, 你——(眼裏泛滿了淚水。) 我覺得我的爸爸就在我身邊, 我的

死了的妹妹也在這兒, 她——他們會保佑你。

花 可是(吁一口氣) 爲什麼今天呢?

仇 怎麼?

花 (同情地) 可憐, 大星剛回來。

仇 (陰沉地) 噫, 等的是今天, 因爲他剛回來!

花 (聳嘴) 可是, 虎子, 爲——爲什麼偏偏是大星呢? 難道一個瞎子不就夠了。

仇 不, 不! 不死了倒便宜她, (狠狠地) 我要她活着, 一個人活着!

花 (委婉地)不過大星是個好人。

仇 (點頭)是的,他連一個螞蟻都不肯踩。可——(內心爭戰着)可是哼,他是閻

王的兒子!

花 (再婉轉些。)大,大星待你不錯,你在外邊,他總是跟我提你,虎子,他是你從小的  
好朋友,虎子!

仇 (點頭)是,他從前看我像他的親哥哥。(咬住嘴唇,忽然迸出)可是現在,他是閻王的兒子。

花 (耐不下。)不,仇虎!不成,你不能這樣對大星,他待我也不錯。

仇 (冒然)那我更要宰他!因為他——(低沉,苦痛地)他是閻王的兒子。

花 (忽然)那你現在為什麼不動手?為什麼不!

仇 (掙扎,慢慢地)嗯,動手的,我要動手的。(點頭)嗯,我要殺他,我一定殺了他。

花 (逼進一層)可是你沒有,你沒有,你的手下不去,虎子。

仇 (極力否認) 不, 不, 金子!

花 虎子, 你說實話, 你的心軟了。

仇 (望着空際) 不, 不, 我的爸爸, (哀痛地) 我的心沒有軟, 不能軟的。(低下頭)

花 (哀懇地) 虎子! 你是個好人! 我知道你心裏是個好人, 你放了他吧!

仇 (慢慢望着前面, 幽沉地) 金子, 這不成, 這——不——成。我起過誓, 我對我爸爸

起過誓, (舉拳向天) 兩代呀, 兩代的冤仇! 我是不能饒他們的。

花 (最後的哀求) 那麼, 虎子, 你看在我的分上, 你把他放過吧!

仇 (疑心) 看在你的分上?

花 噫, (不顧地) 就看在我的分上吧!

仇 (忽然竊笑, 慢慢地) 哦, 你現在要幫他說話啦?

花 (驚愕, 看出仇虎眼裏的妬恨) 你——你爲什麼這麼看我? 你——

仇 (驀地抓住她的臂膊, 死命握緊, 前額皺起苦痛的紋) 你原來爲——爲着他, 你

才——

花 (閉目咬牙，萬分痛楚) 你放開，虎子，你要掐死我。

仇 (放下手，氣喘，望得見胸間起伏，他抹去額上的汗，盯着她) 你原來爲着他，你才待我這樣。現在你的真心才——才露出來。

花 (望着他) 你怎麼這樣不懂人心？

仇 不懂？

花 (忽然，真摯地) 難道我不是人麼？掐了我，我會喊痛；搥了我，我會說癢；罵了我，我會生氣；難道待我好的人，我就對他沒有一點人心？在他面前，我跟你說，不知爲什麼我真是打心窩裏見着他厭氣，看不上他，不喜歡他，可是背着 he 替他想想，就由得可憐他，(輕微而迅快) 唉，沒法辦他，(憐憫地笑) 有時還盼着我走後還有個人來，真疼他。(看仇) 哼，跟他做白頭夫妻，現在說什麼我也不幹，可是像你說的，眼睜睜地要他——你想，我怎麼忍心！你——虎子，你難道忍心？

仇（嘆一口氣）是金子，你的話不錯。大星看我是他的好朋友，什麼事都不瞞。我就是現在，他對我也還是——（停止，忽然）哼，不是爲着他那副忠厚的臉，哦，前兩個鐘頭，我就——

花（拉住仇的手）那麼，我們先走吧，還是把他——

仇不不，那——我仇虎怎麼有臉見我這死去的老小。不，不成！那，那太便宜閻王了。

花（廢然）虎子，那你怎麼辦呢？

仇（沉思着）我現在想，想着怎麼先叫大星動了手，他先動了手，那就怪不得我了。

花（驚愕）什麼？你叫他先——先來害——害你？

仇。嗯。我知道我一手就可以把他像小羊似地宰了。可是（嘆一口氣）我的手就——就下不去。

花（想着仇虎說的話，懼怕地）可是，虎子，萬一你不成，你叫他先就——

仇（搖頭）那不會的，你放心，那不會的。

花 (忽然大怖,抱着仇虎,躲在他的懷裏。)不那不成,虎子,萬一,我的虎子,你——,那  
我就太可憐了。

仇 (一面安慰,一面推開她。)別,別,別。金子,別這樣。(忽然)金子,你聽。

花 什麼?(倏地推開他。)

仇 有人!

花 (懼怕地)不會是大星!

仇 我們看!

「中門開啓,焦大星上。大星有些張惶,左右探望,妬恨在胸裏燃燒,眼睛佈滿紅絲,頭髮散亂,聲音有些啞,現在總覺得人背後訕笑他,似乎事情已經由金子報復似地亂說出來。他望着金子,是恨惡,是愛慕,不得的痛苦,兩種心情在他心裏攪動着,使他舉動神色都有些失常。他望着屋內兩個人一絲不動,他沉默地立在門口,胸前藏着一把刀,見着金子不自主地手摸上去。自己又彷彿覺出自己在做着怪異的舉動,他又把手垂下來,望着這兩個口呆的人,自己似乎笑,又像哭的樣子。仇虎望見他,本能地把手又

放在那擱放槍的口袋裏。」

星 (對仇虎) 哦, 原來你們兩個在這兒。

仇 (望金子, 不語。)

星 (望着金子) 媽呢?

花 在她屋裏。(低下頭。)

星 (疑惑) 你跟虎子談些什麼?

花 不談什麼。

星 (跌坐在方桌傍, 長呼出一口氣。) 唉! (望着仇虎一肚子的苦痛。) 虎子, (覺得金

子在傍望着她,) 拿酒來!

花 (勸誠地) 大星!

星 拿酒來!

〔花由香案後取出酒瓶, 放在桌上。〕

花 (不安地) 仇大哥, (暗告他) 大星喝多了, 您多照應着他一點。

仇 (點點頭, 眼睛關照她) 不要緊, 弟妹!

花 (盯着大星) 大星, 我走了。

星 (望望花氏, 沒有答聲)

仇 您——您去吧, 弟妹。

〔花氏由右門下。〕

星 (待她出去) 虎子, 你先坐下。(還沒有待仇虎坐好, 忽然) 虎子, 你剛才那麼看

我做什麼?

仇 (鎮靜) 我沒有。

星 (以為花氏對仇虎訴委屈, 把方纔的醜事漏露出一些。疑忌地) 那麼, 你看她做什麼。

仇 (吃了一驚) 我看她? (沉重) 你說弟妹怎麼?



星 (苦痛地抓着自己的前額) 哦, 我的頭, 頭裏面亂哄哄的。(倒酒) 虎子, 剛才, 我走了, 我的媽跟你沒談什麼?

仇 (望望閻王的像, 決然) 噯, 談談, 談你, 談我, 還談到金子!

星 (觸了電) 哦, 金子! (立起) 她說什麼? 她告訴你什麼?

仇 (不得已) 什麼事?

星 (手在空中苦痛地亂繞, 驛嚀) 金子, 金子, 她——她—— (看見仇虎的臉沒有反應。) 那麼, 她沒有跟你提——提到金子今天在她屋裏, 在她屋裏, 她—— (忍不住, 撲在桌上低叫) 虎子, 你說她……她……她會對我這樣, 做……做出來這樣的! 你說 (敲着自己的頭) 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仇 (慢慢地) 什麼, 你說什麼?

星 (望着仇虎, 揮揮手, 羞慚地)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喝多了。(又喝一杯。)

仇 大星! 喝酒擋不了事情。

星／我知道。可是你不明白，我剛才一看見她，我心裏難過發冷，彷彿是死就在我頭上似的。

仇（驚異）爲什麼？

星（噓出一口的酒氣。）也——也說不上爲什麼。（忽而，偷偷地）喂，你看見剛才金子看我的那個神氣麼？

仇（低下頭）沒有看見。

星她——（低聲）她看着我厭氣，我知道。

仇爲什麼？

星娶了她三天，她忽然地跟我冷了，我就覺出來是怎麼會事，我不敢說。我總待她好，我跟她弄這個，買那個，爲她吃了許多苦。今天她，她居然當——當面跟我說，說她現在另外有一個人……她要走！（拍着桌子，辛酸地）這太——太難了，太難了。（倒酒。）

仇 (激動他) 大星，該動手就動手，男子漢，要有種！

星 沒有種？(放下酒瓶，望仇虎，七分酒意。) 你看看我是誰！

仇 (低沉地) 你是誰？

星 (指着牆上的相。) 閻王的兒子。

仇 那麼，你預備怎麼樣？

星 我要把那個人找出來。

仇 找出來你怎麼樣。

星 我要(倏地取出尖刀，低沉地)殺了他！(插在桌上，舉起酒杯。)

仇 大星，你放下酒杯！

星 (不懂) 幹什麼？

仇 (大聲) 你放下！(陰沉地) 你看看我，看看我是誰。

星 (放下酒杯，打量仇虎) 你是誰？

仇 (點頭) 嗯。

星 (坦白地) 你是我的——好朋友。(看了半天，恍然明白。) 哦，虎子，你要幫我；你想幫我來抓他，是不？你怕我動不下手，你怕我還是從前那個(嘲弄自己)「窩囊廢」(更痛恨地)還是那個連螞蟻都怕踩的「受氣包」？哼，這次我要給金子看看，我不是，我不是！我要一刀——你看，我要叫她瞧瞧閻王的種。

仇 可是，大星，你沒有明白——

星 (感激地) 我明白，我明白。虎子，我們是(用手比高矮)這麼大的朋友，你是個血性漢子，我知道。吃了官司，癩了腿，哼都不哼，現在你自己的事都沒有完，又想把人家的事當做自己的管。

仇 (不忍再往下說) 我，我，大星——

星 你吃了官司，我爸爸只讓我看你兩次，再找你，你就解走了。上十年找不着你。今天見了你，你還是我的熱誠哥兒們。可是虎子，許你待你老弟好，就不許你老弟

也有點心麼，虎子，這是我的一件丟——丟人的事，我不願意別人替我了。（「了」作「了結」解。）不過我找着他，萬一對付不了他，我不成了，虎子，我死後你得替我——

仇 嗯——可是——

星 那你不用說，我知道。萬一我有了長短，虎子，我——

仇 可你應該認認他是誰？你……你爲什麼不問問金子！

星 （恨恨地）金子護着他，不肯說，不過我一會兒還要問她，她不說，一會兒白傻子會告訴我的。

仇 什麼，你剛才找了白傻子？

星 我托人找了他，他就來。白傻子回頭跟我一同去找，傻子認識他。

仇 哦，（沉吟）他什麼時候來？

星 就來。

仇 來了呢？

星 就走。

仇 那麼，你喝多了，糊塗了。

星 糊塗了？

仇 事情用不着那麼費事，你不明白。

星 (不信地) 那麼，你明白？

仇 噫。

星 你說說。

仇 (斜看桌上插着匕首) 你先把這個耍腦袋的傢伙收起來，這麼擱着我看着有

點膽戰，說不出話。

星 (望着覺得仇虎開玩笑，也笑出來) 唏，笑話！(順手把匕首放在腰裏)

仇 笑話？好，就當作笑話說吧。可是這個笑話不一定叫你笑。(忽然嚴肅地說) 這個

笑話，（長噓出一口氣）大星，咱哥兒倆先得喝牠一盅熱燒酒。（拿起酒杯）這盅酒喝下去，你我的交情，（拍大星的肩）大星……

星（莫明其妙，拿起酒杯）怎麼？

仇 好，也像這酒似的，（手勢做出流入肚裏，蒸發化成了烏有。）變成什麼就算什麼吧。大星，乾！

星（不知用意所指，低微）乾！

仇 大星，從前有一對好朋友，一小就在一處，就彷彿你我一樣。

星 哦，也一兄一弟？

仇 嗯，一兄一弟！兩個都是好漢子。偏偏那小兄弟的父親是個惡霸，仗勢欺人，壓迫好百姓。他看上那老大哥的父親有一片好田產，就串通土匪，硬把老大哥的父親架走，活埋，強佔那一大片好田地。

星 你說的是誰？

仇 你先聽着！後來那小兄弟的父親生怕那死人的後代有強人，就暗暗打通常地的官長，誣賴死人的兒子是土匪，抓到獄裏，死人的女兒就由他變賣外縣，流落爲娼。

星 可是那個朋友，小兄弟呢？

仇 他不知道，他是個「傻子」，叫他父母瞞哄，滿不知情，那老大哥自然也就不肯找他。

星 你……你說的跟，跟我們現在的事有什麼關係呢？

仇 你慢慢地聽啊！後來那個老大哥不要性命，逃回來了，癩了一條腿，（星不覺望着仇的腿。）| 嗯，就像我現在的腿一樣。

星 他怎麼跑的回來？

仇 唉！兩代的冤仇在心裏，劈天，天也得開。他要毀他仇人一家子。

星 （猜不出用意）不要朋友了。



仇 (低憤) 朋友? 世界上什麼東西叫朋友? 接二連三遭遇了這樣的事, 在獄裏活受

快上十年, 上十年的地獄呀! 他什麼心都死了。他回來心裏就有一個字。

星 (爲仇虎的熱情吸住) 什麼?

仇 恨! 他回到那個老地方, 他忽然看見他從前下了定的姑娘也嫁給他仇人的兒子。

星 就那個小兄弟?

仇 欸。

星 (純真地) 你這笑話越說越不像真的。

仇 (翻翻眼) 誰說不是真的?

星 那麼。那個小兄弟怎麼能要她?

虎 (冷冷) 他不知道!

星 怎麼, 他又不知道?

仇 是啊，（望着星）我也奇怪呢！可是他媽看他是一個奶孩子，他爸當他是一個姑娘。  
（望望大星耳上的環子，大星不自主地摸着那耳環。）他媳婦也不肯把真事告訴他，因為他媳婦從那天嫁他起就看不起他，嫌他。

星 （同情地）什麼，她也嫌他。

仇 噫，你聽，那回來的人看見這小媳婦第一天，噫，第一天，（狠心）就跟她睡了！

星 什麼就……就那朋友？

仇 （迸出）朋友朋友早沒有了！朋友就是仇人，我告訴你，（感情沸騰，激動得幾乎

說不成話。）他的心只有恨，他專等着他那小兄弟等了十天，他想着一刀——（迅

疾地）那傢伙回來了，（望着星）兩個人見了面，可是那傢伙（瘋狂地）是個糊塗蟲！他朋友把他的媳婦都——都睡了，他還不明白，他還跟他講朋友，論交情，他

還——

星 （立起，倚着桌角，憤急。）什麼，你——

仇 (握緊拳頭，狠毒地) 大星，我跟你說，我彷彿就是那個老大哥，你彷彿就是——

「花氏由右屋跑出來。」

花 虎子，別說了，(指星) 他，他——

星 (眩惑) 怎麼，你……是你虎子！

仇 (盯着他，陰沉地) 你看明白了沒有。

星 不會的，不會的。金子，(抓着她的肩膀，搖撼) 你說，你說，是他麼？

花 (望着星，不說話)

「外面狗蛋在喊『焦大媽！焦大媽！』打着燈籠由中門跑上。」

白 大媽！大媽！有人找你！(直向左屋跑。)

星 (一把抓住白傻子) 狗蛋，你爲什麼早不來？你看，(指仇虎，顫抖) 是——是他

麼？

白 (望見仇虎，奇怪又在此地碰見他，彷彿遇着了老朋友，先驚後喜，張着大嘴) 哦，

是漆叉卡叉呀，是就是他！（說完回頭向左屋）焦大媽，焦大媽！（由左屋下）

【半晌。】

星（忽然舉出匕首）虎子，你——

仇（防備）大星，你先來吧。

花（靠着仇虎）大星，你——你放下刀。

星（由牙齒間迸出）金子，你，你會喜歡他！

花（橫了心）我喜歡他，我就喜歡他這一個。（閉上眼，等仇動手。）

星（中了創傷）哦，金子，把刀給他吧。你這一句話比用刀刺了我還厲害。

仇（不由得）大星！

星（揮揮手，對仇虎）你——你先給我出去，（頹然坐在凳上。）

【白由左屋出。】

白（搖著頭，詫異地）焦大媽，不——不在屋。

仇 咦，他剛才還在屋裏。

白 (搖頭) 沒！沒有。

仇 幹什麼？

白 (怯懼地) 不，不幹什麼。

仇 你說！

白 有！有人找她。

仇 誰。

白 他不叫我告訴你。

仇 你跟我來。(拉着白，一同由中門下。)

【半晌。】

星 你——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

花 (失望的神色) 沒有。



星 |金子，你現在想怎麼樣吧。

花 (呆若木石)想走。

星 (忽然立起)怎麼，你想走？金子(拉她的手)

花 (一個人面向大星，他更怨望，更厭惡，大星的手碰着她，有若生了癩瘡一樣，她喊起。)你——你別碰我。

星 (吃了一驚)你怎麼？

花 我厭氣！(忽然)你剛才爲什麼不動手？

星 |金子！

花 你這個「窩囊廢」

星 哼，你不要裝，你心裏喜歡。

花 我不，我不。(低低地)那個時候，我橫了心，你還不先動手，先動手——

星 (有一線希望便想汲起已失的愛戀。)金子，那麼方才你說的話是假的。

花（憎恨地）假的，天是假的，地是假的，你的媳婦跟人家睡了覺會是假的？

星（痛苦萬分）哦，你這不要臉的賊東西，狐狸精，（拿起匕首，向她來。）

花（昂頭）你殺。你殺，你殺不下去，你不是你爸爸的種。

【星走到她面前。】

星（惡狠地舉起匕首，睜圓了眼。）金子，你看錯了我。你看，（向下刺）我這一下子——

花（覺得情形可怖，本能地用手擋着他的腕。但是已經破了手背，流出血，喊出。）你

真——（推開他的腕，跑。）

星（臉上冒油。）我真——（追去。）

【花氏圍繞方桌躲，星在後面趕。】

花（一面跑，一面喊。）虎子，虎子！

星（一面追，一面說）你跑不了，他走了，他不要你了！

【星把花氏逼到牆角，抓着花氏。】

花 (狂喊) 虎子！虎子！

星 (額上跳起青筋) 你——你還喊他！你還喊——他！(舉起匕首，向下——)

花 我，我的大星，你真忍心把我——(閉上眼。)

星 (俯視花氏的臉，下不了手，哀憐地搖頭) 哦，金子，是你真忍心。(慢慢把匕首

平放在自己的胸前。) 你——你怎麼這麼待我？你怎麼忍心做出這樣的事情。

花 (慢慢睜開眼。) 大星，你怎麼了！

星 (又舉起匕首，花氏又閉上眼。) 我要把你的心一刀——。(忽爾頹然放下刀，

花氏望着他，哀求地) 哦，金子，我求求你，你不能這麼沒有良心。

花 (明白他倒底是那麼一個人) 怎麼？

星 (乞求地望着她) 你別走。

花 我是你的媳婦，我能上哪兒去？



星 我說你的心別走。

花 哦，你要——

星 |金子，你說成不成？|金子，你不應該做出這樣的事，我待你不錯。|金子，我求求你，過去的我不提了，你答應我，你同那個，你同他從現在起就算完，完了。

花 完了？

星 嗯，完了，我明天打發他走，就當沒有這麼一件事。|金子，我什麼都可以依着你。你要衣服，我跟你從城裏買；要首飾！我可以托人帶；你要錢，我的錢都交給你。

花 嗯，可是——

星 你不知道我沒有你，我沒有你就是什麼都沒有。你不能跟我三心二意的。你說媽不好，我們想法，我們想法子。我——我可以叫她不跟你找警扭。我，我可以跟她鬧。哦，我可以不理她。哦，你再不成，我們就一塊走。我跟她分！分開了過都可以的。

花 可是（絕望地）你要了我，你圖什麼呢？

星 噫，我……我要你，你不知道我多麼——。

花 可是你要我幹什麼，我在這兒苦，我苦你不也苦，你苦，我不是也苦麼？

星 那麼，金子，你不肯聽我的。

花 我不是不聽你的。我是替你想。我知道，你丟不開你的媽，你媽也丟不開你。你媽跟我，你明白，是死對頭。今天媽爲着我跟你吵，明天我爲着媽也跟你吵，這麼，白日夜裏，她恨我，我恨她，你在中間兩邊討不着好，不也太苦了麼？

星 那麼，你一定要走？

花 我沒有說。

星 (痛苦地) 你一定要跟他走。

花 我……我沒有。

星 (怨望地) 你騙我。

花 (沒有辦法) 我沒有。

星 (堅執)你打心裏說,我要你打心裏說,你對我怎麼樣。你別再騙我。

花 你要我從心裏說。

星 (煩絮地)告訴我你對我怎麼樣。你對我怎麼樣?對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花 你要我說?

星 (堅執地)嗯。

花 那麼,(望着大星)我愛你,我痛你。我恨不得整天摟着你,叫你;拍着你,喊你;親你,舐你。我整夜把你放在懷裏抱着你,把你擱在嘴裏含着你,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從早到晚都忘不了你,夢你,想你,念你,望你,盼你,說你,講你……

星 (拍着桌子)別說了,別說了!金子!

花 你現在聽着舒服了吧。

星 (望着前面)哦,天哪!爲什麼一個男人偏偏非要個女人整天來苦他呢。

花 問你呢。可我要是你呀,

星 怎麼，金子！

花 我一定把女人殺了。

星 （絕望，搖頭。）那你不是男人。

花 那麼就不理她，讓她走。

星 讓她走？不成，金子，你不能走。你還有個孩子，沒了媽的孩子。

花 那孩子不是我生的。

星 那麼，金子，你還有我。我要你，我是你的（咽氣）的爺兒們，你不能走。

花 爺兒們不是我挑的。

星 那麼，你不怕人說你，罵你，日後官來抓你。

花 不用講了，你要不讓我走，你還是像剛才，你拿刀來，我人還可以不走。可你不能

整天拿傢伙來逼我，所以我早晚還是要走的。大星，我是野地裏生，野地裏長，將來也許野地裏死。大星，一個人活着就是一次。在焦家，我是死了的。

星 那麼，你什麼都不顧，什麼都不想了。可是金子，你總應該想想我待你這一點恩情，我待你不錯，你總知道。

花 (點頭)我知道。

星 那麼，我再求你一次。(肅穆地)這次，金子，我跪着來求你。金子，你長得這麼好，你的心裏總該也不能壞，你不能一點心都沒有。你看，(跪下，沉痛地)我這麼大的人，人在你面前跪下，你再想想，你剛才做了什麼事，你做了婦道萬不應該做的事。可是，金子，我是前生欠了你的債，我今生來還，我還是求你，求你千萬不要走。你做的，我都忘了，虎子對不起我，我也忘掉，我給他錢，讓他走。現在就看你，就看你！

花 不，你起來。

星 (立起)怎麼樣。

花 (堅絕)不！

星 (哀痛地求她)不過，金子，你怎麼會看得上他。那個醜——醜八怪，活妖精，腦袋

像個大冬瓜，人像個長癩的活蛤蟆，腿又癩，身子又——

花 那你不用說，我都知道，我喜歡他，我還是要跟他走的。

星 什麼，你還是跟他走。

花 嗯。

星 爲什麼？

花 他待我好。

星 (呆滯) 哦！就十天？

時

花 (橫了心) 十天我已經離不開他。

星 (機械地) 離不開他？

花 嗯！

星 (忽然瘋狂地) 那麼，只要你在這兒，我可以叫他來，我情願，我不在家的時候，你

……你……可以跟他——(說不下去)。

花 (陰鬱)什麼?

星 爲……爲着你，我……情願!

花 (爆發)你放屁!

星 怎麼!

花 (恨惡到了極點)你當我是個豬啦，你這個天生的忘八!

星 什麼?

花 你這個死烏龜!

〔星一掌摑在花氏的臉上。〕

星 你! (望着花氏，滿眼眶的淚。閉上眼，淚水流下來。痛恨自己。)我太愛你了。你真

不配。(睜開眼)好，金子，你想跟他走麼?你走吧。

花 (不動聲色)怎麼樣?

星 我殺了他!

花 你不敢。

星 我幹不了，偵緝隊會幹了他的。

花 什麼，你告了偵緝隊。

星 噯，（故意咬定）告了。

花 （恨惡地）可是我們總會離開這個門的。

星 噯，只有一個法子。

花 什麼？

星 你們先害死我！

〔焦氏由左門上。〕

焦 你們在這兒又喊喳什麼？

花 （驚怪焦氏由左門出）咦，您不是不在屋裏麼？

焦 誰說我不在屋裏？屋裏沒有第二個門，我上哪兒去。



花 您沒有聽見狗蛋進去找您。

焦 狗蛋，

花 嗯？

焦 虎子呢？

花 剛出去。

焦 誰叫他出去啦？誰放他出去啦。

〔仇虎由左門上，花星吃了一驚。〕

仇 (狡黠地) 沒有出去，乾媽，我也在屋裏呢。

花 焦 (同時) 怎麼？

仇 我剛才從外邊回來，正看見乾媽也在外邊，正在爬着屋裏的窗戶進來，我想，老的都不嫌費事！小的怕什麼麻煩，我也就爬着窗戶進來了。

焦 哦，那麼，（不自然地）也好，就讓我在我屋裏，我在外邊，金子，你把被都弄好了麼？

花 嗯。

焦 那麼，你們都進屋睡去吧。

「白傻子由中門忙跑進。」

白 大媽，大媽。

焦 怎麼？

白 常五，常五！

焦 不用說了。

白 （怯懼地）他——他又要找您出來。

仇 （明白一半）常五？

「孩子哇的一聲又從夢裏大嚎起來。」

焦 去去！你們睡吧！睡吧！孩子又叫你們吓醒了。

「花氏與焦大星入右屋，仇虎入左屋。」

焦（對着狗蛋）滾這傻王八蛋！

「光漸暗，舞台全黑。十秒鐘後，舞台再亮，已經過了一小時，正是夜半。焦家的人都睡了，由左屋裏傳出仇虎的鼾聲，右屋裏大星睡着了，不斷因為夢着惡夢，低低呻吟着。台上方桌的油燈捻下去，屋裏更暗了，神前的燈放射昏慘慘的暗光。在黑影裏焦氏坐在一張凳上，拍撫着孩子。旁邊搭好一張狹木板床，上面鋪着被褥。焦氏心裏有事，方才躺在床上，又起來。外面有低低唱的着「布穀」清脆而愉快的，但是只叫了一刻又不叫了。空中輕微地振動起遼遠的電線可怖的嗚嗚聲響。」

焦（諦聽着左面的鼾聲，一面拍着孩子）噯——噯，小黑子睡覺。噯——噯——噯。  
（聲音更低）睡呀——睡覺覺，噯——噯——噯。（立起，耳伸向左面仔細聽，走兩步，口裏還在——）噯——噯——噯。

「中門外有人低低敲門。」

焦（摸到中門前）誰？

外面人聲 我——常五。

焦 進來。

「常五進，披着一件黑衣服，手提着紅燈籠。」

焦 (低聲)慢點。

常 (怯懼地，指左邊)怎麼虎——虎子睡着了麼？

焦 你聽？

常 (聽見鼾聲甚熟，快慰地)他睡死了。

焦 (紅燈反照着她的陰森森的臉)怎麼樣？

常 (回頭望望)我已經報了隊上。

焦 這次你真去了？

常 自然是他——他們說就來。

焦 就來？

常 (討好地) 就來! (忽然貪鄙地) 可是焦大嫂那懸——懸的賞, 那一百五十塊錢。

焦 都歸了你。

常 (想不到) 您, 您不要。

焦 噫, (陰沉地) 趕快只要早除了我心上這一塊禍害。(忽然) 怎麼, 怎麼隊上還不見人來呢。

常 快——快了。他們說人少, 辦不了他。他們說頂好是個死的。省得費事。

焦 (忽然閃出一個主義) 什麼? 死的他們也要?

常 隊上說的, 『死活一樣!』打死他, 不償命。可是(吝嗇地) 死的就一——一百塊。

焦 (咬緊牙) 哦, 打死不償命!

常 (不明白) 怎麼?

焦 常五, 你先跟我出去。

常 出去。

焦 看看人來了沒有？

〔常五與焦氏由中門下。花氏由右門持燭火進，她穿一身血紅色的緊身，頭髮散亂，眼裏閃出懼人的凶光，她把手裏的小包袱放在案上。慢慢走到左門旁，忽然打了一戰，她回首向中門望去。正在這時，仇虎由右門出來，上身沒有衣服，胸前黑茸茸的，筋肉緊張地暴出來。寬大的「腰裏硬」斜插着半裹了紅布的手槍，他一手拿着藍布褂，一手輕輕向花氏肩上拍去。〕

仇 (低聲) 嗯！

花 (嚇得幾乎叫起來，回頭。) 啊！是你，可吓死我。

仇 (急迫地) 把蠟燭吹滅。

花 怎麼，瞎子看不見。

仇 有人有眼睛的。

花 哦，常五！(趕緊把燭吹滅。)

仇 (嚴肅地) 好黑！(二人屏息對立。)

花 (在黑暗裏，急促地)事情更緊了。

仇 (森厲地)我知道。他們報了偵緝隊。

花 哦(痛恨地)那麼，大星說的話真的。

仇 哦，大星他也在內。

花 他說過，他說過。

仇 這麼說，連他也完了。

花 我怕我們逃不了，他說他死也不肯放了我們。

仇 (警悟地)那麼時候到了。

花 (拉着仇的手，盼望地)你是說，應該走了？

仇 不，(眼裏閃出懼人的凶光)該動手了。

花 (恐怖地)虎子，你真地要——

仇 (點頭)一輩子有幾回這樣的假事。(指搖籃)你把孩子抱進屋裏。

花 (走至搖籃前，望着仇) 爲——爲什麼？

仇 這孩子鬧得怪，萬一醒了，哭起來害事。

花 (抱起小黑子) 可是虎子——

仇 (揮她去) 先把孩子抱進屋裏。

〔花抱孩子由左門下。仇虎四處搜尋，沒有獲得，正尋覓中，花氏由左門上。〕

花 你幹什麼？

仇 (望着花氏，忽然想通，指着前面) 你看見了麼？

花 什麼。

仇 (森森然) 我的父親就在這兒。

花 (低聲，急促地) 虎子。

仇 (彷彿在看見了什麼) 他叫我去，他告訴我屋裏有一把攬子。

花 (故做不知) 一把攬子？



仇 (望着花氏) 他說就在我眼前。

花 (不自主地由懷裏掏出來那把匕首。) 虎子，我——

仇 (伸手) 拿給我。

花 (先不肯，望着仇的臉，忽然，悍野地) 好，拿去吧。快快地了！(此地「了」作「完結」解。)

仇 (諦聲) 他睡着了？

花 (低頭，微細睡) 我——我哄他着(「睡熟了」的意思)了。

仇 你給我看看着外面。(向左門躡足走，低微地) 大星！大星！(裏面彷彿呻吟，說着嚶語，對花氏。) 你聽！

裏面 (悶塞而急促地)……快！……快！……快！金子(無力地)我的刀，我的刀。(痛苦地)金

子！(糊糝下去)金子……

花 (耳語) 這是他——他在夢裏發嚶怔。

仇 好可怕的夢話。(探向左門口，低聲)大星。

裏面 (幽然長嘆)好黑!好黑!(恐怖地呻吟)好黑的世界!(又苦痛地嘆一口長氣，以後寂然。)

花 (顫抖，低聲)他——他像是爲我們講的。

仇 大星!大星!(內無應聲)大星!(仍無應聲，忽然轉前向空。)爹呵，你要幫我!(立刻走進左門。)

〔花氏在外候着，懼怖地諦聽裏面的聲音。悄然。〕

〔外面遠有野犬狂嚎，如一羣餓狼。花氏不安地向外望。裏面突然聽見一個人望息地喘氣，繼而悶

塞地跌在地上。〕

花 天!

〔仇虎由左屋蹣跚走入，睜着大眼，人似中了魔。〕

仇 (手裏匕首塗滿污血，聲音幾乎聽不見。)完了，連他也完了。

花 (喘不出氣，指着虎子的血手。) 哦，你的手，你的手。

仇 (舉起一雙顫抖的手，悔恨地) 我的手，我的手。我殺過人，多少人我殺過，可是這一雙手頭一次是這麼發抖。(由心腔內發出一聲嘆息。) 活着不算什麼，死才是真的。(恐懼地) 我剛才抓着他，他忽然地醒了，眼睛那麼望着我。他不是怕，他喝醉了，可是他看我，彷彿有一肚子的話，直着眼瞪着我，(慢慢點着頭，同情地) 我知道他心裏有委屈，說不出的委屈。(突然用力) 我舉起攬子，他才明白他就有這麼一會工夫，他忽然怕極了，看了我一眼，(低聲，慢慢) 可是他喉嚨裏面笑了，笑得那麼怪，他指指心，對我點一點——(忽然橫了心，厲聲) 我就這麼一下子！哼，(聲忽然幾乎聽不見) 他連哼都沒有哼，閉上眼了。(匕首扔在地上。) 人原來就是這麼一個不值錢的東西，一把土，一塊肉，一堆爛血。早晚是這麼一下子，就沒有了，沒有了。

花 你趕快把手洗洗。

仇 不用洗，這上面的血洗也洗不乾淨的。

花 那麼就走吧。

仇 (抬起頭)走, (望着花)好,走! (走了兩步)

花 (忽然停下)你聽!

仇 什麼?

花 有人! (跑到窗前,仇虎隨在後面。)紅燈籠,紅燈籠他——他們來了。

仇 (在窗前)不,不是瞎子,彷彿在她身邊是,是狗蛋,他打着燈籠。

花 (點頭)嗯! (忽然)瞎子,她——她走來了。

仇 嗯,她要來找我。

花 (恐懼地)她一個人嘴裏唸叨什麼?

仇 (恨惡地,低聲)我知道! (慢慢地)打死不償命!打死不償命!

花 別說話。

「焦氏由中門走進。仇花兩人在窗前屏息佇立,望着她森嚴地踱到香桌旁,擎起沉重的鐵杖;走到

右門前，花氏幾乎嚇得喊出。瞎子聽一下，倒鎖右門。焦氏的臉忽然顯出異常的凶惡，她輕輕拖着鐵杖，向左門走。仇和花的眼隨着焦氏，焦氏昂然走進了左門。

「屋內無聲，只遠遠聽見野狗嗥如鬼如狼。花氏望着仇虎，仇虎盯着左門。」

花（低聲）怪，她進到裏屋幹什麼？

仇（按住她的手）她要打死我。

花（耳語）用——用什麼。

仇（急促地）你沒有看見她拿着那根鐵拐。

花 怎麼？

仇 也是（兩手做擊下狀）這麼一下子。

花（忽然想起，全身顫抖，低聲急促地）那——那孩子就在你的床上。

仇（嚇着）什麼那孩子——

花（狂懼）孩子就在那——那床——

〔驀地聽見裏面鐵杖悶塞而沉重地搗在床上，彷彿有一個小動物輕噓了一下，便沒有聲音。〕

花仇  
〔同時〕啊，天！

〔左屋焦氏忽然尖銳地喊了一聲。〕

焦  
〔恐怖到了極點〕哦——黑子，我的黑子！〔又沒有聲音。〕

仇  
〔怵懼〕晚了！

花  
〔忽然地〕走快走。

仇  
〔自己也怕起來〕黑子死了。

花  
快穿衣服，外面一定有人。你這樣出去，準叫他們看出來。

〔她爲仇虎套上小褂，便忙着拿包袱，拾七首，仇虎的衣服沒有扣了一半，焦氏由左門走出。她兩手

舉起小黑子，上面蓋上一層黑布褂。她的臉像一個悲哀的面具，鎖住苦痛的眉頭，口角垂下來，成兩道深

溝。她不哭，也不喊，像一座可怖的煞神站在左門門前。仇與花不覺怵然退後，緊緊擠在一角。〕

焦  
〔不像人聲〕虎子！虎子！〔停一下，不見人應。〕虎子！〔仍無人應，森嚴地〕我知道你在

這兒，虎子。（忽然爆發地）你的心太狠了，虎子，天不容你呀！我們焦家是對不起你，可是你這一招可報得太損德了。（痛極欲狂）你猜對了，看！孩子我親手打死的。可是這次我送到老神仙那裏再救不活，虎子（酷恨地）我會跟着你的，你到哪兒，我會跟你到哪兒的。（森嚴地）虎子，現在我要從你臉前過！（一面向中門走，一面說）你要打，就打死我吧！我告訴你，（剛走到中門前）偵緝隊已經在外面把槍預備好，就要進來宰你的。

〔焦氏舉着小黑子由中門出。二人僵立不動。外面聽見焦氏低聲叫：「狗蛋！」繼爾聽見一種粗啞的怪聲唱『……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兩面排……』二人回頭諦聽。〕

花（怯懼地）誰誰這時候唱這個？

仇（極力鎮靜）是狗——狗蛋。

外面的聲音（更形慘厲）『……閻王老爺喲，當中坐，一陣哪陰風……』

花（向上望，忽然大叫，指着）閻王的眼又動，動，起來了。

仇 (驚懼) 什麼?

花 (怕極) 他要說話!

「仇虎抽出手槍向牆上的閻王的像，連發四槍，相框立刻落在地下。」

花，  
虎子!

「外面以爲仇虎攻出，槍向裏面亂射。」

仇 他們真來了。

「槍聲中，常五在外大喊：『後面不要放！不要放，我在前面。』失了魂似地跌進中門。」

常 (一見仇虎，嚇得癱在那裏。) 天！(又想回身出門。)

仇 (一把抓着常五) 你來得好！(槍對着他) 來得好。(向中門喊) 弟兄們，別放！(外

面仍在放射。轉向常五) 你跟他們說，叫他們別放。

常五 (斜對窗戶，急喊) 劉隊長！劉隊長！別放，是我，常五，常老五。

「槍聲突停。」



仇 告訴他你現在在我手裏，叫他們別放槍，我要出去。

常 (不成聲) 劉隊長！我，我叫仇虎抓着了。我在他手裏，劉隊長，他拿着我，他要出去，你們千萬別放槍。

仇 (高喊) 弟兄們，我仇虎跟你們無冤無恨，到此地來也是報我兩代似海的冤仇，講交情，弟兄們，跟我讓一條活路。要不賣面子，我先就拿你們的探子常五開刀。

常 劉隊長！劉隊長！

仇 好，你們答應不答應？不說話？那麼，你們要不答應，放一槍；答應放兩槍。怎麼樣？

〔外面悄然無聲。〕

仇 好，你們不答聲！我數十下，十下不答聲，(對常五) 我就不客氣了。

常 劉隊長！劉隊長！

仇 (開始數) 一下，兩下，三下，四下……

常 (幾乎同時喊) 劉隊長！劉隊長！我常五家裏孩子大人一大堆。我要死了，我家裏

的人就找你抵償，劉隊長！

「四外悄寂。」

仇 八下，九下——

常 劉——

「外面發一槍。」

仇 一槍。

常 劉隊長！劉——

「外面又一槍。」

仇 兩槍！

常 （噓出一口氣）啊！

仇 （槍低住常五的背。）走！（對花氏）我們走吧。

「花氏拿着包袱跟着兩個男人的後面，由中門走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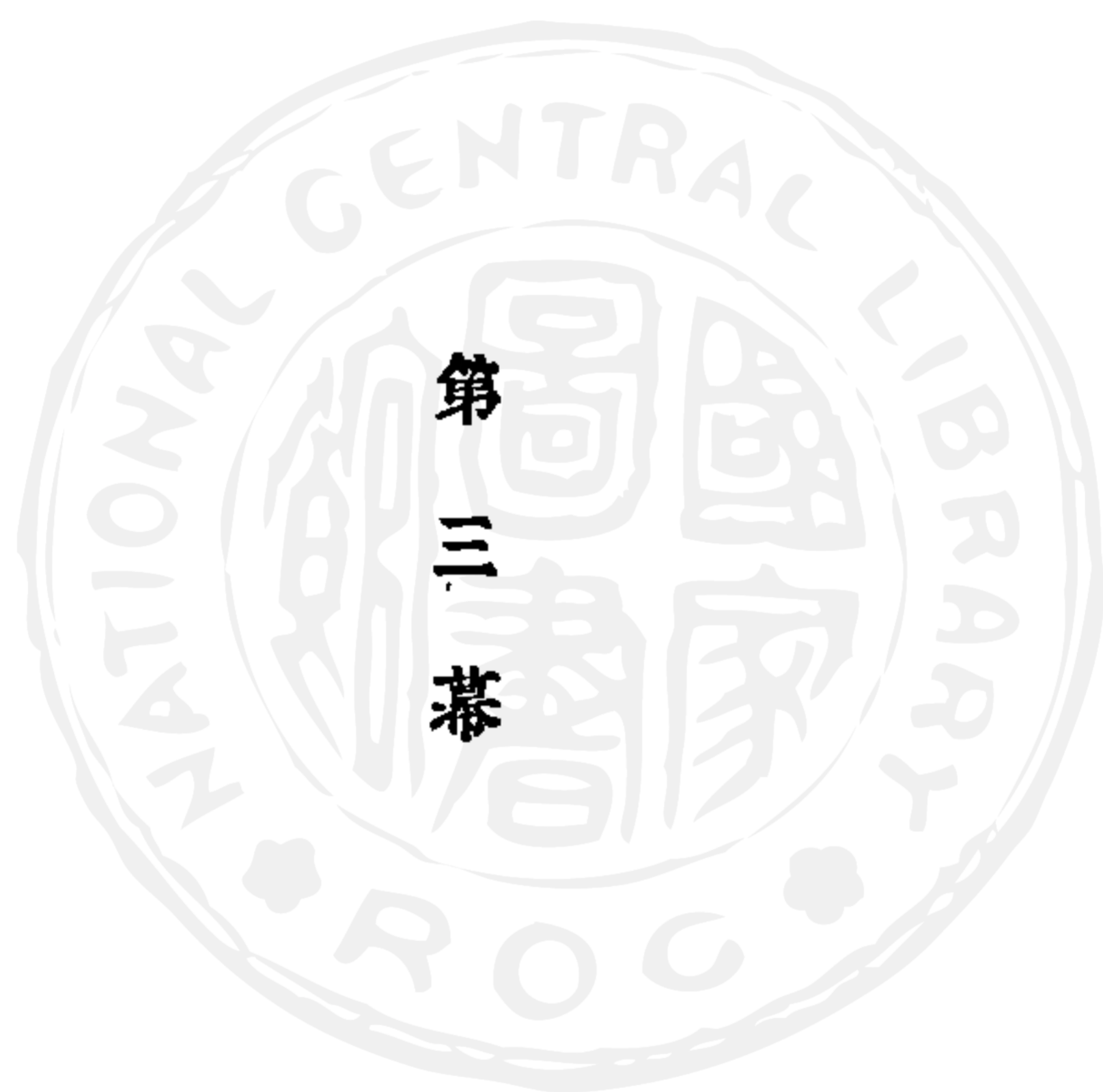


【屋內悄無一人，半晌，忽然聽見遠處兩聲槍響又一聲，接着槍聲忽密，幕漸落，快閉時，槍聲更密。】

（幕）









## 人物

仇虎——一個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裏牧羊的白癡。

焦大星——焦閻王的兒子。

焦花氏——焦大星的新媳婦。

焦母——大星的母親，一個瞎子。

常五——焦家的老朋友。

各種幻相（不說話的）

持傘提紅燈的人。

焦氏的人形（舉着小黑子）

洪老。



大漢甲、乙、丙。

仇榮——仇虎的父親。

仇姑娘——十五歲，仇虎的妹妹。

魚閻王——連長，大星的父親。

抬土囚犯火車頭，老窩瓜，麻子爹，小寡婦，賽張飛野驢……十數人。

抬水囚犯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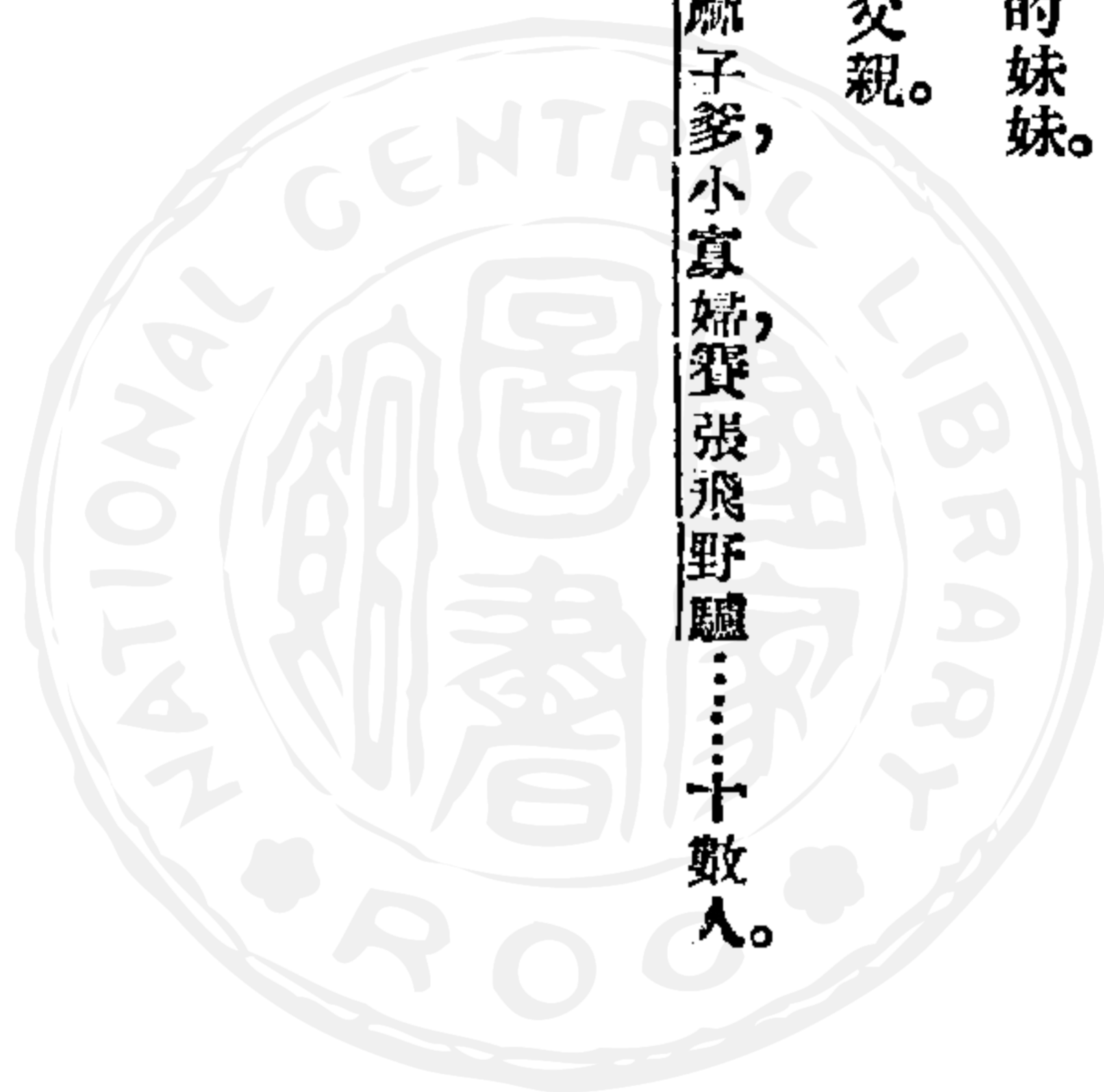
獄警。

牛頭馬面二人。

判官。

青面小鬼甲乙。

閻羅（地藏王）。





## 第一景

同日，夜半一時後，當仇虎跟花氏一同逃奔黑林子裏。

林內叉路口，——森林黑幽幽，兩丈外望見灰濛濛的細霧自野地升起，是一層陰暗的面紗，罩住森林裏原始的殘酷。森林是神祕的，在中間深邃的林叢中隱匿着烏黑的池沼，陰森森在林間透出一片繃繃的水光，怪異如夜半一個慘白女人的臉。森林充蓄原始的生命，森林向天衝，巨大的枝葉遮斷天上的星辰。由池沼裏返射來慘幽幽的水光，隱約看出眼前昏霧裏是多年前磨場的廢墟，小圓場生滿半人高的白蒿，笨重的磐磨衰頹地睡在草莽上，野草間突起小土堆，下面或是昔日廣場主人的白骨。這裏蟻據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像的荒唐；於是森林裏到處蹲伏着恐懼，無數的矮而胖的灌樹似乎在草裏伺藏着，像多少無頭的戰鬼，風來時，滾來滾去，如一堆一堆黑團團的肉球。右面樹根下埋着一口死井，填滿石塊。井畔爬密了蔓草，奇形怪狀的杖枝在灰霧裏掩藏。舉頭望，不見天空，密匝匝的白楊樹伸出巨大

如龍鱗的樹葉，風吹來時，滿天響起那肅殺的「嘩啦，嘩啦！」幽昧可怖的聲音，於是樹葉的隙縫間滲下來天光，閃見樹幹上發亮的白皮，彷彿環立着多少白衣的幽靈。右面引進來一條荒蕪的草徑，直通左面，中間有一條較寬的廢路，引入更深邃的黑暗。在舞台的前面，下邊立起參差不齊的怪石屏擋着，上邊吊下來猙獰的杖枝，看進去像一個巨獸張開血腥的口。

開幕時，風吹過來，滿天響起白楊樹葉的殺聲，林裏黑影到處閃動着。這時霧漸散開，待到風息，昏霧又沉沉地遮掩下遠方的景物。

風聲靜下來，遠遠聽見斷續的槍聲，近處有些動物在躡奔，低低地喘息。

花氏由右面荒徑上踉蹌走出，她背着小白包袱，樹葉間漏下來的天光，閃見她滿臉油亮，額上汗淋漓的。血紅色的衣褂緊貼在身上，右襟扣脫開。她驚惶地喘息，像一隻受傷的花豹，衣服有一處爲荆棘撕裂，上面鈎連着草梗和野刺。她立在當中，惶惑四顧，不知哪一條路可以引出黑林，她拿出一條大塊花手絹擦抹眼前的汗珠。

花 (喘息，呼出一口長氣) 啊！好黑！(驚疑地) 這是什麼地方！(忽而看見重甸甸的

黑影裏閃出一條條白衣的東西，低聲急促地) 虎子！虎子！(等候答聲，但是沒有。遠處發了一槍，流彈在空氣裏穿過，發出嗚嗚的嘯聲。她不敢再喊，她向後退，後背碰着了白皮的樹幹，她倏地回轉身來探視。一陣疾風掃過來，滿天響起那肅殺可怖，慘厲的聲音，她仰頭上望，身旁環立着白衣的樹幹，閃着光亮，四面亂抖森林野草的黑影，她驚恐地呼喊起來。) 虎子！虎子！——子！虎子！——子！(這陣風吹過去，樹林忽而靜下來，又低低而急促地) 虎子！虎子！

【靜默】

右面傳來的聲音 (疲倦地嘆出一口氣) 嗯！幹什麼？

花 (向前進一步) 虎子！你在哪兒？

右面的聲音 (低啞地) 就在這兒。金子，你先回來。

花 (鎮靜自己) 我看不見路，眼前沒有一點亮。(却向右走)。

右面的聲音 (聽是足步聲，警告。)你站好不用動。

花 (低聲)幹什麼?

右面的聲音 (低聲)像是我們後邊跟着人。

花 人? (大懼)跟了人!

右面的聲音 (低沉)你看燈!紅燈!

花 (向右望)紅燈? (右面忽然有人狂叫。)

右面的聲音 (連接打着那狂叫人的嘴吧。)你叫，你還叫!

「頓時寂靜若死。」

花 (急促地)怎麼?怎麼啦?

右面的聲音 (鎮靜地)不要緊是常五，常五想做死! (忽然對常五，低聲，猶猶地。)常

五你叫，你再叫媽的，(又一把掌)你只要重重喘一口氣，我一槍就幹了你!

花 怎麼，你還沒有把他放走?

右面的聲音 快出林子了！出林子就放他。（對常五）走走！

「仇虎由右面背着身走進來，右手托着槍，左手時而向後摸着那插在「腰裏硬」的匕首，頭不時向後瞥，仇虎到了林中，忽然顯得異常和調，衣服背面有個裂口，露出黑色的肌肉。長袖撕成散條，破布束着受傷的腕，粗大的臂膊如同兩條鐵的柱，魁偉的背微微地僵僵。後腦勺突成直角像個猿人，由後面望着他，彷彿風捲過來一根烏煙旋成的柱。回轉身，才看見他的大眼睛裏藏着警惕和驚懼。時爾，恐怖抓牢他的心靈，他忽爾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對着夜半的森野震戰着，他的神色顯出極端的不安。希望，追憶，恐怖，憤恨連續不斷地襲擊他的想像，使他的幻覺突然異乎常態地活動起來。在黑的原野裏，我們尋不出他一絲的「醜」，反之，逐漸發現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貴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種被重重壓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種狡惡，機詐的性質逐漸消失，正如花氏在這半夜的磨折裏由對仇虎肉體的愛戀而昇華為靈性的。」

「常五在仇虎後，正面出場。他的黑袍已經破碎，形色非常恐惶，拖着雙手，呆望仇虎，蹣跚走入。」

花

虎子！虎子！你在哪兒？我瞧不見你。

仇 (走進來，轉過頭。) 這兒。

花 (跑到仇虎面前，抓着他。) 虎子，可怕死我了。

仇 (一臉的汗水) 金子，我覺得背後有人跟着我們。

花 那會是誰？

仇 (低聲) 我們走哪兒，那紅燈也在哪兒。

花 天，那不會是——

仇 (睜大眼) 你說——

「遠遠有一聲槍。」

仇 (忽然一手制住花氏。) 金子！

花 走走！他們又跟上來了。(常五提起精神聽)

仇 不！不！不再聽聽。

「遠遠又一聲槍。」

花 他們就在後面！（拉着仇虎）趕快走。

常 （懼怯地）大星媳婦，這一氣跑了二十來里，我……我再走不動了。

仇 老鬼，你聽着！（諦聽）

〔遠處又一槍聲更遠遠。〕

仇 （放了心）不要緊，這一幫狗越走越遠，他們奔向西了。

花 （不安地）虎子，我們什麼時候走出去呀？

仇 快了！我想再走三里就差不多了。坐下！（坐在磐磨上，兩手捧着頭沉思）

常 仇……仇大爺，你……你們想把我帶到哪兒去？

仇 （抬起頭）帶你上西天。

常 大……大星媳婦，這個——你，你得替我說說，大星媳婦。

仇 （爆發）老鬼！你不要提，不要提！

常 （望着花氏）可是大星媳婦——

仇 (倏地立起，舉起槍對常五) 你這個老東西！你大星大星地喊什麼？

常 哦，叫我不提大星呀！哦！那自然就不提，不提他！可是你說要我上西天，上西天，

(對花氏) 你說說，(不自主地) 我的大星媳婦！

仇 (忍不下，向常五頭上面立發一槍) 你！

常 (摸着自已) 我——我的頭。

花 虎子，你怎麼啦？你怎麼又放槍？

仇 我——我不知道怎麼會事，一提到他——他——我就(坐下)犯糊塗，犯——

花 (撇開話頭) 虎子，你讓常五伯回去吧？

仇 嗯，(低頭) 我是想讓他回去。

常 真的？

仇 嗯！

常 現在？



仇 噫。

花 可是常五伯，大黑天，您——

常 (連忙)不，不要緊，我可以宿在老神仙的土廟裏。(向花氏)那麼，回頭見！我——  
我走了。(拔脚便走向右面。)

仇 (忽然)站住！你說什麼？你宿在哪兒？

常 我說廟，我宿在老神仙的廟？

花 (對常五)您——您走吧！

仇 (低聲)老神仙？

常 (莫明其妙)就是閻王老婆整天找的那個老神仙，他——他的廟。

仇 (忽然怪異地笑)金子，這黑林子我們進對了。

花 怎麼？

仇 (森嚴地)瞎子一定也在這林子裏。

花 嗯，我知道。

仇 (彷彿看見了) 我總覺得她抱着黑子，會一步一步地跟着我們。(忽然打了個

冷戰) 說不定，那，那紅燈就是她！她！

花 (望望他，又低下頭) 我——我早知道！

仇 你怎麼早不說？

花 我怕告訴你。

仇 怕怕！(強自鎮靜) 怕什麼？

花 (低聲，恐怖地) 她說過，孩子救不活，我們到哪兒，她也跟到哪兒。

仇 (迅速對常五) 廟在哪兒？

常 不遠。就——就在傍邊。

仇 (迅速地) 你剛才看見瞎婆子抱着黑子出了門麼？

常 (向後退) 看——看見。

仇 (抓着他的胳膊) 上哪兒?

常 (指着) 上西。

仇 西是哪兒?

常 (躡嚅地) 我看, 狗蛋打着燈籠引她進——進了林子。

仇 進了林子?

常 嗯。

梳 (放了手, 回頭望着更深的黑林) 好好! (走到井畔)

花 常五伯, 您, 您走吧! (常五向右走)

常 (低聲問花氏) 怎麼, 小——小黑子死了?

花 (低聲) 小——小黑子——

仇 (跳起, 狂亂地) 你們說什麼, 說什麼? 小黑子不是我害的, 小黑子不是我害的。

(跳到井石上, 舉起兩手) 啊, 天哪! 我只殺了孩子的父親, 那是報我仇門兩代的

冤仇！我並沒有害死孩子，叫孩子那麼樣死！我沒有天哪！（跳下，懇求鬼）黑子死的慘，是她奶奶動的手，不怪我，這不怪我！（坐在井石上低頭。）

花（覺得出常五驚嚇的樣子）常五伯，你快走吧，小心他——

常（連忙）是，是我走！

仇你說什麼？

常（嚇住）我——我沒有說什麼？

仇（忽然立起）滾！快滾！

〔常五由右跑下，仇又坐在井石上。〕

花你怎麼啦？

仇我渴的很，（摸着自己的心）渴的很！（撕下身上的破布）哦，哪兒可以弄來一口水，一口涼水。（撕下來布，揩臉上的汗。）

花（警告地）虎子，不要擦！不要擦！

仇 (望着她) 怎麼?

花 小心你手上的血會擦到臉上。

仇 怕什麼，這血擦在哪兒不是一樣叫人看出來。血洗得掉，這「心」跟誰能夠洗得明白。啊，這林子好黑！沒有月亮，沒有星星。(嘆一口氣。)

仇 虎耳旁低微的聲音 (如同第二幕末尾，大星在屋內夢囈。嘆口長氣，似乎在答話，幽幽然。) 嗯，黑啊！好黑！

仇 (驚愕) 你聽！

花 聽什麼？

仇 你……你沒有聽見——『黑——好黑！』

仇 虎耳旁低聲 (更幽幽地) 『好黑！好黑的世界！』

仇 (如若催眠，喃喃地) 嗯，『好黑的世界！』(恐懼地) 天啊！

花 (莫明其妙。) 虎子！你，你說什麼？這——這是大——大星的話？

仇 怎麼，你——你聽不見？

花 虎子，你別發糊塗！你聽見了什麼？

仇 沒有什麼。心裏不知爲什麼只發慌？我——我像是——

花 虎子，你怎麼啦？你剛才爲什麼忽然跟常五說那一大堆子的話？

仇 我，我不知道。我口渴，我剛才頭發昏。

花 你爲什麼又提起大星，說你殺——殺了大——大星！

仇 (眩惑)我……我殺了大——大星？

仇 虎耳旁低微聲 (夢囈，窒塞地喘息)『……快……快！……我的刀！我的刀……』

仇 (喃喃地)『……我的刀！我的刀！』

花 (幾乎同時說)你又跟他提起小——小黑子。

仇 (低而慢地)小黑子？

仇 虎耳旁低微聲 『嗯——，好黑呀！』 (苦痛地嘆口長氣。)

仇 (忽然跳起，向着黑暗的林叢) 啊，大星，我沒有害死他，小黑子不是我弄死的。大星，你不該跟着我？大星！我們倆是一小的好朋友，我現在害了你，不是我心黑，是你爹爹，你那閻王爹爹造下的孽！小黑子死的慘，是你媽動的手！我仇虎對得起你，你不能跟着我！你不能—— (不知不覺拿出手槍。)

花 (嚇得向後退，喘息) 虎子，你——你怎麼？你想着什麼？小黑子不是你害的，天知道，地知道！你想這個做什麼？你還不想跑？我的命在你手裏，虎子，自己別叫自己吓着，你別「磨煩」——「遲延時間的」意思。再「磨煩」，天亮了，叫他們看見，我們倆個就算完了。

仇 (望着黑暗)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 (悔恨地) 小黑子——

花 虎子，你還不快走！想什麼？

仇 走走！這不是個好地方，咱們得趕快離開這兒。

花 (支開他的想頭) 天亮就可以到車站。

仇 不等天亮就會到。

花 (強作高興) 我們要飛哪兒，就飛哪兒。

仇 (打起精神) 嗯，要飛哪兒，就飛哪兒。

花 (忽然，指着遠遠的處所) 你聽！

仇 什麼！

〔漸漸聽出遠處火車在林外迅疾地奔馳。〕

花 車，火車。

仇 (諦聽，點頭) 嗯，火車！(噓出一口氣) 可離着我們還遠着呢！

花 那麼，走，趕出林子。

仇 嗯，走！趕出林子就是活路。

〔一陣野風迅疾地從林間掃過，滿天響起那蕭殺可怖，「颯颯」的葉聲，由上面漏下亂雨點般的

天光，黑影在四處亂抖。〕



花 天！（抓緊仇虎的腕。）

仇 這是風！你怕？

花 （挺起頭）不，乘着樹上漏下來這點亮，咱們跑！（二人攜手跑，走了兩步，花拉

住仇虎，驚懼地叫喊）站住！虎子！（退了一步）虎子，（低聲）你看，前面是什麼？

仇 （凝定了神）樹葉，草！

花 （指着）不，那一堆一堆的。

仇 什麼！

花 （懼恐地）那一堆一堆的黑腦袋。

仇 （堅定地）那是石頭。

花 （指着那些在風裏抖擻矮而胖的灌樹，喘息）你看，那是什麼？一堆一堆的黑圓

圓的肉球，亂搖亂擺，向——向我們這邊滾。

仇 瞎說，那是樹走！（二人輕悄悄地走了一步，仇虎忽然又停下。由右面隱隱傳來

搥鼓的聲音，非常單調，起首甚微弱，逐漸響起來，一直在這個景裏響個不停。）別動！

花 怎麼？

仇 你聽，這是什麼？

【鼓聲單調地在林中回響。】

花 (悸住) 鼓！

仇 (有些懼怯，低聲) 鼓！

花 (微弱地) 廟裏的鼓！

仇 (回首望花氏) 半夜裏這是幹什麼？

花 (警惕地) 瞎子進了廟了。

【鼓聲漸響。】

仇 這鼓打得好森人！

花 怪！鼓越打越響了。

仇 （深思）鼓能夠把黑子打活了麼？

花 誰知道？這是那個怪物替瞎子做法呢。

仇 做什麼法？

花 （喃喃）唸經，打鼓，拜斗，叫魂，一會兒她會出來叫的。

仇 （希望地）魂叫得回來麼？

花 叫不回來還叫不死麼？

仇 （諦聽，不自主地）這鼓！這鼓！

花 （看他奇怪）你還聽什麼？還不快走走！走！為什麼你的脚在地上生了根！

仇 嗯，這個地方有點古怪！我們得走！我們得——

外面慘厲的聲音 （遠遠地）回來呀！黑子！黑子！你回來！

花 （低聲）天，她，她出來了！

外面的聲音 (長悠悠地) 孩子回來! 我的孩子, 你回來!

仇 (恐懼地) 她, 她就離我們不遠。

外面的聲音 (幾乎是嗥嘯) 黑子! 我的黑子! 你回來!

花 (忽然向右看) 燈! 紅燈!

仇 (向右望) 對。就是牠, 就是這個燈!

花 (一面看, 一面說) 前面那個人拿着燈籠! (對仇) 他們越走越近了, (對仇) 你看

前面的是誰?

仇 狗——狗蛋!

外面的聲音 (更近) 回來呀, 小黑子! 你不能不回來! 黑子!

仇 (顫顫) 她——她來了!

花 (抓着仇虎) 來! 樹後邊! 快!

〔二人躲在樹後面。〕

「狗蛋舉着紅燈籠領焦氏由右走出。焦氏頭髮散亂，衣服也被野生的荆棘刺破，她一手放在狗蛋的肩上，一手拖下來，兩眼瞪視前面，淚水在眼下掛着，風過時，天光時爾由樹上漏下，照見一個瞎子和一個白癡並肩而行，焦氏苦痛地鎖住眉頭，如一個悲哀的面具，狗蛋還是一付懶惰的行色，眼傻傻地偷看着焦氏，嘴裏夾七夾八地不知唸些什麼。」

焦（聲音嘶啞，震顫出一種失望的鬼音。）回來，黑子，我的心肝，你回來！回來！我的肉，你快回來！（一面走，一面喊）你回來，我的小孫孫！我的小孫孫，（哭非哭，嚎非嚎的音聲。）你千萬要回來呀！

「狗蛋領她向左面走出。」

仇（由樹隙露出頭，恐懼。）啊，這簡直是到了地獄。

杞（也探出身子）走！

仇（恐懼）走可——你聽！

外面狗蛋的聲音 前邊路不好走，還是回廟去，回廟去。

「狗蛋又領焦氏由左上。」

白 你聽，鼓，鼓別……別走遠！回，回不去了。

焦 （仍在嘶喊）回來！我的孫孫！不是奶奶害的你！回來，我的孫孫，是那個心毒的虎子，老天不容的鬼害的你。回來，我的黑子！奶奶等着你，我的孫孫，你回來！

「狗蛋領着焦氏由右下。」

花 （由樹叢中走出，低聲）虎子！她走了！出來！

「仇虎由樹叢中走出。驚懼，悔恨，與原始的恐怖交替襲擊他的心，在這一剎那間幾乎使他整個變了性格，幻覺更敏銳起來，他彷彿成了個石人，呆立在那裏。」

花 走！

仇 走！（仍不動）

花 （催促）走啊！

仇 （抬起頭）你聽，這是什麼？

花 鼓！

仇 嗯，鼓鼓！（喃喃地仿效鼓聲）『冬冬……』

花 你爲什麼不走！

仇 （向左面看）你看，那面來了一個人！

花 （莫明其妙）怎麼？

仇 也打着個紅燈籠。

花 沒有，黑烘烘的，哪兒來的燈籠。

仇 （堅執）有有怪，他還拿着一把傘。

花 傘？（不相信地）大晴天拿着個傘幹什麼？

仇 嗯，他舉着傘，提着燈籠，他朝我們這邊走，這邊走。（直眼望着）

花 虎子，你——你別這樣，你——

仇 真的，他——他來了！（更怪異地望着。）

花 (怯懼地) 虎子!

仇 你看!

「於是有個人形由左面悄悄移上，形容正如仇虎。形容舉傘提燈籠，傘遮着上半身，看不見，只下半身露出一雙藍布的褲。那人形停住了步。」

仇 喂，借光弟兄! 出這林子怎麼走?

花 虎子，你別吓虎我，你——你是跟誰說話?

仇 你沒有看見眼面前有個人。

花 沒——沒有。

仇 (指着那執傘的人形) 怪，這不是!

花 哪兒?

仇 (又指) 這兒! (對着那個人形) 喂，弟兄，你怎麼不說話?

花 (懇求) 喂，虎子，你到底跟誰說話，你——你別吓虎我?



仇 怎麼，你看不見，就在我們眼前！

花 就在我們眼前？

仇 喂，弟兄，你別擋着自己的臉，你說話！出了林子得怎麼走！

花 虎子！

〔人形向仇虎身旁走去。〕

仇 你看，（回頭向花氏）他走過來了。（在同頭的時刻，那人形已走到仇虎的面前

——傘擋着前面，觀眾看不見他——立好。仇虎回望，正與此人打個對面。還看得

不清楚，只噓了一口氣，倒退一步。）喂，弟——兄！（那人形突然把紅燈籠提到自

己的臉上照，仇虎看個正好，虎子忽然慘厲地怪叫，聲音幽長可怖，響徹林間。）啊

——啊——啊——啊！

〔隨着喊聲，那持傘舉着紅燈籠的人形倏地不見。驟然野風疾迅地吹過來，滿林頓時嘯起肅殺的

亂響——〕

花 (退後，驚懼) 虎子！

仇 (睜大了恐怖的眼) 走！快走！

花 (在疾風中) 你看見了什麼？

仇 (悸住) 走！說不得！走走！

〔滿林亂抖着重重的黑影，閃見仇虎拉着花氏由中間的荒路狂奔下。〕

〔鼓聲單調地由遠處傳來。〕

## 第二景

在黑林子裏——夜二時半。

林內一塊窪地，地上長着青苔，平滑細軟。在中間，遠遠立起一片連接不斷的黑黝黝的叢林，左右伸出把當中的低地圈在裏面。看得見的是林前橫着一段頽圯的土坡，有野蔓亂藤爬繞在上面。右邊地勢略高，立一棵雷火殛死的老樹，骨稜稜的枝桠直插空際，木身燒焦只剩個空殼，原來樹幹已爲啄木鳥朝夕啄成洞穴，現在滿身是眼，更顯得樹形古怪。樹下叢生野草和不知名的毒花，有秋天的蟲在裏面低唱。靠左地勢漸低，孤孤單單地矗立一根電線桿，年久失修，有些傾斜。接連一根一根的木柱向中間遠處引去，越過當中的土坡，直到看不清楚的林叢裏。電線桿傍邊橫放幾塊大石，歪歪地橫在窪地上。立在窪地中，可以望見漆黑的天空。慘森森的月亮，爲黑雲遮了一半，斜嵌在樹林上，昏暈暈的白光照着中間的窪地，化成一片詭異如幽靈所居的境界。天上黑雲連綿不斷如烏黑的山巒，和地上黑鬱鬱的樹林混成一

片原野的神秘。

風吹過來，電線微微發出嗚嗚的音浪。遠處單調的鼓聲甚為微弱，靜下心來，才聽得清楚。

仇虎由右面蹣跚跑上，喘息不停，一隻鞋子已經不見，上身衣服幾乎全為荆棘鈎連，擱成亂條，臉上流滿汗水，不時摸着腰裏插好的手槍和彈袋，神色恐慌，兩隻疑懼的眼四處探望。

仇 哦，媽啊！（用手背揩下額前的汗）我這是到了那兒了？（望望四週。）

花 （在外面）虎子，你把路認出來了麼？

仇 （回頭）看——看不大清楚。金子，你先來！月亮出來了，也許找得出路來。（他疲倦地靠在死樹的枯幹上。）哦！渴好渴！（自己嚥着吐沫。）

「花氏由右面低首上，支着一根粗樹枝。她走進來，抬頭，眼驚異地望着四週，和天空的昏慘慘的月色。她的頭髮散亂地披下來，雖然不斷地向後掠，走兩步又固執地墜在額前。她也滿身是汗，衣服緊貼前後，幾處撕成破口。眼裏交流着恐懼和希望，手裏還拿着小包袱，焦灼地望着仇虎。」

花 （噓出一口氣，希望地）我們快走出林子了吧？

仇 (還倚在樹旁，望着天) 誰知道，大概快了!

花 (燃着希望) 快了?

仇 (點頭，機械地) 快了!

「忽然樹上的鳥連連啄木，發出空洞的「剝剝」的聲音。」

仇 (忽然由樹旁跳起) 啊? (向上望)

花 什麼! 什麼!

仇 聽! (樹上又發出空洞的「剝剝」的聲音)

花 什麼?

仇 鳥! 啄木鳥!

花 哦，這林子會把我們吓死的。

仇 不，不，我們就要出去。你看，我們已經又走出十幾里了。

花 那不早應該出去了麼?

仇 噫，可——可（忽然暴躁地）我們迷了路。

花 （重復地嘆息）迷了路，不認識道。

仇 迷了路！迷了路！（心如火焚）上那兒走？（四面旋轉）向東？向西？向南？向北？啊，媽呀！我們上那兒走？這大黑天，看不見路走，找不着人問。我從前走這條路的記號現在一個也找不着，走了十里，還在林子裏！走了二十里，還在林子裏！我們亂跑這半天，三十里也有了，可是還在這黑林子裏。出不了林子，就見不了鐵道；見不了鐵道，就找不着活路；找不着活路，（忽然）啊啊！啊啊！（一下，兩下，三下把衣服撕去，露出黑茸茸的胸膛，抄起手槍，絕望地）好，來吧，你們來一個，我殺一個；來兩個，我殺一雙。我仇虎生下地，就受盡了你們的委曲，冤枉，欺負，我仇虎子生來命不濟，死總要得死得值！金子，再聽見槍響。我們就衝，死就死了吧。

花 虎子（安慰地）你別急！你是渴了，我知道你的心裏不自在。虎子，我們不該死的，不該死的，我們並不是壞人。虎子，你走這一條路不是人逼的麼？我走這條路，不也

是人逼的麼？誰叫你殺了人，不是閻王逼你殺的麼？誰叫我跟着你走，不也是閻王逼我做的麼？我從前沒有想嫁焦家，你從前也沒有想害焦家，我們是一對可憐蟲，誰也不能做了自己的主，我們現在就是都錯了，叫老天爺替我們想想，難道這些事都得由我們担戴麼？

仇 哼，老天爺會替有勢力的人打算，不會替我們想的。

花 那麼，天是沒有眼睛的。

仇 誰又說他有呢。（機械地）走吧！

花 走上哪兒走？

仇 （喃喃地）上哪兒走？

花 我們迷了路。

仇 （絕望）迷了路！

花 （忽然，懼怕地）虎子，你聽！

仇 (抬頭)聽什麼?

花 (對右面)向遠處聽。

仇 (還不大清楚)什——麼?

花 (低聲)你沒有聽見鼓廟裏的鼓。

仇 鼓?

〔單調的鼓聲漸漸響起來。〕

仇 (憤恨地)對了,是鼓!是鼓!

花 (低聲)我們連廟傍邊還沒有走開。

仇 怎麼,我們還在廟傍邊打轉轉,還在這兒!還在這兒!

花 (忍不下)哦,媽呀!我們這是怎麼着啦!(抱着仇虎,搖撼他)我們這是怎麼着啦?

〔樹上啄木鳥又連聲「剝剝」音聲空曠怪異,二人倏地分開,仰視樹梢,這時由曠野深處傳來遠

遠的淒厲的呼聲,二人驚愕地回頭,漸爲呼聲懺住,如被催眠。〕



遠處的呼聲（淒厲而悠長）『回來！我的小孫孫！你快回來，我的小命根哪！回來，奶奶在等着你喲！（不像人聲）回——來呀！——黑——子！你——快——回——來！』

仇（攝住，喃喃地）小黑子！小黑子！

花 哦，媽呀，（低聲）她——她真地跟上我們了。

仇（喃喃）小黑子！小黑子！

花 你說什麼？

仇 她——她又要來了。

花（望着仇虎，懼怯地）誰？

仇 她她！（忽然向左望）你看！她來了。

〔由左面悄悄走上焦氏的人形，兩手舉着小黑子，閉着眼，向右面走，走到仇虎面前，面站。〕

仇（驚恐，低聲）你看，她又來找我！

花 虎子，你怎麼，你看見了什麼？

「焦氏的人形睜開了眼，瞪視花氏和仇虎。」

仇 (搖頭) 我——我們——沒有——，我們沒有——

花 你說，誰？虎子！

仇 (低啞失聲) 瞎子同——同小黑子就在你眼前。

花 (大叫一聲，跑到電線桿下面) 虎子，你——你又中了邪啦。(焦氏的人形直瞪

仇虎。)

仇 (對着焦氏的人形，哀求地) 不是我！——不是我！我沒有打算害你的黑子，大

星是我——我害的。可我——(喘息) 我已經覺得夠了，你別這麼看着我，你別這

麼看着我！我並沒害死你的孫孫！我說，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愈說氣力愈弱，那人形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又悄悄向右方走下。虎子望着她消逝，揩着眼前的汗水。) 哦，天哪！

花 (慢慢走向前) 怎麼啦?

仇 她走了。

花 (忽起疑惑, 抓住仇虎) 虎子, 你告訴我小黑子究竟怎麼死的?

仇 (機械地) 他奶奶打死的。

花 我知道。可你叫我把黑子抱到屋裏是怎麼會事?

仇 唔, (低沉) 一網打盡, 一個不留。

花 爲什麼?

仇 焦家害我比這個毒。

花 那麼你成心要把孩子放在屋裏。

仇 (苦痛) 嗯, 成心!

花 你早知道瞎子會拿棍子到你屋裏去。

仇 知道。

花 你是想害死黑子！

仇 噫！

花 你想到她一鐵棍會把孩子打——

仇 (爆發)不,不,沒有,沒有。我沒想到,我原來只是恨瞎子!我只想把她頂疼的人親手毀了,我再走路,可是大星死後我就不成了,那一會兒工夫,我什麼心事都沒有了,我忘了屋裏有個黑子,我看見她走進去,媽的!(敲自己的腦袋。)我就忘記黑子這段事情,等到你一提醒,可是已經『砰』一下子——(痛苦地)你看,這怪我這怪得了我麼?

花 那麼,你還老想着這個做什麼?

仇 (苦悶地)不是我要想,是瞎子,是小黑子,是大星,是他們總在我眼前愧。你聽,這鼓,這催命的鼓!牠這不是叫黑子的魂,牠是催我的命。

花 (想轉開他的想念,大聲。)虎子,你忘了你的爹爹了麼?

仇 對！沒有！

花 虎子，你還記得你的妹妹麼？

仇 對！沒有，沒有，沒有！他們死得委曲，（喃喃）對！對！對！我那年邁的爹叫閻王活埋，十

五歲的妹妹叫他賣，對！賣死在那個——

「啄木鳥又「剝剝」地發出空洞的啄木聲。」

花 你聽！這是什麼？

仇 （不顧她）叫他賣死在那個煙花巷。嗯，對！我在獄裏做苦力，叫人騙了老婆，佔了

地，打癱了腿，嗯，對！對！我仇虎是好百姓，苦漢子，受了多少欺負，冤枉，委曲，對！對！對！我

現在殺他焦家一個算什麼？殺他兩個算什麼？就殺了他全家算什麼？對！對！大星死

了，我爲什麼要担戴？對！他兒子死了，我爲什麼要担戴？對！我爲什麼心裏犯糊塗，老

想着焦家祖孫三代這三個死鬼，對！對！我自己那年邁的爹爹，頭髮都白了，（忽然

看見右面昏黑裏出現了什麼，不知不覺地慢下來）人都快走不動了。

「黑暗裏，由右面冉冉飛舞過一隻青藍光焰的螢火蟲，向土坡上飛去。」

花（仍想轉開他的思念。）虎子，你看，螢火蟲，螢火蟲！

仇（瞪目張口，望着螢火蟲後面的人羣，口裏慢慢地）人都快走不動了，他們還

串通土匪，對對拿來——

「螢火搖搖向土坡飛，隨在後面是一堆無聲的人羣，靜悄悄地向土坡走。前面是三個短打扮的猙獰大漢，拿着鐵鑊木棍，邁着大步，殿壓後面是洪老，一個圓缸粗細的黑矮胖子，手搖芭蕉扇，臉上流汗，一邊揩，一邊喘，像是走了多少路程。中間押着一個白髮的農人，——仇榮——身量瘦小，僵僵着終年辛苦的苦背腰，懼怯地隨着大漢步行，時而回頭望着洪老，眼裏露出哀懇乞憐的神色。單調的鼓聲愈擊愈響，這一堆人形隨着鼓聲像一羣木偶在薄霧裏呆板地移行。昏黃的月色照着土坡，黑雲佈滿了天空，地上半是陰影。在土坡高處忽而漸漸顯出一個背立的彪悍的人形，披着黑斗篷，底下彷彿穿着黃呢軍褲，但是看不清楚。人押到坡上，洪老很恭謹地對着那個背立的人形說話，洪老的臉正對觀衆。這時那白髮的農人低頭默立一傍。」

花 虎子，你在看什麼？

仇 (低聲) 那——那不是洪老？他，他們來這兒是幹什麼？

花 (望着虎子) 在那兒？

仇 土坡——土坡上。(呆望着那人羣。)

「那背立的人形彷彿告訴洪老多少話，洪老速速點頭。於是轉過身，對着那垂首的老者舉手威嚇，兩個大漢一起圍起那老人，似乎也在逼迫。內中一個大漢在掘土挖坑，一時，由老人懷裏搜出東西，由洪老交給那背立的，那背立的人搖頭，把東西扔下。」

花 虎子！

仇 (倒吸一口氣) 這個老頭別是我爹？可是他死了。天哪，這是怎麼會事？

「洪老繼續搜索，兩個壯漢叫老人背過臉，合同刑逼，老人先只垂首不語，最後似乎痛極而呼。忽然由左面跑來一個十五歲的姑娘，忍不下去，似乎狂呼而出，手裏拿着字據，交與那背立的人形，哀求他釋放老人。」

仇 哦，媽！這不是我的妹妹妹……妹！

花 (拉着仇虎) 虎子，你怎麼啦！你忍忍！你忍忍！

「洪老見得着字據，大喜。那小姑娘走到老人面前跪下，老人罵責她不該出來。那背立人形吩咐洪老拉開他們，叫兩個大漢動手埋人。一個壯漢捉住小姑娘，那兩個抓住老人的背，洪老憐惡地指着土坑告訴老人，小姑娘聽見便哭，老人轉過身來仰天大嚎，臉正向仇虎。」

仇 (突由催眠狀態醒起，看明白，狂呼) 爹爹！爹爹！我的爹爹！

花 虎子，(拉住他) 你別中了邪，你叫誰？

仇 爹爹！爹爹！虎子在這兒！虎子在這裏！(回首對花氏) 你放開我！(一手甩開花氏，抽

出手槍，向土坡奔去，對着那背立的人形，暴怒地) 你這個土匪，你——(忽然那背立的人形轉過身來，焦闊王如同那圖像所摹的刻下一般。穿着連長的軍裝，森厲地立在那裏。慘月昏昏地射照他的臉，濃眉下兩隻可怖的黑眼射出懼人的凶光。

仇虎楞了一下，狠毒地) 閻王！



花 (在下面，嚇昏了) 閻王？

仇 (野獸一般) 我可碰着了！ (對着閻王連放三槍。那羣人形倏地不見。)

花 虎子！虎子！

「黑雲遮滿了月光，地下又突然黑起來。」

仇 金子！金子！你在哪兒！

花 這兒！

仇 (奔下來) 你看見他們沒有？

花 (恐懼) 沒有！

仇 快走！地上又沒有亮了。

「仇虎拉着花氏由左面奔下。鼓仍單調地由林中傳來。」

### 第三景

在黑林子裏——夜三時。

林內一片水塘邊。水塘後面仍是暗黑的林叢，水面很寬闊，望得見天上的星雲返射浮光上。天上烏雲並未散開，月色却毫無遮掩。半圓的月沉沉浮在天空，薄霧籠罩地面，一切的雰圍仍然是詭異幽寂，有青蛙在長着蘆葦的淺水地帶低聲聒聒不停。水畔靠左伸出一段腐舊的木板曾經用來洗衣淘水，現在走上人便搖搖欲斷。水塘右岸低低斜伸一棵古老的柳樹，柳枝垂拂水面。塘前是一塊草地，靠左立一排破爛的柵欄，柵門歪歪的。右邊茁生人高的野蒿，蒿傍有一棵小樹，幾塊石頭。

遠處隱隱傳來微弱的單調的鼓聲，風吹來，才聽得略微清晰，漸漸又聽不見。

一刻，右面野蒿裏有慌亂的奔跑與痛苦的喘息，聲蛙聲驟而停止，仇虎和花氏由右面野蒿中鑽出來，二人疲乏欲死，仇虎的腿上滿是刺傷，血殷殷流下。他肩上背着小包袱，手裏拿着一根樹桿，他的形狀

更像个野人，頭髮藏滿草梗，汗珠向下滴，兩脚赤光光，脚趾爲硬石磨破，裹着破布條。黑茸茸的胸膛沾膩一塊一塊的泥土，如同一個恐怖的困獸，他的胸劇烈地起伏着。花氏的眼警惕地隨着仇虎的足跡，她的衣袖爲野蒿鉤破，撕成碎條，於是腕上兩付的金亮亮的手鐲更露得清楚，隨着她的機警的行動顫慄着。奔跑使她昏暈欲倒。頭髮爲汗水浸濕，黏連幾處。她的臉像洗過一樣，頸下兩三個扣子解開，上衣只掩蓋着胸乳，褲腿捲上去，如同涉過淺河。

仇虎一手拉出花氏，把樹桿扔在一旁倚着小樹的幹，仰天喘息。二人的眼線爲蒿遮住，看不見水塘。

仇 哦，天！（用手背揩擦臉上的汗。）

花 （幾乎暈倒，立在仇旁）哦，可走出來了。

仇 （苦痛地搖頭，閉着眼。）從蒿子裏算跑出來了，可是我們還在林子裏！

花 （慘痛地）還在林子裏！哦，媽呀！（滑倒，跌坐在石頭上。）

仇 （忙去扶她，焦灼地）金子！金子！你怎麼啦？

花 （推開他）沒有什麼，我就走不動了！

仇 走不動？

花 我頭昏，我想喝水，喝口水！

仇 (失望地) 水！水！

花 (喘息) 哪裏有水，就一口水，(低聲) 就一口水！

仇 (頹然坐在一個較高的石上。兩手捧着腮骨，暗啞地) 哪裏有水！哪裏有水！(苦痛地摸着喉嚨，嚥着唾沫。) 哦，我拿一桶金子換一桶水可——(喘息) 哪兒有水？

花 (咬住牙) 哦，我的腳！

仇 怎麼？

花 這一脚都是泡，痛得鑽心。

仇 (暗鬱) 金子！

花 什麼？

仇 你跟我跑出來只有苦。

花 可我——我心裏是舒服的。

仇 人家看我是個強盜。

花 (斬鋼截鐵)我是強盜婆。

仇 人家逮着我就砍。

花 我跟你生下兒子報你的仇。

仇 可你——(感激地望着她,忽然)你爲什麼要跟着我?

花 (執意地)我跟你一同到那黃金鋪的地。

仇 (低頭,看自己的醜陋)爲什麼單挑上我?

花 (肯定地)就你配去,我——(低聲)配去。

仇 可是世上並沒有黃金鋪的城。

花 有,有。你不知道,我夢見過。(忽然)你聽!(遠遠似乎有火車疾馳的聲音。)

仇 什麼?

花 我們快出林子了！

仇 怎麼？

花 (浮出一絲笑的影) 火車『吐——圖——突——吐吐——圖——突——吐』  
你聽不見？

仇 (奇怪地望着她) 哪裏有你在做夢。

花 誰做夢？你聽！(彷彿那火車愈馳愈遠的漸漸消逝的聲音)『吐——圖——突——吐，吐——圖——突——吐！』你聽，慢慢就沒有了，(忽對仇虎) 現在就沒有了。

仇 (明白這些聲音都是她腦內的幻相，哀憐地唉口氣) 嗯，金子，也許我到過那黃金鋪的好地方。可(憤恨地) 我就思想起我在那塊地方整年整月地日裏夜裏受的罪，我做苦力，挑土塊，挨鞭子，一直等到我腿打癢，人得了病，解到旁處，我才逃出來。那裏的弟兄跟我一樣受着罪，死的死，病的病，那裏黃金子倒是有，可不是我們

用，我們的弟兄一個一個瘦得像個鬼，（聲音漸小）像個鬼，苦——苦——苦……

「塘邊忽而青蛙叫起來。」

花 你聽！這不是蛤蟆叫！

仇 （諦聽）是，是蛤蟆！那麼（狂喜）有水啦！

花 （叫起）水！（忽而現出野蒿所遮掩的地帶，望見一片水塘，顫抖地）哦，虎子！水！水！

（仇也跑出，花氏跑到塘邊跪下取水，但為蘆葦擋住，下不得手。）

仇 （顫顫地）水！水！金子，那兒有板！（指塘邊的條板）上去，扒在上面喝，你喝夠了我

再喝。（金子奔上巍巍的木板，扒在上面喝水，仇虎在塘畔蘆葦旁焦灼地等候。這

時由左面慢慢起一種含糊的一面「哼」一面和的多少人的工作聲，觀眾聽得見的，單調而沉悶，在月光下，傳到耳裏，其聲詭異，不似人音。彷彿有許多冤苦的幽魂在呻喊，而又不敢放聲。仇虎耳朵豎起，忽然轉過身來，出神諦聽。）

花 （在木板上）虎子！虎子！你也來，有地方，我捧着水，你喝。

仇 (目不轉睛望着左面，機械地) 嗯！

「由左緩緩踱出一對一對的人形，都是囚犯的模樣，灰衣赤足，汗淋淋的，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光着禿頂，有的執着汗巾。或者腰上掛繫着鐵鏈，或者足踝上拴着鐵鏈，多半瘦若枯柴，每兩個繫在一起。二人共抬一大筐土塊。約莫有十人的光景，一個個低下頭，慢慢地前面「哼」後面「唉」離着仇虎有半丈的距離，一對一對走過去。」

仇 (張口) 天！這不是他們？！

花 (由木板走過來) 虎子！虎子！你怎麼不喝水！

仇 (悻悻) 別說話，你聽！

「由左面又走出一對囚犯，抬着水桶，桶上浮着瓢。前面的人拿鐵鏟，後面的人拖着鐵鋤頭。」  
「哼啊！」

「哼啊！」  
「哼啊！」  
「哼啊！」

花 聽什麼？

仇 (仍然注視他們) 聽不見？就這樣！就這樣！『哼啊！』『哼啊！』



花 (明白了他又生了幻像。)哦，虎子！

「由左面走出一個魁偉的大漢，光着頭，胳膊肘掛着獄警的黃制服，帽子放在手裏，一隻手提着皮鞭，身上只穿一件背心，汗水流下來。西瓜大的光頭油亮亮，凶惡的眼睛前瞻後望，時爾摸着身上的手槍。回頭向左瞻望，後面還有多少囚犯，在幽暗的左面低沉寬憤地「哼啊！」「哼啊！」工作着，一直不停。這時前面的囚犯已把土筐放下大家揩汗，拿帽子當扇搨。」

仇 哦，(望着那獄警，不寒而慄地)他！他還沒有死！

花 虎子，走走你又看見什麼？

仇 (搖手)不，不。

「在右面休息的囚犯，有坐的，有蹲的，有斜靠在土筐上的，有立在那裏偷偷與同伴說話的，有低頭不語的，有暗暗擦着眼淚的。這時中間有個滿臉疤痕，一雙長腿的壯年囚犯，看見了仇虎一個人指指點點彷彿談他。於是那有疤痕的漢子似乎招呼仇虎，像在叫：「虎子，你，你怎麼不來！弟兄們都在這兒。」

仇 (忽然看見了他。)這不是火車頭麼？(驚喜)火車頭，火車頭。(那有疤痕的火車

頭連連答應招手，並且告訴其他的囚犯）我是虎子——小虎子！

花（拉着仇虎）虎子，你——你別這樣！

仇（不顧她，他看見那幫囚犯一個一個向他望，都是驚喜而悲哀的神色，有的向他招手，有的叫他不要來。仇虎舉起雙手，對着他們內中有一個大鼻頭的瘦個兒，舉動滑稽，對他拍手做臉，叫他快來！）這不是老窩瓜麼？老窩瓜，你們好麼？（許多人都悲哀地搖搖頭，老窩瓜又在招手，一個小矮個滿臉麻子的人勸阻他。）不要緊，麻子爹，我不去的，我逃出來了。（忽然對着那個擦眼淚的瘦弱的囚犯）喂，小寡婦，你怎麼還是在哭呀！（小寡婦抬頭望望他，又低頭哭泣。這時忽而一個滿臉鬍鬚的黑漢子抄起一根扁担，彷彿要跑向仇虎，對他打去，傍邊一個大嘴小眼睛的囚犯接住他。）賽張飛，你還記着那段仇，要打我麼？野驢，你不用拉他，他打不着我，我逃出來了！（愉快地）我逃出來了。（囚犯裏似乎愈鬧愈兇，那獄警驀然回頭，舉起皮鞭向囚犯們亂抽下去。內中有人拉住獄卒，指着仇虎告訴這次爭吵是爲了

他。那獄卒聽見便回首盯着仇虎，仇虎懼極，反身想跑，然而獄警彷彿一聲大叫，虎子便如老鼠僵立不動，那獄卒以鞭指他又指右面的囚犯，意思叫他趕快回來做活，似乎在喊：「滾過來！仇虎！」虎子一旁顫抖，低頭。）我去！我去！我去！

花（驚極）虎子，你別去！你別去！（但是看着仇虎恐怖的眼，只得放手，呆立在那裏。）

「仇虎走進囚犯羣，獄警吩咐他們與仇虎上了腳鐐，令一個囚犯下來執鞭催促，仇抬起土筐，隨在後面走，一不小心，獄警呼打，那執鞭的囚犯就狠命打下。」

仇（每打一下，不自主摸着背脊，喊出）啊啊！

花（苦痛地）哦！虎子！你喊什麼？你喊什麼？

仇（低聲對着旁邊的人）他打癱了我一條腿，又想打癱了我第二條腿。（前面

的囚犯由右面走下，一個囚犯放下土担子，到水桶前喝水，又一個也在喝，又一個……又一個，仇虎在一旁羨慕，實在忍不下心裏的渴，跑到水桶前面，拿起瓢取水。忽而那獄警似乎大吼一聲，走到面前，搶過皮鞭，把瓢子打下來，向仇虎亂抽去。仇

虎忽而硬起來，一聲不哼。在獄卒喘息間，他忽而捨下他的鞭子，向獄卒打下。

仇 我拚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獄卒忽而抽出身上的手槍，向仇施放，但是不見響聲，槍子放不出去。」

仇 (狂笑) 你也有這麼一天，你的槍也不靈了。你還欺負我們，你還欺負我們！現在你看我的！(抽出自己腰裏的手槍，那些囚犯都退在後面，縮成一團。獄警大驚，四處奔跑，仇虎連對他放了兩槍，「砰！砰！」一切人形忽然不見。仇驚愕地矚視四週，望望月亮，俯視自己的脚下，並無腳鏢的痕迹。) 哦，天啊！

花 (一直被仇虎獨自呼號迷惑住，現在才醒，捧一口水慢慢走過來) 虎子，你喝口水。

仇 (機械地) 喝口水？(剛想低首喝——)

「忽然一陣風吹過來，很清晰的鼓聲一下一下打入人的耳鼓，森然可畏。」

仇 (對着花氏) 鼓！鼓！鼓！(忽然) 什麼，還在這兒，還在這兒？(大叫) 我們中了邪了！

（推開花氏捧水的手，拉住她由左面跑下。）

〔鼓聲在這一場單調地響着。〕



## 第四景

在黑林子裏——夜四時半。

林內小破廟旁。四面圍起黑壓壓的林叢，由當中望進去，深邃可怖，一條蜿蜒的草徑從那黑洞似的樹林裏引到眼前。眼前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在那短短的野草下藏匿着秋蟲縱情地低唱。沿着那草徑築起粗細不勻的電線桿，靠外面的還清楚，裏面的很像那黑洞口裏的長牙。靠右偏後立起一座頹落的半人高的小土廂，裏面曾經供祀個神祇，如今完全荒廢。小廂前面一尺高的小土台原爲插放香火，多年風吹雨打，逐漸夷平。小廟的土頂已經歪斜，遠看，小廟像個座椅，前面的土台彷彿是個小桌，有幾塊石頭在傍邊樹立着。靠左偏前是一棵直挺挺的白楊，樹葉在上面蕭瑟作響。樹前橫放一塊平整的長石，上面長滿青苔，不知那年香火盛時，虔誠的香客派來石工鑿成平面，爲人休息的。滿林樹葉甚密，只正中留一線天空，而天空又爲黑雲遮滿，不見月色，於是這裏黑漆漆的，幽森可畏。偶爾風吹過來，樹葉和電線

的響聲同時齊作，彷彿有野生的動物在林中穿過。

仇虎扶着花氏由當中深邃的草徑一步一步地拖過來，兩人都是一身水泥，仇虎只剩下一條短短沿邊撕成犬齒的布褲，花氏的鞋也在水裏失去，衣裙滴水，褲子捲得更高。包袱是在手裏。仇虎一手舉着手槍和彈袋，一手扶着花氏，眼裏忽然燒起反抗的怒火，混身水淋淋的。他回頭呆望着更深的黑暗，打了一個寒戰。忙匆匆地走進。

仇 哦！好黑，（不覺又怕起來）怎麼又走進來這麼個黑地方。金子，（覺得花氏向下溜。）金子！金子！

花 （抬頭，把眼前的頭髮掠過去）我——我真走不動了。

仇 （指着眼前一塊石頭）那麼，你坐下。（扶着她坐下。）

花 （打了個寒戰）好冷！（希望地）趕過了這道水也許快出林子了吧。

仇 （坐下）也許吧，趕過了河，路好像平整了點似的。

花 （回頭望）我們走的像是一條大路。

仇 (嘆一口氣) 反正鼓是聽不見了。

花 嗯, 鼓沒有了, (振作地) 我們就要出林子。

仇 (忽然興奮地立起) 嗯, 出林子, 出林子! 出林子! 趕上火車也許——也許天還沒亮。(忽然仰望天空) 怪, 天上又不見月亮了。

花 (不自主地也望上去) 嗯, 剛才好好的, 怎麼一會兒連個星星也沒有?

仇 (忽而驚嚇失聲) 金子!

花 怎麼?

仇 真的, 一個星星也沒有。

花 我們不還有一盒洋火。

仇 洋火只剩下兩——兩根了。

花 那麼我們怎麼走? 怎麼走?

仇 嗯, (失望地) 怎麼走? (坐在石頭) 黑, 黑, 黑得連棵星星的亮都沒有。怎麼走? 怎麼



走？

花 (喃喃地)怎麼走？(忽然走到白楊樹下，跪下)哦，天啊，可憐可憐我們吧，再露一會兒月亮吧，再施捨給我們一點點兒的亮吧！(哀懇地)哦，就一會兒，一小會兒，天，可憐可憐我們這一對走頭無路——

仇 (暴聲)金子，你求什麼？你求什麼？天天，天天，什麼天？(暴躁地亂動着兩手)沒有，沒有，沒有！我恨這個天，我恨這個天。你別求他，叫你別求他！

花 (覺得身上有灑下來的雨點)虎子！

仇 什麼？

花 (慢慢地)天下了雨了。

仇 你說你身上灑下來了雨點？

花 嗯，我臉上也有。

仇 那是我的血，我胳膊上的血甩出來的。

花 (驚愕地) 你又流了血了。

仇 嗯! (暗鬱地) 這就是天! 你求他做什麼。

花 (搖頭) 可憐, 虎子, (坐在楊樹前的長石上) 今天一夜把你都逼瘋了。

仇 (憤恨) 瘋? 我得個瘋。今天一天我過了一輩子, 我仇虎生來是個明白人, 死也

做個明白鬼。要我今天死了, 我死了見了五殿閻羅, 我也得問個清楚; 我仇虎爲什

麼生下來就得叫人欺負冤枉, 打到閻羅寶殿, 我也得跟焦家一門大小算個明白。

花 (怕他又說胡話) 虎子, 你聽草裏頭!

〔草裏秋蟲低吟。〕

仇 什麼!

花 蚰蚰!

仇 嗯。

〔處遠傳來「布穀」的鳴聲。〕

花 (忽然愉快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仇 (聽了一刻，忽然，嘆一口氣)完了！沒有了！

花 (明白他的意思所指，然而——)爲什麼？

「不等問畢，一陣風吹來，電線鳴響起來，白楊樹葉「嘩嘩」地亂噓，風颼颼的。」

花 (打寒戰)哦，虎子！

仇 你別怕。

花 (掩飾，打個寒戰)不好冷。(指着右面的荒址上)那——那是什麼？

仇 破廟。

花 虎子，我們走吧。

「風吹過去，忽由遠處幽長地呼出慘厲的聲音，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

那聲音 (因爲遠遠而有些含糊，淒厲地)回來呀，我的黑子！快回來吧！我的小黑子。

仇 (突然變了聲音，暗啞地)你聽，你聽，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那聲音（更淒寂地，漸近）回來，我的孫孫！快回來吧，我的小孫孫。

花（驚恐）她——她——她！

仇她又跟上我們了。

那聲音（怪厲。不似人聲，漸遠。）魂快回來，我的黑子！你魂快回來，我的心肝孫孫。

花（忽然抱住仇虎）哦，天！

仇（顫抖）我們快——快走吧。

花 噫，（剛走了兩步，一脚踏在軟而有刺的東西上，大叫起來。）啊！虎子，我的脚！

仇 什麼？

花 腳底下，軟幾幾的，刺刺亂動！

仇（由彈袋裏取出洋火劃燃，二人往下看）哪兒？

花 這兒！這兒！

仇（二人圍着那個東西，一隻火照着他們恐怖的臉）刺蝟！

花 (放下心)刺蝟。

「這時由當中遠處怪異地唱起一句：「初一十五廟門開。」仇虎蕪回頭。」

仇 這是誰？

花 像——像狗蛋！

「頓時四處和唱着一羣低沉幽森的聲音：「初一十五廟門開，」如同有多少被壓迫冤屈的幽靈。」

仇 金子，你聽，這是哪一堆人唱。

花 現在？

仇 嗯！

花 (搖頭)沒有，——沒有人唱。

「接着，當中遠處又在森厲可怖地唱：「牛頭馬面兩邊排。」

仇 誰——誰又在唱？

花 (諦聽)是——是狗蛋。

「跟隨，四面又唱起多少低沉的聲音，哀悼地重複着：「牛頭馬面兩邊排！」這時仇虎忽而看見在右邊破廟前黑暗裏冉冉立起牛頭和馬面，如同一對泥傀儡，相對而立。」

仇 (驚愕，低聲) 這——是——什——麼？

花 (不明白) 什麼？

仇 (更低聲) 你沒看見？

「當中遠處又唱：「殿前的判官，掌管着生死的簿。」

仇 你聽見了沒有？

花 嗯，聽見，這一定是狗蛋學的你。

「緊接，四外陰沉沉地合唱：「殿前的判官，掌管着生死的簿。」仇虎的眼裏又在廟前邊土台旁幻出一個披戴青紗，烏冠插着黑翅的判官，像個泥胎，悄悄地立在那裏。」

仇 (倒呼出一口氣) 怎——麼——會——事？

花 虎子！

仇  
媽呀！

〔不間斷地當中遠處又唱：「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

花  
（拉着仇虎）走吧！虎子！（仇虎不動）

〔立時，四邊和起：「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仇虎望見黑地裏冉冉冒出一個手執拘魂的青臉的小鬼，立在土台之旁，恰如泥像。〕

仇  
哦！（揩揩頭上的汗）

〔當中遠處又唱，但是此次威森森地，「閻王老爺啣當中坐。」

〔立刻彷彿四面八方和起那沉重而森嚴的句子，如若地下多少聲音一齊苦痛地而畏懼地低吼出來，「閻王老爺啣當中坐，」似乎都等待着那最後的審判。仇虎望見一片昏黑的慘陰陰的霧裏漸漸顯出一個頭頂平天冠，兩手捧着玉笏的黑臉的閻羅（地藏王）端坐小土廟之上，前面的土台成了判桌。閻羅正如廟裏所見，一絲不動，塑好的泥胎。〕

仇  
（目瞪口呆張）哦，媽！

花 (更低的聲音，爲仇虎的森嚴態度懾吸。) 虎子，你——看——見——什麼！  
仇 說，說不得。

「當中遠處幽遠而悲悼地唱：「一陣陰風喇吹了個女鬼來！」

「立刻，彷彿四面簌落簌落風聲陰沉沉地吹起，四處幽長而哀傷地和唱，此次大半是女子的低聲：「一陣哪陰風喇吹了個女鬼來！」隨着四面的風聲怨聲，一個瘦小，穿着一身月白紡綢衣衫姑娘，輕悄悄由黑暗裏露出來。這姑娘的相貌和第二景的所見的毫無二致，只是更爲怯弱蒼白，鬢角貼上兩張薄荷膏，手裏拿着一根麻繩。她輕飄飄地移過去，像是一陣風，不沾塵埃，到了判桌前面跪下。」

仇 (驚愕) 哦，我的屈死的妹妹。(花氏一聲不響，看着仇虎，驚恐萬分，不知怎樣對  
他好。)

「於是閻羅開始審問，他的動作非常像個傀儡，判官在一旁查看手執的案卷。四方彷彿有多少無告的幽靈在嗚咽哀嚎，後面有許多幽昧不明的人形移動，那綢衣的姑娘似乎哀痛地訴說自己生前的悲慘的遭遇，眼淚汪汪，告訴怎樣父親死，哥哥下了獄，自己也賣到妓院，怎樣審主客人一天一天地逼得



吊死。說完深深叩頭，哀請閻羅做主。」

仇（含着眼淚聽她申訴，不自主地淚水流下，他揩了又揩，很低）哦，妹妹！我的可憐的妹妹，你死得好慘！好委曲呀！

「閻羅似乎對判官略略商議，便命傳仇榮過審，桌前的青面小鬼將拘魂牌向裏面一舉，嘴裏彷彿在喊些什麼，立時四面八方多少幽靈哀悼地低聲應和，於是由黑暗裏走出另一個青面獠牙的小鬼帶着白髮龍鍾的老農人，踱到桌前。那老頭手銬腳鐐，看見女兒，二人抱頭大哭——無聲。——判官似乎大吼一聲，兩人同時跪下，那老者叩頭如搗蒜，哀哀淒淒地把自己如何被閻王逼死的情形申訴個完全，說完又叩頭無數。」

仇（憤恨）哦，爹爹，我的苦命的爹爹！今天我們仇家人再得不到公道，那麼世上就沒有天理了。

「這時忽然閻羅拍下驚堂木，對着仇虎叫了一聲，仇虎抬頭。所有判官小鬼牛頭馬面閻羅……都一齊惡森森地注視他，他幾乎嚇得不敢動轉，四面的聲音陰沉沉喊起，那青面的小鬼把拘魂牌對仇虎

「舉，仇虎不由自主地向他們走去。」

花 虎子，虎子！你上哪兒去！（拉不住他，由他走去。）

【仇虎看見父妹，忍下眼淚，點點頭便跪在案前。閻羅開始審詢，四週噦噦啞啞有多少低低的議論。】

仇 （低頭，聲音詭異）小人仇虎身有兩代似海的冤仇，前在陽世，上有老父年邁，下有弱妹幼小，都爲那雜種狠心的焦連長所害，死於非命。我的老父弱妹兩口，現已拘在陰曹地府，方才他們所供句句是真，無一是假，我在陽間，又被那雜種狠心的焦連長勾結那貪官污吏，陷害小人，把小人屈打成招，下獄八年，害成殘廢。殺了小人的老父，害死小人的弱妹，打斷小人的大腿，強佔小人的田產，都是那狼心狗肺的焦連長。小人仇虎此番供稟句句是真，無一是假，如若半句瞎話，小人情願上刀山，下油鍋，單憑判官大人明斷，小人決不埋怨，可是小人兩代似海的仇冤，千萬請閻王老爺做主，閻王老爺做主。（深深叩頭。）

【閻羅突然傳叫焦連長，小鬼一呼，堂下幽靈齊聲怒吼，這時焦連長由黑暗中走出。神色非常驕悍，

他依然穿着連長的制服，掛軍刀，穿馬靴，很威武地走到閻羅案前，並不跪下。」

「仇虎見着焦連長，想站起動手，爲判官喝住又跪下。」

「閻羅彷彿以仇虎的話詢問焦連長，焦連長句句否認，加以駁斥。」

仇（叩頭）啓稟閻王老爺，他的話是狡辯，一面之詞。

「焦連長又要申說。」

仇（立刻叩頭）小人仇虎沒有說錯。

「焦連長又要辯白。」

仇（又叩頭）請閻王老爺把他立刻判罪，不要再聽他的。

「閻羅拍驚堂木令他不要說話。焦連長走上前去，又發議論，閻羅頻頻點頭，表示贊可。」

仇（窺見連喊）閻王老爺不要信他的，你不要信他的，你不要信他的，他在陽間自己就是閻王。

「閻羅勃然變色，令判官對仇虎的父親妹妹宣判。判後二人大哭，爲小鬼們拖去。」

仇（大憤）什麼，我的爹還要上刀山，我的妹妹還要下地獄。你們這簡直是——  
（被牛頭一叉刺背，伏地不語。）

〔閻羅又令判官宣判。焦連長得意洋洋，仇虎氣得渾身發抖。〕

仇（跳起）啊，你們還要拔我的舌頭，叫他（指焦閻王）叫他上天堂。他上天堂（暴躁地亂喊）你們這是什麼法律？這是什麼法律？

〔忽然馬面一叉把他刺倒地下。這時焦連長大聲——聽得見的——怪笑起來，每個「鬼」以至於閻羅都狞惡地得意地狂笑，聲震天地。仇虎慢慢由地上抬起頭來看牛頭，牛頭止笑，牛頭的臉變成焦閻王狞惡的臉；轉頭看馬面，馬面止笑，馬面也換為焦閻王狞惡的臉；轉視小鬼，小鬼止笑，小鬼也化為焦閻王狞惡的臉；回轉身望見判官，判官止笑，判官也改為焦閻王狞惡的臉，正面注視閻羅，閻羅止笑，閻羅就是焦閻王狞惡的自己。全場無聲，仇虎環顧四面焦閻王的臉，向後退。〕

仇（咬牙切齒，低聲）好好，閻王！閻王！原來就是你！就是你們！我們活着受盡了你們的苦，死了，你們還想出個這麼個地方來騙我們，（對着那穿軍服的閻王，惡狠地）

想出這麼個地方來騙我們！

「突然，四面的焦鬮王們又得意地大聲啼笑起來，聲響如滾雷。」

仇（忽而抽出手槍，對準他們，連發三槍）你們這羣騙子強盜！你們笑！你們笑！你們笑！

「一切景物又埋入黑暗裏。」

花（苦痛地）虎子，你這是鬧些什麼的？快走！快走！

仇我！我！（摸着自己的頭。）

「遠處鷄鳴一聲。」

花（驚嚇）天快亮了！

仇快亮——

「忽而由右面射來一槍，流彈鳴的飛過。」

花槍！

「繼而由中間向他們身傍射一槍。」

仇 (諦聽) 糟了! 偵緝大概又找着我們了。

「忽而由右中槍聲亂發。」

花 哦, (抓住虎子) 他們要圍上我們。

仇 (拉着花氏) 衝上去! 管他媽! 跟他們拚! —— (向前放一槍, 四週槍聲更密。)

「二人由左面跑下。」

## 第五景

同序幕，原野鐵道傍——破曉，六點鐘的光景。

天空現了曙白，大地依然莽莽蒼蒼的一片。天際外彷彿放了一把野火，沿着闊遠的天線冉冉燒起一道紅光。烏雲透了亮了，幻成一片淡淡的墨海，像一條火龍從海底向上翻，雲海的邊緣逐漸染透豔麗的金紅。浮雲散開，雲縫裏斑斑點點地露出了蔚藍，左半個天懸着半輪曉月，如同一張薄紙。微風不斷地吹着野地。

大地輕輕地喘息着，巨樹還那樣嚴肅。險惡地矗立當中，仍是一個反抗的魂靈。四週草尖光燿燿的，烏黑鐵道閃着亮。遠處有野鳥和布穀在草裏酣暢地歡鳴。

鐵道傍哩石後面白傻子呼呼地打着鼾，側身靠倚哩石，身旁有熄了火的紙燈籠歪歪地躺在土上。傻子的衣服也爲荆棘鉤破，臉上沾膩上許多土，脚光光的，破鞋亂放在一傍。傻子多年做着甜美的夢，臉

上是平靜而愉快的微笑。

遠處鷄很暢快地叫了一聲。

白 (在夢裏，模糊地)「吐——兔——圖——吐，吐——兔——圖——吐……」

〔遠處火車笛聲。〕

白 (酣睡，含混地)「漆——又——卡——又，漆——又——卡——又。」

〔遠處忽有槍一響，流彈由空氣穿過，嗚嗚的。〕

白 (嚇醒，立起，揉揉眼睛，四面望望，莫明其妙，看見地上的紙燈籠，拿起來，突然想起半夜在林子領着焦氏，把焦氏丟在後面，以後找不着她的事，驚懼地)「哦，壞了！」

(提着燈籠向東跑)焦大媽，狗蛋在這兒！(想想，方向不對，又向西跑)焦大媽！焦大媽！  
媽！狗蛋跟燈籠在這兒。焦大媽！(沒有應聲，楞住，慢慢踱回鐵軌當中，摸摸腦袋回想，忽然轉過身，向天際喊，對着野塘。)焦大媽！焦大媽！(舉着燈籠說)燈籠在這兒！  
(拍拍自己)狗蛋也在這兒，(仍然沒有應應，忽然)去你的！(順着語氣，不知地把



燈籠扔入塘裏。她也許死了！（才望見塘裏有自己的燈籠，浮在水面，驚嚇）哎呀！水燈籠！她的燈籠水水！（連忙跳下鐵軌基道，奔到野塘邊，聽是狗蛋在那裏「撲騰撲騰」的聲音。）

〔常五由左面慌慌張張地走上。衣領沒有繫好，彷彿剛起來的樣子。〕

常（喊）焦大媽！焦大媽！焦大媽！（擦着汗，一個人唸叨着）媽，我早就說過那個老神

仙是個騙子手，小的在廟裏沒有活，老的出去叫了一夜的魂也叫不見了。唸咒打

鼓！唸咒打鼓！唸他媽的咒！（喊）焦大媽，唸咒打鼓打她媽的鼓！（四處喊）焦大媽！焦

大媽！（沒有應聲，納悶）怪，狗蛋這孩子領她跑到哪兒去了呢？（冒叫一聲）狗蛋！

白（忽然由鐵軌基道跳出，下半身淋漓着水滴，右手提着浸透了的燈籠，左手拿

着十日前仇虎投入塘裏的鐵鏢。笑嘻嘻地）嗯，幹什麼？

常（嚇了一跳，似稱呼又似罵）狗蛋！你怎麼早不答應我。

白（蹄蹄地）你，你剛才就，就沒有叫我。

常 沒有叫你，你就——（忽然轉了語氣）焦大媽呢？

白 （舉起那水淋淋的燈籠）嗯！這兒！

常 幹什麼？

白 這，這是她的燈籠。

常 （不耐煩）知道！知道！個傻王八蛋！我問你，焦大媽呢？這一夜晚，你領她到哪兒去了？

白 哦，哦！昨兒格夜晚！（張目闔眼）她……她叫小黑子，嗯，叫小黑子。我掌燈籠。我，我在前面，她——她在後面，她走，我——我也走，我走，她也跟着走……

常 （嫌他說得囉嗦）知道！知道！

白 （指手劃腳）先，先是我扶她。後來她——她就扶着我。她，她越叫越高興，她，她就不扶我，不扶我。原來我在前面走，她總是跟着我走。後來呀，我，我就——

常 （急不可耐）你跑了。

白 （搖頭）沒，沒有。我還是在前面走，可是我一回頭，——

常 她怎麼樣？

白 她沒有跟着我走。就不見了，就不見了。

常 後來你就沒有找她？

白 誰說的？我找，我找，黑天野地裏瞎找，找到這兒，我就——（不好意思地）我就睡着了。

常 個傻王八蛋，走吧？

白 走？

常 快走！現在四面是官兵，拿着槍搜仇虎，還不快走！一槍把你打死！

白 （懼怯地）又到廟裏去？

常 到廟裏的神仙都叫人逮了！

白 怎麼？

常 那廟裏的老傢伙是個人販子，拐人的。縣裏派人把他抓走了。走吧，跟你說，你也

不懂。

白 到哪兒？

常 找人！（指着白手裏的鐵鏟）咦，你從哪兒找來這個？

白 你說這付鋤子，水塘裏檢的，（舉起）你不要？

常 混蛋！放下！（白扔在鐵道裏。）

常 走！（向左走。）

「忽然由左面響了一槍又一槍。四週忽然悄寂。」

白 什麼？

常 （提起腳望，驚慌地，低聲）那虎子，虎子！

白 （不懂）老虎？

常 （拉起白）快走！

「常白二人反身右面下。」

「槍聲再發，流彈嗚嗚飛過。花氏低腰由左面跑入。仇虎一面回頭一面扶她向前走，仇虎駝着背，滿臉汗，彷彿肩着千斤的重量。臂上肌肉憤怒地突起，兩隻眼暴出來，一手托着槍插在腰裏的七首閃着光。現在他更像個野人，在和四週的仇敵爭死活。看見了巨樹，眉目間露出來好的計算，沉定地望着前面。花氏拿着包袱，苦痛地邁着艱難的步，一夜的磨難，使她膽大起來，緊張而沉着地四向顧望。」

仇 (回首恨恨地) 這幫狗雜種！四面圍上了。

花 (喘息) 虎子，走向前走。

仇 不用走，前面也是卡子！你剛才沒聽見四面都放槍？

花 (抓着他) 可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在這兒。

仇 一會兒他們就來搜的。

花 (懇求) 那麼，還不快走！

仇 (搖頭) 不，不走了，多走兩步也是一樣地——(忽然) 我逃夠了？

花 虎子，怕什麼，我們還有槍。

仇 槍是有的，可是不能——再放了。

花 (驚悸) 你說子彈已經——

仇 嗯，就剩下兩粒了。

花 兩粒？

仇 在這兒只要放一槍，他們聽着聲音都會來的。

花 虎子，難道我們就——就在這兒完了完了！

仇 不！不！不能完，我完了還有弟兄，弟兄完了，還有弟兄。我們不能子子孫孫生下來

就受人欺負。你忘了我剛才跟你說的話？

花 你說——不，虎子，不能夠，我不去。我不離開你。

仇 金子，你去！你一個人可以逃得出去，他們並不是抓你。我他們都認識！你先走，包

袱裏有錢。

花 虎子，你要我走！

仇 (不顧地) 走。

花 (眼淚流出來) 虎子，可你叫我到哪兒去？

仇 (堅硬地) 我剛才告訴過你了。

花 你——你那幫朋友靠得住麼？

仇 他們都是我的好弟兄，幹哪行的都有，告訴他們我仇虎不孱頭，告訴他們我仇，

仇虎走到頭，沒說過一句求人可憐的話。告訴他們現在仇虎不相信天，不相信地，就相信弟兄們要一塊兒跟他們拚，準能活，一個人拚就會死。叫他們別怕勢力，別怕難，告訴他們我們現在要拚，得出去有一天我們的子孫會起來的。

花 虎子你說的是什麼？我不走的。

仇 金子！(抓住花氏) 你忘了你跟我說的話啦？

花 (不明白) 我說了什麼？

仇 你說我跟你這些天裏頭你也許，——

花 哦，那個！

仇 說不定的，也許有。（忽然更迫切地）哦，金子，我信一定會有的。你要是不走連——連這個沒出世的也——也——

花 可是，虎子——

仇 （忽然看見腳下的東西。）金子！這是什麼？

花 （驚愕）鐵鏢！

仇 （拿起來看）嗯，老朋友！（辛酸地）我的老朋友又來了。金子你知道（以後一直拿着鐵鏢）他找我幹什麼嗎？

花 （故做不知）那幹什麼？

仇 這次他要找我陪他一輩子。

花 （忽然抱住仇虎）不，虎子，你不能走。

仇 （怪異地看着花氏）我！我！我！是不走。



花 你不走？

「青蛙忽然而由塘邊咕噪起來。」

仇 嗯，不走，（忽然望望巨樹，和野塘）怪，你還記得這塊地方麼？

花 記得。

仇 現在又來了。

花 （悲哀）十天——像一眨巴眼。

仇 嗯，一眨巴眼。那天我解開這個東西（指鐵鐐），今天又要戴上了。金子，你後悔麼？

花 後悔？我一輩子只有跟着你才真像活了十天。哼，後悔！

仇 可是現在——

「近處有布穀鳥酣適地唱起來。」

花 你聽！

仇 （一絲微笑）「咕咕咕咕！」

花 虎子，你聽着這個，你不想去麼？

仇 想去什麼？

花 那黃金子鋪的地方？

仇 (淒然) 噫，現在那黃金子鋪的地方只有你一個人配去了。

花 (大驚) 你說什麼？

仇 (忽然舉起金子的包袱，堅硬地) 金子，我要你走！

花 (收下包袱) 虎子？

仇 你走！

花 我不。

仇 不走，(用下策逼她離開) 我就放槍。(向天舉槍)

花 幹什麼！

仇 叫他們來。

花 不，虎子。

仇 (痛苦地喊出來) 走! (對天連放二槍，隨把手槍扔在塘裏，立時有一槍回過來)

啊! 金子! (緊接槍聲數響，俱向這邊飛來) 快跑! 金子!

花 (喊起) 哦，我的虎子。

仇 (一手握住匕首，頓足) 金子，你不走，我死也不饒你的。

花 (知道沒有辦法，眼淚頓時湧出，兩手伸出一面後退，一面望着仇虎) 嗯，我走；

我走。(槍聲更密)

仇 (看着花氏，滿眶眼淚) 記住，金子! 孩子生下來，告訴他，他爸爸並沒有叫這幫狗

們逮住。告訴弟兄們仇虎不肯(舉起鐵鐐)戴這個東西，他情願這麼——(忽用

匕首向心口一扎) 死的! (停在巨樹，挺身不肯倒下)

花 (大叫，跑回來，抱着仇虎) 虎子! 我的虎子!

仇 (冒着黃豆大的汗珠，咬住嘴唇) 跑啊! 金子，告訴弟兄們我的話。

花 (泣不可仰，匍匐在足下。) 哦，你，你！(槍聲更近。)

仇 (喘息) 快跑，槍近了，我看着你走。(忽然由花氏腦後地鳴飛過一顆流彈，中在她的左臂上，花氏回頭，仇虎大喊) 你還不——(一脚把花氏踢在基道下) 走！

【花氏滾在下面，抬頭望仇虎，仇虎回曾不顧。她才用手蒙着眼睛，不忍再看，由右跑下。】

仇 (待她離開，忽然回頭望着她的背影，看她平安跑走。槍聲四下更密更近，他忽然把鐵鏢舉到眼前，獰笑，而快意地——) 哼！(一轉身，用力把鐵鏢擲到遠遠鐵軌上，鏗鏘一聲。仇虎的屍身沉重地倒下。)

(幕落。)

# 原野

曹禺作

## 曹禺戲劇集

- 1. 雷雨
- 2. 日出
- 3. 原野
- 4. 北京人
- 5. 家
- 6. 曹禺獨幕劇集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

三十年八月九版

2170524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拾月廿叁日購買